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編次目錄

集古題字
序

目錄
凡例

文苑諸賢

卷第一

鐵城文粹上

文僖公逸稿

杏村先生逸稿
平齋先生文集

容軒先生文集
青坡先生文集

忘軒先生文集
伴琴堂先生文集

松巖先生文集(缺)

卷第二

鐵城文粹下

海鶴先生文抄

平潭先生文抄
紫東先生文抄

壽山先生文抄
石洲先生文抄

卷第三

青坡劇談
龍蛇日記

養病心鑑
容思寶鑑

卷第四

田制妄言
孝經衍義

紫東傳神訣
退書撮類

大同廣義(缺)

卷第五

文苑英華乾

勸戒類

述懷類
閑適類

贈答類
寫景類

詠史類
題書類

詠物類
拾遺雜類

卷第六

賦歌類
箴銘類

科試類
奏疏類

論說類
書牘類

記序類
傳記類

遊記類
雜文類

卷第七

古自世獻(缺)

歸來亭世稿(缺)
聚英列編上

明巖逸稿
野老堂逸集

陶丘遺文
槐堂文集

大溪集
北亭集

鶴皋遺稿
石室居士遺稿(以上缺)

甘山選集
竹齋遺稿(缺)

松隱遺稿(缺)

卷第八

聚英列編下

芝窩隨錄(缺)

東閣雜記(缺)
古今選要(缺)

鴻齋冗言
蘇庵藻繪(詩賦 義一缺)

歷代紀年
(郡守公清烈撰一缺)

附記

本目錄은當在叢刊卷首하고附錄及委員名單은當在彙徵篇末이나而今因勢以始入於此하니此亦日後釐整이可也

라니

凡例

- 一、吾李東來一既有千年生活之歷史則可無文學思想乎아 既有文學思想則又無傳誦之可記乎아此乃所以搜輯其各派所傳各家所藏之遺集하야編爲一書하니名曰鐵城文學叢刊이라
- 一、文學叢刊之內有鐵城文粹 敦養叢書 文苑英華 聚英列編等하야衆體百美가皆所備載也라
- 一、吾族之有刊行文集이始自 杏村先生農桑輯要而今其全書未易得見矣요厥後에思庵先生(贈禮曹參判)이粹其三世詩篇之接拾於烟爐餘者하야名爲鐵城聯芳集하니此乃鐵李詩學之源流也라 今以文信青坡志軒伴琴堂松巖諸先生遺集。互增補刊行하야乃與杏村平齋容軒先生三世聯芳集。互並謂之鐵城文粹하고 又復以海鶴平潭紫東壽山石洲諸先生遺文。互抄選而合之하야亦稱鐵城文粹라
- 一、杏村之農桑輯要外凌虛堂之守谷管見 野老堂之性理彙輯 砥庵之讀易玩義 芝窩之隨錄八卷 鶴皋之田制秦議 海鶴之太白真經 時習齋之古今選要 梧溪之論孟管見 小洲之歷代紀年等編은想必一世之傑作而今不能一一取錄하니惜哉라
- 一、文章者는要而言之則只是精神上學也라 既有鐵城文粹之作則可無原理知識之書乎아 爰撫諸集之傑然且其有關於教民養民者하야彙而輯之하니是爲敦養叢書라
- 一、恭惟吾鐵李一千年神秘至慳之學이雖在於鐵城文粹而可無廣搜博採하야以成文學之總要乎아 然이나諸賢遺集이浩汗不可勝記故是於遺文中에擇其有關於藝倫하야發於風流者하야合爲文苑英華라
- 一、古自世獻歸來亭世稿는自爲一派之文學而亦傑然於世者也라 明巖 野老堂 陶丘 槐堂 大溪 北亭 鶴皋 止山 石室 夢華 竹齋 希庵 松隱 諸文錄。互合爲聚英列編也라
- 一、著作諸祖姓名官諡雅號은已載目錄而本題下에又加號諡及代數하야不彈煩復者는俾補初學者之眼熟也라
- 一、今先祖之事에直俱姓名者는蓋倭政之下에既爲創氏者는只書名字하야고不爲創氏者는皆具姓名故也라 今仍故事而復之而已요非別有他義하니覽者一察之可也라
- 一、今編次目錄이既成而鈐梓之際에多有所缺其篇章者하니蓋事巨人微에實亦難堪也라 幸或後之有所留意於此者一更爲編合釐整하야以成大業則是所區區之望也라

文苑諸賢

李國軒(三世)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於文部山有詩論景安寫景類一首
李尊岳(七世)字彬然初諱仁成○判密直大提學世子元寶元帝命補太子監國贈翊祚功臣壁上三韓三大臣鐵城府院君諡文僖命用禮葬○高麗忠烈王時人▲贈答類一首歲銘類一首奏疏類三篇○見鐵城文粹
李復丘(七世)出家號無能叟諡曰覺真國師塔曰慈雲其祖派則普照一師司凡十三世▲雜詠類一首
李昂(九世)字古雲初諱君儀號杏村○文憲公瑀子○都僉議侍中西北面兵馬都元帥聽斷國務提調政房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壁上三韓三大臣守門下侍中鐵城府院君諡文貞○恭愍王時人▲贈答類一首寫景類一首雜詠類一首○見鐵城文粹
李嶠(九世)字慕之初諱君信號桃村杏村弟○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翰林

院學士吏部尚書諡文烈○恭愍王時人▲雜詠類一首
李岡(十世)字思卑號平齋崇弟○奉翊大夫密直副使進賢館大提學諡文敬本朝以子勳贈純忠翊祚功臣議政府左議政固城府院君○恭愍王時人▲贈答類一首贈答類一首寫景類一首雜類一首
李原(十一世)字大山號容軒○太宗朝佐命功臣世宗朝左議政世祖朝賜諡襄憲享太宗廟庭咸興天章閣湖州三相祠清道明溪書院安東明湖書院▲勸戒類一首述懷類二首問適類二首贈答類四首寫景類一首題書類二首詠史類一首
李一(十二世)字升卿號思庵○成宗朝佐理原從功臣以子陸勳贈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勸戒類一首詠史類一首
李法(十三世)字深源號洛浦官開城留守致仕歸安東作歸來亭▲述懷類二首贈答類一首寫景類四首詠史類四首

李則(十三世)字叔度號竹溪大司諫子○成均館大司成司諫院大司諫
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知中樞府事諡肅○朝鮮成宗朝時人▲奏疏類一篇
李陸(十三世)字放翁號青坡居士思庵子○世祖甲申魁文科丙戌拔英試戊子重試成宗朝賜原從功臣四道監司大司憲禮戶兵參判豫修成宗實錄諡文光所著有青坡劇談及文集▲勸戒類一首述懷類五首問適類一首贈答類五首寫景類二首詠史類三首題書類一首詠物類二首拾遺雜類二首
李陌(十三世)字井父號槐山青坡陸弟中宗朝大司諫以同知入者社▲勸戒類一首述懷類一首寫景類一首詠史類一首
李胤(十四世)字子伯號雙梅堂參贊評子參判增孫○佑舉齋門人○弘文館副提學○成宗朝人▲贈答二首
李胃(十四世)字胃之號忘軒雙梅堂胤弟○佑舉齋門人○燕山甲子被刑中宗朝贈都承旨吏曹參議享清道明溪

書院安東明湖書院▲述懷類一首閑適類一首贈答類二首寫真類二首詠史類二首詠物類一首拾遺雜類二首

寫景類二首拾遺雜類二首
李命貞(十五世)雙灘孝則子○字子景類一首

字匡憲號山水翁▲詠物類一首拾遺雜類一首

李齊(十四世)字強哉入湖堂官修撰至副提學○忘軒胃弟▲題書類一首拾遺雜類一首

李名珪(十五世)判書昀子○字光潤號平邱翁仁宗禮部命為守陵官西北二道監司大司憲兼同知經筵壬子判刑曹兼知義禁府事諡安匡○明宗時人▲寫景類一首題書類一首

李淳(十七世)彥明子○退溪李滉門人○字子真號野老堂寒岡鄒述恒稱山南先生肅宗癸巳享柳溪書院▲贈答類一首寫景類一首

李孝則(十四世)洛浦孩子○字希仁號雙灘▲寫景類一首

李名珪(十五世)判書昀子○字光潤號平邱翁仁宗禮部命為守陵官西北二道監司大司憲兼同知經筵壬子判刑曹兼知義禁府事諡安匡○明宗時人▲寫景類一首題書類一首

李夢台(十七世)字應真號竹崖▲述懷類一首寫景類一首詠物類二首

李股(十四世)字子輔號無禁亭清風郡守○臨清閣洛五子▲寫景類一首

李滂(十五世)字啓祚號補山後改諱繼祖郡守嶠三子槐山陌孫○仁宗元年乙巳以言事忤旨黜為外補朔州有去後思○寫景類二首

李適(十七世)字近夫號樂庵▲閑適類一首

李肱(十四世)字季任號伴鶴翁以禮賓寺別提歸伴鶴亭有三世遺墟碑

李砥(十六世)生父澤安匡公名珪子○字季拔號伴琴堂又號晚翠堂一笑堂退居溪上作二樂亭歌王辰倡義官至左贊成而一不謝恩有遺稿▲勸戒類一首述懷類四首閑適類三首贈答類二首

李磻(十七世)引儀孝範子○字唯汝號松巖與金鶴峯誠一趙大笑軒宗道世稱為三壯士純廟壬戌享洛山書院丁酉贈吏曹判書高宗乙未賜諡貞義○宣祖時人南冥曹植門人▲勸戒類一首述懷類四首贈答類四首題書類一首詠物類一首○鐵城文粹

李順元(十五世)字號靈隱監司節孫▲述懷類一首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嶠(十四世)字希平號道遙堂官价川陝川郡守○槐山陌子▲贈答類一首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中(十五世)字而強號明嚴經歷黃子○文毅公金湜門人○己卯秋流寓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中(十五世)字而強號明嚴經歷黃子○文毅公金湜門人○己卯秋流寓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中(十五世)字而強號明嚴經歷黃子○文毅公金湜門人○己卯秋流寓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中(十五世)字而強號明嚴經歷黃子○文毅公金湜門人○己卯秋流寓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李中(十五世)字而強號明嚴經歷黃子○文毅公金湜門人○己卯秋流寓

李磻(十六世)中廟丙戌生號四槐

李普(十七世)字汝擴善庵有養病心鑑行于世○松岩魯弟▲歲銘類一首

○見教養叢書
李 珣(十七世)字汝璽號柏庵○畜

庵普弟○奏疏類一篇
李誠發(十八世)字士英號無懷翁▲

寫景類一首詠物類一首
李時郁(十八世)字 號寒雪▲拾

遺雜類一首
李 珍(十八世)槐山陌五世孫○字

爾玉號沙湖通德郎▲述懷類一首贈答
類一首

李濟臣(十八世)隱庵公伯八世孫○
字彥遇後以遇易愚號陶丘亭鼎岡書院

○仁宗時人▲寫景類一首題書類二首
李曼勝(十八世)柏庵旨子○字叔望

號槐堂丙子亂奮義募兵道伯啓開命爲
九邑義兵總大將○仁祖時人▲勸戒類

一首述懷類二首題書類一首詠物類一
首

李 玎(十九世)字善鳴號南湖述懷
類一首

李 歲(十九世)字備叔護軍閑適類
一首

李成吉(十九世)參判精璿子○字德
哉號滄洲壬辰亂倡義特除北青咸興莅

德源礪山咸陽陝川皆有去思碑英廟庚
申贈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世子賓客

▲述懷類二首贈答類一首題書類一首
拾遺雜類一首

李汝珙(二十世)字長源號松阜▲閑
適類一首贈答類一首

李俊榮(二十世)參奉容五世孫○字
士久號清翁▲贈答類一首

李重國(二十世)字 號水南滄洲
成吉子▲閑適類一首贈答類一首

李景潤(二十世)槐堂曼勝孫○字其
瞻號具爾堂▲拾遺雜類二首

李時助(二十一世)字晦叟號二可堂
▲贈答類一首

李時龍(二十一世)字雲卿號錦庵進
士

李時沆(二十一世)字一初號八懷堂
歷兵曹正郎麻田郡守揚武原從勳▲述

懷類一首寫景類一首拾遺雜類一首
李 芝(二十一世)字香遠號虎嘯齋

甲子以甫山萬戶棄官轉入于天摩山虎
嘯谷謝絕人事▲閑適類二首寫景類一

首
李壽昌(二十一世)府使重國子判書

成吉孫○字大老六州佩符三道建節官
至副揔管顯宗遺禮官致祭▲勸戒類一

首贈答類一首
李元美(二十二世)字美卿號永慕堂

▲詠物類一首
李元凱(二十二世)字仲舉號郊翁▲

述懷類一首題書類一首
李憲復(二十二世)字章仲號平地翁

▲贈答類二首
李元溥(二十二世)字寬夫號蒼崖△

述懷類一首
李元醇(二十二世)字幼開號四拙軒

▲述懷類一首
李朝煥(二十二世)字子實號換鵝庵

世居清安山陰生進俱中▲科試類三篇
李俊芳(二十二世)字伯秀同仁權管

椒坡萬戶壽加通政▲寫景類一首
李尙慶(三十三世)字君輔號臥雪軒

贈答類一首拾遺雜類二首
李天慶(二十三世)字命吉號南山▲

▲述懷類一首
李弘直(三十三世)字孟方號嶺隱

寫景類一首
李弘績(二十三世)字德吉號无悶堂

▲閑適類一首
李弘著(二十三世)字德顯號桐湖

述懷類一首
李弘弼(二十三世)字耕良號槐窩▲

閑適類一首
李胤慶(二十三世)字子安號龍湖△

拾遺雜類二首
李弘年(二十三世)字大倉號尙友軒

▲閑適類一首
李仁墻(二十三世)字聖保號拙齋▲

寫景類二首
李宗岳(二十四世)字山甫號虛舟○

參奉容九世孫▲勸戒類一首贈答類一
首詠物類二首拾遺雜類四首

李周世(二十四世)字猷仲號柳下▲
寫景類一首

李宗儒(二十四世)字幼珍號雲庵進
士嘗以館儒久侍 經筵承命校進五經

百選▲閑適類一首
李周禎(二十四世)字翰伯號大溪官

開城經歷○弘補子▲詠史類一首
李宗愚(二十四世)字謙之號砂谷▲

拾遺雜類二首
李宗周(二十四世)字春伯號北亭○

參奉容九世孫▲述懷類三首贈答類一
首寫景類二首詠物類五首詠史類三十

八首拾遺雜類一首
李宗休(二十四世)字幼禎號下庵○

平地翁憲復孫▲勸戒類一首拾遺雜類
一首贈答類一首

李德林(二十五世)字茂卿號鳳峴▲
閑適類一首

李大雲(二十四世)字舒捲▲述懷類
一首

李孟鉉(二十五世)字國端號樵隱▲
寫景類二首

李智淵(二十六世)一云芝淵號止山
○墓軒景明十一世孫▲勸戒類一首述

懷一首贈答類四首寫景類四首
李 顥(二十六世)初諱穎字季遠號

鶴阜有文集二卷田制奏議一卷藏于家
▲勸戒類二首述懷類十首寫景類二首

拾遺雜類一首
李 沂(二十六世)字伯曾號質齋又

號海鶴又梓谷已酉於京館絕食憤死▲
述懷類四首閑適類二首贈答類一首詠

物類一首拾遺雜類四首○鐵城文粹
李庭韶(二十五世)梅陰時樸九世孫

○字和如號一山▲贈答類一首詠物類
一首

李一文(二十六世)槐山陌十三世孫
○字士範箕子陵參奉壽加通政累世同

業▲勸戒類一首
李三文(二十六世)字士郁號時習齋

享朔州金昌書院▲勸戒類一首述懷類
一首

李雲烹(二十六世)字龍見號石室居
士有遺稿○坪村室東會孫▲嘗有『讀

大學』詩曰憶昔少年十五時不知其味
讀其詞三綱領裡性命在八條目中繫

矩基探案帝王治平道喫緊聖賢授學規躬行心得如相濟賦識工夫復其初

李學淵(二十七世)字學甫○五佳翁珉後▲寫景類二首

李銓(二十七世)字士珍號平潭又平庵○下庵宗休曾孫▲勸戒類二首述懷類一首閑適一首詠物類一首拾遺雜類八首

李觀軾(二十七世)字伯瞻號水東▲述懷類一首詠物類一首

李希膺(二十七世)字伯元號愛日堂僉使○二文子▲寫景類一首

李正模(二十七世)具爵堂景潤七世孫塞洲李震相門人○字聖養號柳川世

稱紫東先生▲勸戒類三首述懷類一首詠物類三首拾遺雜類三首

李齊杜(二十七世)雙梅堂胤十三世孫○字雁甫號鴻齋▲詠物類一首拾遺

雜類八首

李種範(二十八世)字士弘號夢華又甘山庵又號顧庵▲述懷類一首

李夏相(二十八世)字真卿號老安堂

▲詠史類一首

李嗣謙(二十八世)虎嘯齋芝十世孫生父僉節制使尚權栗軒尚哲子○字君益號松齋進士回榜別承恩典成均司業

僉知中樞五衛將朔州三柱五運皆出其門○英祖時人▲寫景類二首

李泰植(二十八世)字子剛號壽山▲勸戒類四首述懷類二首閑適類二首贈答類一首詠史類二首題書類一首詠物類一首

李圭烈(二十九世)五佳翁珉後▲寫景類一首

李正烈(二十世)字景園號三希又希庵▲詠物類七首拾遺雜類十首

李象義(三十世)字萬初號石洲改諱相龍又成龍歷大韓協會安東部會長耕

學社長扶民團長正義府政治委員長西路軍政署總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

領▲勸戒類一首

李宗連(三十世)字景大號棠巖又號大谷老人壬申以防守功除副護軍▲述懷類一首

李學連(三十世)字汝貢享斗子▲科試類一篇

李學禧(三十一世)號遜齋惠民署參書官陞通政▲勸戒類一首述懷類三首

贈答類一首寫景類一首詠物類八首

李時亨(三十一世)字順夫號梧溪壬申有出謀之勳陞資副護軍特拜碧沙察訪未及瓜謝笏歸作壽樂堂為魚臺○純

祖時人▲寫景類一首

李碩律(三十一世)字法敏號清庵又號新豐軒▲寫景類一首

李治星(三十三世)字台三號隱圃▲寫景類一首

李觀楫(三十四世)字廷普號松隱○清庵領律曾孫▲勸戒類一首述懷類一首寫景類一首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五

文苑英華

勸戒類

勸學 襄憲公李原(十一世)無聞吾今愧滿顏鏡中空嘆髮毛斑詩書動向少年讀一簣終成九仞山

思字吟 思庵李堉(十二世)田能生物心能思何術莫非先起思無聲色處皆能達乃感乃應只一思

示弟陌文光公 李陸(十三世)為勸兒童勤讀史十年事眼中新看他

不學無知者猶是終身面壁人

一十堂 槐山李陌(十三世)一十數中運自成縱觀萬有繼相生字宙

深藏磁引力先天開闢一光明

奉呈擇中案右詞雖荒拙

實出愛君之心幸勿拒之

仲琴堂李 珉(十六世)酒之為禍最難防明者昏愚聖者狂醉裡自言無損失醒來方悔有虧傷居官只恐

貽深害處事還嫌做太妨願以吾詩為至戒杯觴到手莫相忘

送人赴召 雲塘李琰(十七世)鳥則雲飛魚則水各因其性自為家如何園裡東風蝶纔向紅花又白化

詠石 貞義公李魯(十七世)有石在路傍行者見謂奇將移花砌上或言磊不宜石本無心者休勞歌是非

亂後在洛有一友人思母作詩示余感而有作

人生於世君親重無父無君孤露如嗟吾

二歲喪二親號天長動叩心且人有孀爺我獨否人有兄弟我獨無生前不得供厨

珍死後不得居憂慮世亂家破哀此學且多疾病真死餘溫清無處供子職況望親

庭學詩書有目不見父面有耳莫聞父

母歎平生至痛孰如斯七十年來哀若初

雖存人世運艱毅情事不及河豚魚懷中長抱無涯痛令節佳辰尤愴余哀○窵恨

鬱撐腸却怪腸子不朽夫天長地久有時變此生此恨無時除哀爾何為數太奇致

澤初心亦歸虛老大徒傷竟何益首白紛如歎蓬陰人皆得君行其道翁獨胡為出

無與嗚呼宇宙今陸沉江南天日移所居風景不殊山河改禮儀東方愧衣裾干將

鏌鉞未能試匣中壯氣空啼嗚嗚呼曷歸余懷悲灑淚斜陽獨躊躇

訓戒詩 兵使李壽昌(二十一世)兩地分憂郡與營門闌光彩一時名譽繼世系人臣貴祖子孫承聖主榮身在關防

為任重勞勞山海未歸情書中教誨丁寧意夙夜無怠盡寸誠

書座右 盧舟李宗岳(二十四世)聞譽不足喜聞毀不足嘆只在吾心上宜爾自反省

敬讀寒暄集有契于心敬次乘字韵

勸戒類

下麻 李宗休(二十四世)
飲啄隨時在湯水平常日用聖凡能同中
有異初非二要辨人乘與馬乘
修 諸止山李智淵(二十六世)

敦睦諸宗賴此長為先為後一家光重珍
系陳惟時幸八路同心做事忙今古人情
移歲月春秋義筆亦風霜始知吾譜規模
大感墓前賢不敢忘

書壁

思來矩起空如獵手持弓論性兼論氣識
異又識同著志兼常樂教身家可豐人事
隨時變最宜君子中

癸巳冬讀書有感

鶴臯 李顯(二十六世)
珠落泥中掩寶輝靈源未得辨危微衛公
已老猶咸過遽子逾艾頓覺非一箇處巷
賢何樂萬卷算才聖亦希賴有程門攻守
策只將敬字戰勝肥

閑居自詠

舜跖元分利與仁毫差千謬大相懸論交
當就益三友觀行宜從憚五人性惡至親

還是賊心公仇敵反稱賢聊將短句警來
裔非老言聖訓然

示讀書諸君

讀書欲何為欲知為人道何謂為人道始
自老吾老老之謂之孝敬長謂之悌為仁
本孝悌是猶本根根本立道乃生譬彼化
妙著事君以為忠接下以為恕百行無不

然有本者如是謂之孝悌而己矣
若或徒能讀萬卷亦何補才知自誇大適

足取人怒我願諸君子勉焉務本實工夫
有先後聖訓兼文質青年發軔初易哉正

路馳愧我無實得自欺又人欺永夜聽諸
聲喜極仍不寐吾家舊聲聲庶幾不墜地

知非吟

人情易自是鮮能知其非非幾不在他伏
於心之微忽焉忘天理滔一己私辱已
恒於斯禍家恒於斯是哉遽氏子超然獨
先知常欲寡其過事與心相違卷懷如或
果閑味如或欺衛國多事日智愚難得宜
吾身如有失顛沛更尤誰謂夕內自省念
恒在茲一日復二日此日不少衰積之

墨卿爾聞之我非食言人
誠學徒

萬和方暢已過冬百日枝頭花又彫深春
消息暗鳥靜夜精神咽蠶好學無非
半道廢害工情莫異端攻引剋刻羽誰能
識獨撫床琴有彼備

刺石僧

一出沙門斜路登回心曲裡難歌增管把
酒杯云藥水每投花燭擬連燈行裝外面
天然佛結束中情技的朋若厭虛無真寂

述懷類

述懷呈願齋

事親日短事君長有底年年客異鄉回首
大同江上路春歸樹木又蒼

沙川途中

沙川縣在積城傍山擁東西樹木荒應接

至五旬工夫別曩時惟其別曩時所以深
知之譬如玉一塊看有瑕瑕琢之復磨

之常苦未精治魯國有聖人倘知余所為
皇天監在上惕焉閑邪思聖狂淫斷分戒

之在毫釐六十六化俛焉到期頭頭言
不逾矩人非上智姿衛武九十五猶自矢

識規伯玉與武公當為百世師我願從伊
人俛焉日孜孜之貴改之大易復象垂

敬為心之主幸

此心誰喚喚標炯兮主宰功雖其靜寂時豈
與死灰同苟非此骨子如人目無瞳

人心

人心如水銀流注無邊方欽為明月圓頃
刻走迷藏修煉得其術白日昇仙鄉誤用
才毫差殺人逾祝霜大哉精一訓欽恭若
奉璋授受以大器安置坐其傍此物萬古
活要當見裏牆

朝起

世變雖無窮皇天猶未改君看古聖心白
日昇東海

謹呈俊宇先生

偏慚煩聚歛奔馳未見幾農桑潤澤草色
連春雨雲外鐘聲欲夕陽自笑征夫無暇

日空令我馬獨玄黃
草洞述懷監司李節(十三世)

世我相違奈老何伴鷗江上泛虛舟丹心
猶戴莊陵日菊露尚餘影澤秋歲寒心事
問如何歸泊柳灣不繫舟愛看三運傲霜
色玉月猶存松菊秋

歸來亭自述

乾坤納口即為家七十堂堂奈老何猶喜
世間醒日少莫言身外問時多長林隱映
烟籠水古寺微茫月印沙便覺五勞間是
樂一竿漁艇足生涯

孤亭兀兀隔人家短棹輕舟與若何江上
杳冥青靄合山中怡悅白雲多誰將簞笠
衝殘照獨把漁竿弄晚沙富貴倘來吾已
退芒鞋日日傍江涯

次公州錦江樓船韻

君不見士雅擊楫橫中流仲宣作賦登高
樓自古志士皆有憂傷春又作悲清秋又
不見蓬萊咫尺隔神州三山隱映金鰲

壽山 李泰植(二十八世)
受繩木就直磨石玉揚精物中人為貴匪

敦諒難成在昔朱夫子廿四拜延平今古
一何遯愚衷未堪明出門多岐路願言示
周行縱乏三隅反憤悱有微誠

謹呈許后山丈

暮入后山室境高坐亦崇明輝迎露月寒
意問蒼松方策看不倦豐樂從容傾心
瞻仰久對此一振備

感吟

真假人情窮到見興亡世事理循知憑高
雙眼因垂眺都在禽啼霧滅時

嘆時

孽附根生還害本強因弱積獨專權上消
下復嗟何晚盡日無言仰彼天

人字吟

石洲 李象義(三十世)
天下物有萬物生幸為人方寸具吾性初

不異聖人如何不踐形終作下等人靜思
咎在我不敢尤他人聖模布方策喫緊為

後人母以為高遠人道在當人但竭吾誠
力百千之於人從茲抵老死尚可作善人

述懷類

頭千古萬古空悠悠
我今蕭瑟此遲留
玉堂金馬俱雲浮
一機經解又何求
醉來仰天空
嗟吁桓伊一笛風
飄飄忘機賴有沙

在斷俗寺偶吟

青坡李陸(十三世)

匹馬盆城雪輕舟
背灣三叉迷海口
七點似秋寒月白
蛟人泣風微燕子
高沈思歡會處繁
管夢蕭々

偶吟

南來飄泊意一倍
早年悲山靜月明
夜水聲人臥時憑
窓吟遣與喚友起
題詩忽有思鄉夢
隨風萬里歸

遣興

一庭頭流月扁舟
扁石城不才懸謝
傳無望副蒼生

安邊路中有感

春山首宿馬總記
祖道東郊午影移
一片崑山名已過
兩年滄海夢真迷
雲低鐵嶺天疑近
地入王庭路漸危
北望憐然傷往事
古來英雄已成非

遺興

平生自負亦何奇
遠比前賢定是誰
鐵騎會當沙漠去
毛錐安用簿書爲
白雲點檢斷天老
黃石經綸學帝師
造化未應猜此物
晚年何事病相隨

靜居吟

槐山李陌(十三世)

胸中自有太平春
何用浮名絆此身
政貴人治須自得
學要時務即求仁
道觀孔水盈科進
心照湯盤逐日新
晚來讀易多餘味
無慾方能混世塵

書壁

忘軒李肖(十四世)

忠失於君孝失親
平生積古負人倫
南荒瘴海無邊際
投與魅魍只箇身

自詠

李順元(十五世)

松老水回小谷空
滿軒翠影數玲瓏
白雲飛處何所有
暮捲疎簾太古風

感詠

明嚴李中(十五世)

少世嘗動讀聖經
十年曾不費陰晴
旁觀縱謂無將大
自料猶期有晚成
壯志忽隨憂患盡
風情僅得酒醪生
天工賦物真難測
病樹前頭萬樹榮

獨坐

山深故舊紀追攀
白日憊然獨掩關
往事

已同春夢覺餘年
直付醉眠閑桃花
紅嫩疎烟外楊柳青
新細雨間淡客病
來鄉思苦幸回風
景暫怡顏

自感

浮生禍福苦難真
一落南天過幾春
身老不禁懷舊國
途窮長恨隔通津
梧桐葉上三更雨
蟋蟀聲中萬里天
難極十年猶未泰
包義亦是誰吾民

自感

李(十六世)

薄々乾坤大悠悠
歲月長幽蘭霜不
老美玉璞中藏事業
詩千軸生涯酒一
觴高歌夢天碧落日
正茫茫

偶題

舉目山河異昔時
雙垂涕淚未言歸
頭邊白雪身空老
匣裡青萍計已違
兵火七年書信隔
弟兄千里夢魂稀
秋來何處添愁思
霜落江南葉盡飛

一劍行裝遠游客
中懷抱又逢秋風
青床簾涼初動露
滴庭梧暑已收
夢逐五更山月破
心隨千里海雲浮
平生大計終歸隱
未掃妖氛恨未休

述懷自嘆

黃金已盡我何爲
妻子如今亦賤之
鬢髮蕭蕭隨日短
容顏憔悴與時衰
自嘆老去謀身拙
漫惜生來賦命奇
甲子已窮猶不死
箇中心事更誰知

村居遣懷

我非逃世即逃名
鄉里誰知太學生
朝狎白鷗飛釣坐
暮驅黃犢負薪行
排田或與村夫釀
醉席時從野叟爭
窮途本來皆有命
不須嗟怨老無成

過星山花園有感

松岩李魯(十七世)

國破家亡萬死餘
悲涼宇宙獨踟躕
秋風百里星山過
極目芦花漲海如

苞山途中

策馬臺岩路盡空
江自流千古今無
賴兵塵幾日休
白首行役秋陰滿
野愁

嘆時

烏夷一睡劍海內
無良弓天地悲
塵漲山川愧穢蒙
君王元自聖
宰相亦多忠
昧々

擬古

蒼蒼臺中松
冰雪空自苦
碣石巖嵒峨
峨洞

門多豺虎撫童亦
不至清瀾灑寒雨
銅皮謾十圍
居然閑千古
矯首望射干
婆娑岩上斜

呼韻

竹崖李夢台(十七世)

我屋江南岸
地僻人事罕
明月長相親
心期托雲漢

中秋日偶吟遣懷

沙湖李珍(十八世)

細々商風振樹林
江山今日氣蕭森
宴開一葉中秋節
蓬轉三霜獨客心
頭上白駒無可繫
髮邊華鶴肯爲禁
愁憑華戶占時物
蛩語蟬鳴自在音

自洛江還江亭偶吟

槐堂李曼勝(十八世)

渡口鳴榔葉寒聲
沒馬啼山禽驚客
主啼罷過前溪

逢春述懷二首

山花何處漫溪洲
正愁落不知春興足
詩酒饒傷時
採山西北風
釣水中魚有味
兼山水何心淚滴襟

自遣

南湖李玘(十九世)

窮通由命不由人
笑罵焉能汚此身
杜腹

詩書詩有曬滿江
風月雲空日暮政
愛朝眠重酒熟漫
聽夜酌頻報道臥
龍雖不信會看雷
雨起秋晏歲暮天
寒消水邊去年心
事四愁牽江山

故宅千霜月風雪
漁機一葉船春意
欲來先柳上塵光
初動到窓前
仍知五更清閑處
隔浦鐘聲破曉烟
不効祝鮀難免世
低顏承奉奈非情
身生

鯨域公行族跡躡
塵岸上全名幸有
先盧依洛岸那須
驅馬執秦京從貧
賤真分一任清狂
納履行

仍遣罔極之懷

李成吉(十九世)

生我昊天罔極恩
難形難狀難言
詩禮會承訓幹
幹聲未泯源失
父當時

宜死報爲慈今日
強生存交神擬
願俄驚覺願孤身
觀九原

付豚兒七歲書於屏間

吾家遠祖是桃村
血脉流通及裔孫
健筆當時聞大父
頻書今日見微豚
龍蛇蟠屈

鍾城文庫第四輯文學叢刊卷之三

郡衙偶吟

山月多今夜十里江楓送早秋
籬菊徑陶令賦專羹鱸膾告人舟
大時節物

昌寧客中偶吟

月立清宵

題壁上

落落山頭松亭亭澗畔竹無人知我懷須
蒼崖李元澤二十二世

述懷

四拙軒 李元靜(二十二世)

有客太遠，練自闕，非俗流一朝辭故宅，棲碧山隈，何事淩碧山。此意人知不我猜。

目多從遊遊遊遊敢爲身名康幾繼生休
行過過三十未遇功名秋身心已多費生
理得得謀家在府東自是繁華華物貨
東南乘乘俗俗時月偷擾擾色不佳識謀謀
爲憂亦亦貧賤士處世無奇籌同窮非所
恥恥爲人踐跡焉能使俗移莫莫身身修
況念家庭訓益恐多衍清白是活計詩
書爲實實守守拙拙與烈烈性四字壁上留此生
鮮不肯詎取忝忝飲飲城市易誤人宿志難
可酬安安往不得資資所以下此邱安士是常
情衆皆目我咏人言敢不恤性性固固難情情
念我多骨肉但在洛江洲年來幾離背或
近或遠投寄賣賣古人詩相好無相別別我還
蓬洪洪樂坐此如深因因移居有前定不必去
吁嘸嘸一散豈無人人主異醉醉里問誰不
間道路猶未修源源往復來可保情細細縷
吾以慰吾情稍寬使心塵塵世情消滔是山
村事事幽岩林隔地園窩屋勝高樓時時
放閑筇恣意細探搜谷谷深有花鳥洞闊
田畝有山機可採有水魚可釣土地地雖荒
瘠民民俗俗頗淳柔村翁及野叟待我如舊
門巷多木木無客繫繫繼繼呼煮煮食食薪入

室問乾饑世道皆羊腸妻子獨青作窓前
臥義皇刀一對孔周但覺房櫺靜那知歲
月滿前山看向夕農夫能田塲睡窓日已
紅童子衣先振如去度青書日骨與雨優

我心惟自知我難能欲問世間事
生眉上愁課兒可傳劍明農宜滿
萬生涯
暫得閑心性更可收得藝不須喜
日毀何足羞閑中才今古世上無
恩讐一生本心
事畢竟不自叟何當風日靜依舊
禽作隱
因詩上自更南山悠

下第歸路

商山 李天慶(二十三世)

吾年五十可知天何事頻登淡水船
纓帽初心渾忘耳臨陶遺緒更茫然
忙隨暮鳥歸雲際似葵花向日滿
野老無他圖報術田家只在太平年

病中口呼

李弘著(二十三世)

數間茅屋即吾家湖上青梧正欲華飄然
翻作乘雲日萬里蓬瀛咫尺斜

清宵江上偶吟

北亭 李 宗 周(二十四世)

扶筇立鰲洲
鰲與吾頭白
江水不停流
現流明月色

秋夜有懷

竹牀動寒思窗外有微霜
鄰戶三秋杵
郊十月場佳期隔天闕
志士惜年光遙憶同心友
江流阻且長

偶吟

對學得南華與物齊

奉覽
先祖聯芳集有感

李雲(二十五世)
大
聯芳三世見天翼始識吾家備席珍幸賴

思參精力有聲光當日更能新
風聲萬古群芳字字千秋擬法藏
筆在

一家山水美鐵城從此大名揚

暮春有感

止山李智淵（二十六世）
草木群生自得菲失巢驚鳥獨無歸如何
澗畔紛紛絮搖亂爲愁上下飛

登望北亭有感

文苑英華

新亭舊客時習齋又斯亭一望烟濤鳴水汀風光
縱好江山異李三文責難逃二十六世青
哭內後自傷

有鳥生西海海鶴雄並追隨李沂惟不啄陳朽亦沂二十六世

不飲汚池況是遭饑年本乏稻梁資雙飛
來越非寄棲喬木村向人仰乳哺一飽力

常饑雄雉遂不起荆秦俱奏驅雄羽歸收
鄉徘徊若有思將行旋更止此情良可悲
山長水亦遠會合終無期

自遣

不施屏障不施床野客眠多敵日長
草爐來江水急黃梅雨去海天涼
家中長物惟茶鉢身外隨行是藥囊
但幸遭逢無事世千年高枕杜陵陽

正月九日暮行至家

酒禽客驚起
樹頭新日照人低
杯盤收可
諸弟笑語猶堪慰
病妻獨愧日游無所
布囊依舊倒提携

春日述懷

旅食有村歲月長春來更覺減容光山禽
自有驚人語野老終無媚俗香警吏帖來
催出客家兒書到勸歸鄉生平悔讀岐局
字可惜囊中未試方

偶吟鶴阜李頤（二十六世）

故人何事難勝未伴青春上絕層仙圃
終遶靈臺探玉空殘片水澄凝霜促歲
官追步麥雨經宵好挽柳招憺眠遲寶蓋
歸雲西望又情凝

謹次申友世謙道善松裏館

聯句韵仍述懷

陽生寒黼後否往泰來吉物各有所付夫
貧還自逸任釣所見大楚弓元無失登車
寬天下小常安用至所以平人心放彌勝
密憂憂傳龜範扶正寓縣望早服精一
言拘經術隨時用行適我無意必

不容亦何然後能事畢三陽布至此生
息群動悉統年糗米微悔在既往日遊學

西方志及老計無顧哈曉語不優遊與
浮雲任捲舒清濟瀟瀟相開我鷺鷥

松間掩翠華

流懷類

志各有述詩知所蘊氣爲志之率（帥率通用）滄海深無極泰山高而卒千秋真樂有顏之與點瑟

沁都有感

孤島東隅訪古城千年興廢感人情前朝禁路浮雲變義士碑壇白日明萬戶樓臺春樹合千風蕭鼓晚潮生一句節展遊覽遍天府金湯此足名

過草芝鎮有感

背郭譙樓起江聲日夜喧墨晴西塞荒星拱北宸尊鸞鷺交情近魚蝦宜味存金湯天作險何用武夫屯

遣懷

常慕柴桑處士居陶翁不獨愛吾盧善言或向田間得厚俗留看峽裡餘安分自無身外累怡神誰念室中虛年踰八十平生願無咎無費以盡於誰道山翁儉不華園林物色政堪誇蝶翩兩翅穿花舞鸞嘲三音出樹歌有約青山當戶立如期明月不錢餘箇中自有清真趣於此優遊奈老何

嘆世

信爲土然後固邦基

觀川流有感 梁東 李正模（二十七世）沿義氣必趨東千丈層崖即下功間渠

不息那如許源在深山至靜中

感題

後梧堂 李章煥（二十八世）丈夫雄志竟踐踏書劍未成奈老何回首乾坤知己少月明秋夜獨長歌

回甲日感題並小序

壬辰九月十七日即孤陋懸弧之辰程夫子所謂無父母則當倍悲痛吾亦無父母者悲痛之心詎可已乎因成詩而感懷焉

憶昔壬辰始鞠生生平愧未繼家聲夫妻耕織分知足子姪愚迷敦不明養竹時花開得趣探山漁水自逃名雙親已去見先我却忘人間此日榮

思慮不寐

廿山 李種範（二十八世）自謂無思慮如何不寐遲血紅聞事日髮白見窮時屋折方求木鼎移欲引絲傷心

天地變爲一蓬廣沿皆是不安居貧寒反怪躬耕故道義終鮮口讀書今俗趨能賢古俗後車修不成前車那將堯舜君民策陶鑄春臺更一初

夜坐書懷

歲暮窮山獨坐深悠然百歲也沾襟運乘雅興榮達勢去威尊到沒沉萬事不如都棄置一心端合細推尋無眠到夜遲離

久旋覺旋忘漫苦吟

自顧平生枉費工從前事業捻成空日度餘生應有限終知大道盡無窮源泉千樹漁漁片片好花十日紅寐寔山門何所事籌司群彥一般參

余明年八十有一因感而有

作

人生天地間一理自盈虛因數而明理自一至九於九者數之終陽老更無餘焉驕元有叙楊經亦盡擲翁年八十一九九

送居諸呂老載車後衛武宴賓初前人皆已往來日復更居自此以至終理數果何如

讀書

生落殘雪滿窗空齋獨坐坐居停機於流戶前前葉老去親朋最後星願連若是同胞願潤澤那堪感性靈人心可驗陽雷復春意留看細草青

幾時少壯動悲歌兩鬢頭邊可電過荒年穀倍豐年玉曆月梅期二月花志業已違

先聖訓家聲聲聲華朝開夕死猶餘寶且而遺經庶漸磨

明前見寒乞有感

島宿池邊靜軒林不知何客夜相尋爾寧初有求入志我豈元抵濟世心可耐饑寒霜益雪無緣餓恤粟如金重宸屨下救民詔若保如傷庶幾今

偶題

平潭 李銓（二十七世）

丈夫須大自規模宇宙中間物與吾希聖希天皆已分之燕之越擲斯塗誠關屹屹誰能透欲浪召召莫驚驚鸚鵡徒言還可笑真知實踐是真儒

讀書有感

水東 李觀軾（二十七世）孜孜時習之古訓有所思推端是反已務本乃知時小夫用兵事大人學禮儀仁干

家國切非是愛吟詩

歸路寫懷

行路費秋陽風寒天欲雪葉聲生晚日影滅弱線人心匪舊交物色多新見客懷把酒杯兒謠唱里謠世塵那有污皎潔手

中扇 從姪經忽辭故山悵然如失

世從巧慧欲回宮不怕狂炎漲海紅可惜續珍深未盡如何要衝走西東

辭國務領歸呼蘭

秋月要人輕出戶春風伴伴好還家山噴水怒多猜局笑面相迎猶爾花

渡漢江

白頭頻渡漢江頭津吏皆言老可休答云太公年八十却辭渭北作西周

癸丑四月入京

八年始向長安路文武衣冠異昔時仙李山河何處是黃昏羞箇使人悲

自吟

閑適類

立秋前一日與田郎中祿生同宿 文敬公 李岡（十世）月出四山靜蟲鳴一院空人間猶夏夜天上已秋風蘭葉露華白花畦煙彩紅冠夕

閑居即事

地僻寧人事幽居近古城雨晴花亂發風暖鳥和鳴藉草溪邊坐尋芳樹底行青春無限景容易動詩情

閑適類

幽居淡無事最覺野情多雨過山如染春
回物自華螢獨怡悅禽鳥共吟哦時復
空庭昨聊行路車沙

大同江舟中

朝天石下泛蘭舟與客携壺作勝遊堤上
禁回平壤路林端隱映永明樓中流剩得
滄洲趣終日都無塵世憂縱目聘懷漫太
息年光江水共悠悠

續蘭亭會詩

青坡李

陸(十三世)

遠岵濃入眼青一樓形勝在江城習池
忽訪稽中散梁苑初邀馬長卿千里留連
歌數曲幾人懷悅笛三聲佳人更有相思
調滿坐偏驚不分清

大野微茫草色青長江滾滾繞殘城滄浪
遠接子陵瀨物望舊推安石壘酒半好風
驚拂面愁邊繁管細傳聲他年欲記今宵
事應取深山分外清

太白斷月

忘軒李

胃(十四世)

風定松初靜波殘月不流開樽何處客斜
倚石稜秋

得此長爲主昔日王喬今汝精
臨清閣月夜酬唱

良宵成好會促酒更挑燈徒倚曲欄月江
清山萬層

江亭即事

歸來西望映湖樓物色蒼茫十里洲漁笛
一聲何處送釣翁南浦繫扁舟

戊子秋祥雲督郵時遊金剛
作 水南李重國(二十世)

莫道人天事杳冥蓬萊歸路接滄溟玄霜
米揭頭還白豈蓋相逢眼忽青一日勝遊
三日浦兩仙清興四仙亭丹書不悟爲名
累漫向塵間六字銘

次趙仲輔船遊

何處寒聲到耳邊一雙鳴鴈點秋天無情
微物知閒意帶月飛來落我前

甲子入天驛小偶成

尖峰千仞插天飛(星名)截彼高巔到者

文苑英華

秋夜明嚴

李中(十五世)

堂夕秋氣夜凄々蟋蟀聲高月欲低無限
客愁仍不寐杜鵑何事向人啼

登亭上遣懷

懷抱何時仔細陳獨來江閣寄殘春世間
榮辱皆非願一任逍遙三水濱

自海州移寓王濟村

一境似桃源風烟滅別村牽蘿補茅屋編
棘護柴門松帶鶴歸影溪留雲出痕逃生

偶來此不是避塵喧

長川發兩源一派繞孤村樹密蛇懸壁林
深鹿過門捲簾山有影掃楊月留痕自喜

流離客蕭然斷世喧

亂後寓鳳山村舍扁其小堂曰一笑
蓋取萬事付諸一笑之意也無聊中
作八詠以遣

十里春郊掌樣平大牛眠處小牛鳴黃昏
倒騎歸何緩纔入柴門月正明(右春郊
牧牛) 千林脫盡兔爭奔臂上蒼鷹逸
翻翻就看獵夫喧笑處已將腥血灑秋原

稀白掛山腰清溪瀑布青垂石面老苔衣雲
過絕壁思歌鳥到層岩退却歸余亦避

名逃世客恨未早年閉柴扉
關西地盡鳴江頭窺石喬林路轉幽陶菊

清操稀世見歐梅標格幾家留雲勢兼山
心可壯風聲振壑氣無愁淪落餘生何足

說聊將萬事付江流

甲辰季夏默溪洞主再從兄臥雪公
設文會遠近老少咸集閑院中舊蹟
謹次葛庵先生詩軸韵

萬翁遺墨見天真三復摩挲閱幾春勝
風烟留舊蹟名區管領屬吾人百年宇宙
生何晚今日江山感又因幸躋諸公絃誦
會一埭園話滌煩塵

成洛洞艾湯會呼韵

小洞深々別有天新春花影蘸晴川一尊
酒盡青山暮更把幽懷說後年

謹次臥雪翁端午步唐人韵

吾祖樂琴書昔年歸繁廬江山分內定名

(右秋山放盞)

村南村北唱橫伊正是
鋤禾日午時却喫農夫供晚餉不嫌炊黍

與烹茶(右南畝晚饌) 南畝移秧事
正忙農家爭喜麥登塋西鄰姑歸還多苦

相對催卷到夕陽(右西鄰暮卷) 江
上孤村有幾家夜深漁火隔芦花朝來浦

口如相見應托纖鱗也自落(右江村漁
火) 墟落依然何處村炊烟日日自朝

昏從今更覩昇平樂含哺頤知聖主恩
(右野店炊烟) 平湖雨過秋新銅月色初

涵浩渺中一樣乾坤明似畫依絃人在水
晶宮(右平湖霽月) 戶外平看疊嶂

圍晚來晴雪映殘輝何人對此吟肩聳倚
柱閑披舊壁衣(右疊嶂晴雪)

身閑長在睡鄉中千載淵明氣味同當檻
疎林籬皓月繞庭新竹貯清風却嫌世眼

逢人白還愛村醪着面紅高臥北牕成一
笑始知名利本來空

池亭話金葛峰汝精

有約山中載酒行眼前幽景妙難名何人

利夢中疎迎客傾樽酒茵花不掃除春臨
佳節至一室更清虛

奉同臥雪翁南屏鄭丈西陽
權丈思浩次杜工部韵共賦

秋深巫峽月初生一席賓朋萬古情白鴈
頻來霜信早黃花新發露枝明論襟且喜
樽酒卜夜何嫌近市城愧我幸隨文苑

後敢將秃筆醉縱橫

友德社會飲

乘暇出岩頭驚聲求好倚水東芳草密峴
上白雲留爲兒孫古史結社繼先休自有
朋來樂內省復豈憂

同朴明府遊華嚴寺

官道輕塵早洗空藍輿東出柳條風千家
霽色郊原外一郡聲聲鼓角中齋飯僧人
紅菜綠東書招客印硃紅吾鄉詩派來應
久況復諸生藻思雄

朴明府席同柳浴中黃雲卿

小飲

贈答類

江湖四月水涵空移坐東樓却有風民屋
不移山影裡官門猶靜市聲中池蛙脫尾
萍初綠野雀成雛麥正紅百里烟花治續
在使君不獨是詩雄

伏次 霽谷大爺韵會中相酬

平潭 李 銓(二十七世)

鹿洞絃歌水一隈吾行曠後盪胸懷願從
先進絃新得亦有良朋自遠來傑句翻驚
聯石鼎沉痾頓失把弓孟童冠滿說零沂
與千載嘯吟朗詠回

山中即景

後梧堂 李章煥(二十八世)

黃鸝鳴翠柳玄鳥蹴蒼波步出閒亭晚滿
庭白日斜

夏夜同諸友吟

壽山 李 泰 植(十八世)

傷時四海沸看理一燈明與君同此夕默
處倍關情

七月既望尹毅堂(泓)李健齋(郁)
烈)鄭禹觀(祥煥)鄭寓松(得源)

諸公會飲于觀善齋
齋在牙山 李 巍 岩 讀書堂

洛浦 李 滋(十三世)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歸蜀鳥孤

舟何處人生涯投越微世業陷胡塵香
鍾陵暮悠々番水春秦臺悲白首楚澤怨

青蘋草色迷征路鶯聲傍逐巨鴈醒翻引
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半落機心盡惟
應鷗鳥親 君家書縣別村中我屋映湖

々水東有月有樓須共賞無花無酒不相
同美他五馬隨征馬愧殺一身飄轉蓬嶺

外金章惹紅樹腰間紫綬照青空行裝
補清名重治化絃歌美蹟降自足牛刀辭

北關有容昌滯南封白雲遙望未歸去
爲報平安仔細通

奉酬薛水使韻

青坡 李 陸(十三世)

千里關山月長歌細柳雲英雄張相國珍
重薛將軍鍾鼎無前業山河第一勳論兵
餘力在厚意及斯文

奉贈晉州牧使

爲州古侯相朝議得名臣浙右馳聲早膠
東鎮德新靈鹽經幾日庚癸望深仁回首

文苑英華

贈答類

攜手西風此地來新秋々色泛酒杯嶺雲
鴻沒踪逾遶湖樹蟬清耳忽聞苦被羅塘
多急浪肯看岩簾鎖蒼苔青林坐得丹江
想應是蘇仙舊節回

寄晦堂上人

文信公 李 尊 庇(七世)

物無美惡終歸用苦李誰嫌着子多長息
久朝天子所次兄新付法王家移忠固是
爲臣分割愛其如出世何還笑老翁猶滯
念有時魂夢香天涯

寄息庵

杏村 李 岳(九世)

浮世虛名是政丞小隱閒味即山僧箇中
亦有風流處一朵梅花照佛燈

次郭謙詩

平齋 李 岡(十世)

到處逢人說我鄉頭流山下即咸陽五更
獨醒應孤叫萬里飛鴻自恣翔風關懸心
身未退領原回首恨彌長已知忠孝各有
日又況扁舟與不忘

奉酬鄭教授成良韻

家山遠調々滿飢塵

一日山窓十二時野花溪鳥不禁思廣文
近有瓊瑤報過許崑山桂一枝

贈從弟叔度

天涯留滯有青山萬事傷心髮欲斑長怪
梅兄叙白眼還羞婉女駐朱顏陶公作賦
會辭郡子隨春更入關開道金鑾初賦

對鸞鵲從此難攀
江南物色亦堪悲自愧吾生久矣衰春放

早桃初作眼月從寒幌更催詩青山有約
吾猶在紫陌無心子豈知嶺外風流滯跌

宿朝來詩酒暮琴棋
百年人事不勝悲回首長安去路遲並駕

實劉知有在齊名李杜復何疑平生貧病
猶天使他日功名恐數奇紫燕入雲風勢

健從今驥尾欲相隨
獨坐悠々思萬端破簷疎雨逼肥寒消愁

合用千鍾酒換骨徒聞九鼎丹跨馬幾人
尋紫陌奈簾終日看青山煩君莫訝相邀

意要便談鋒到夜闌
甲申春僕中壯元潘仲詩以賀之明

次李先生格詩

容軒 李 原(十一世)

楊柳村々水滿地山河形勝是王畿護勞
車馬馳周道未有涓埃補盛時任重一方
心轉小眼經殘郡淚堪垂美君高臥烟塵
外世事紛紜揔不知

雨中寄下春亭

數間破屋雨聲酸杜老床床總未乾想得
藏身曾不出何人特地訪蘇端

次四佳亭韻

雪消風暖蕨芽肥野雉近人嬌不飛昨夜
亭前微雨過杏花開遍映朝暉

蛙聲閣閣雨絲絲無數荷花滿綠波遲日
樹陰人不不到科頭箕踞獨吟時

風露淒々木葉黃芙蓉落盡菊初香有時
垂釣清江曲回首芦花滿岸霜

歲嘆風寒酒價加對爐時復自煎茶兒童
錯料枝頭雪爭報園梅已看花

謝權逸民惠桃

逸民家在碧山陲手摘仙桃寄所思聽說
千年方結實他時莫忘再相貽

贈別震卿歸任青松

年乙酉潘仲亦中壯元和前韻復賀
三首

閱說熊羆渭濱東爾來三百擁車塵殿前
雙蓋久無賜頭上一枝還自春二十年來

壯我是舊郎君是新
曾臨跡三千世界向殊倫相逢若道龍頭

出處寧非北海濱少年仙骨離凡塵汝陽
眉宇誰先後京兆文章早比倫醉裡玉聲

天上語人間蟾桂夢中春韓山自有凌雲
態從此方知事業新

平生自許老江濱豈意如今惹世塵無才
合賦江東興有夢長尋嶺外春一代詩壇

尊物望累朝文翰屬天倫韓山也是崧高
岳會見東方大雅新

贈崔司書謫中

雙梅堂 李 胤(十四世)

進憂身是退憂身蓬蓬途中暮幾春巴岳
前宵愁月客驚城今夜詠鵲人臨風落日

難懷夕聽雨殘更不寐晨旅夢何爲長鬱
結寄言從此莫沾巾

月夜思金季雲

分秋南樓正幾時滿簾明月故人疑知君

贈答類

觀樂園中在此夜與懷又憶誰
忠州自警堂贈別

忘軒 李 胃(十四世)
池面沈沈水氣昏夜深魚柳枕邊聞明宵
迫近臘江月竹嶺橫天不見君

送子伯兄歸永安節度幕下

朝廷奪我伯幕下授節度王事貴方將險
夷事異步慈堂況綠髮以義先勉喻伯也

決此行據鞍頻顧私恩亦難棄終然動
懷抱兄曰嗟予季天南送我戎離懷不足

論我行良自負晨昏有汝身甘旨有汝手
季曰嗟余兄塞外今遠赴江山入五鎮士

俗非復古警鐸難磨節邊聲生薄暮暮風
捲沙磧白日飛腥雨將身天北極所交皆

部伍莫喜消羈恨花酒買長悞此物能伐
性古來名兩斧愁時有好事且可橫槊賦

吾聞夏秋間胡騎未徑渡關防頗無事書
記不多務丁寧奉賀誕節來將母荆花

政多陰頗升且相舞
次贈權冲齋

仲鳴亭 李 肱(十四世)
燈月琴松對翠巒夢魂元不落人案頃君

久滯紅塵裡獨抱遺經眼看
逍遙堂示弟嘯

郡守 李 嶙(十四世)
涵虛就實細推尋萬物甄陶造化深未必
長生皆消術逍遙游是丈夫心

避亂錄示友人

仲琴堂 李 砥(十六世)
亂極無良策全家墮賊中頻聞軍卒潰只
見邑城空戀主心猶古思鄉路未通誰能
仗忠義從此勒奇功

憶丹城舍兄

歸原此日兩情同跡似浮萍鬢似蓬荆樹
影分千里月雁行聲斷五更風音書久斷
干戈裡面目時逢夢寐中醜類誰能期一

揮海西人與嶺南通
贈鄭道可

野老堂 李 淳(十七世)
經綸嗜昔登金闕休退如今返故鄉親舊
喜還來叙阻冠章承誨儼成行翻如仙鶴
歸遼野閒似韓公臥錦堂南丈松間知有
意追思顏氏宅南岡

山陽謹次使相金鶴峰

恨却教霜雪即渾頭
送李時重之任高城

松阜 李 汝 泌(二十世)
金剛秀色冠吾東萬二千峰翠靄空君今
感筆乘秋去把弄風光句政工

臨清閣月夜酬唱

清翁 李 後 榮(二十世)
閒居高枕洛江頭小閣清遊絕俗煩沙岸
月明歸鶴叫虞林風動宿鴉翻毫短逸興
頻催酒醉裡豪情更倚軒長夜已闌殘燭
盡論心直欲到忘言

送甥侄吳斗寅(號陽谷)青
城之行

水南 李 重 國(二十世)
病中傷別涕先橫不料今日作此行嚴譴
縱去關嶺遠聖恩猶許板輿榮南樓明月
思鄉夜北關丹心戀主情前席久虛應有
召東門何日更逢迎

贈別洪惟敬

二可堂 李 時 昉(二十一世)
出門歸意浩飲馬白雲溪驛路難為別嘯
山鳥啼

松岩 李 魯(十七世)
我識天心在春回楊柳枝生成元有節恢
復豈無期厭作西都賦休吟北征詩旄頭
應蝕彩辰拱政今時

團扇寄忘憂堂郭季綏

素月團圓出海中薄雲何事致矇朧如今
山上風光緊招恨無人望碧空
古木陰陰掩古軒葉間惟聽暮蟬鳴韻鐘
戎馬慙無用獨對綺窗綠滿圓

呈柳西崖

雲從時會躍變龍人望咸歸國晴雪
不移漢上竹疾風寧奪嶺頭松西關既許
回鑾駁南塞方期掃露鋒擬辦叫園投絃
意吾知辟穀辭侯封

陝川官舍次劉總兵綏三首

龍駕西巡痛未從三都烟火燄天紅侵
不啻周王狄蹂躪何如宋代戎鋒勢當
都是婦兒登此日孰為雄只憑天將圖恢
復關閣誰人書首功

容民畜衆是為師以此毒之天下依玉節
復從雲外拂金戈遙自日邊輝胸吞瀚海
鯨鯢伏氣振蓬萊木石飛抵恨龍胎猶未

騎省直中吟示柳用賓求和

八懷堂 李 時 沆(二十一世)
再入騎曹豈已斑居然十有八年間軒荷
院柳依前度吏曹聘從少舊顏仕或為貧
違素志身因多病憶鄉關秋風漢水滔
意願脫塵轡一帆還

在長興府時寄李水伯

兵使 李 壽 昌(二十一世)
登壇名譽冠群英八尺堂堂意氣橫地屬
昇平都護府天開湖上伏波樓船畫戟
魚龍舞旋旛幃門貌虎迎東海即今鯨浪
息謐收連軸籠觀兵

次成德操見寄

郊翁 李 元 凱(二十二世)
帶留凌雪竹香動欲花梅物色遽如許無
人送酒來

送李松泉萬寧遊紅流洞

平地翁 李 憲 復(二十二世)
明月紅流洞清風學士臺昔年為客處送
子獨徘徊

次姜上舍懋

雪中松竹獨精神依舊西湖有故人白首

文苑英華

贈李春元令公

滄洲 李 成 吉(十九世)
平生常願識荊州今日欣逢季札游榆塞
壯懷先入漢玉京行色後觀周二天崩處
號何及萬國趨時淚不收多小客愁添別

贈答類

論心不盡北風吹灑滿衣塵
贈人還家吟

臥雪軒 李尙慶(二十三世)
古驛雲山路秋風江海行故園當馬首天
亦爲君晴

河上舟中別諸友

虛舟 李 宗岳(二十四世)
一片輕帆背夕陽沙邊回首別懷長丁寧
更有重來約共指江花滿岸香

贈別柳象遠

下庵 李 宗休(二十四世)
四載追遊久知君我最多披襟襟雨霽對
楊竹陰斜淡淡心如水軒軒氣若霏商山
明月夜尙憶舊經過

賀敬循仁 樂來

止山 李 智淵(二十六世)
美君來自古鄉家幾渡清江幾踏沙見行
可知賢父在叩存因愛賀君多當今隱跡
非才鈍守古中心不肯華兩白山間離告
日春堂鶴髮問如何

贈別羅州族人俊陽

雲顏分枕夢森森只信旅窓日日尋感賀

文邵山 景安公 李 國軒(三世)
文邵山勢雄登見十洲通君子接如水學
人漸陸鴻望洋亭上月浮海棹頭風卷懷
何足說屈賈感吾衷

清州拱北樓

杏村 李 岳(九世)

古郡高樓迥誰知結構初秋深萬山樹景
入數行書遠掛拱西望雲補北虛登臨
忒侍從光寵自斯予

同 平齋 李 岡(十世)

屬鷓鴣南巡日登樓縱目初山川渾似畫雲
物亦堪書霜落長天淨煙消大野虛端知
千載下應製必嘆予

成川西樓

容軒 李 原(十一世)
有酒何須問酒泉最宜觴詠江前千年
地僻風烟古十里岩回樹木連水面初肥
過夜雨山容漸瘦暮秋天宗工當日留題
壁欲知微吟却惘然

永川別館

洛浦 李 俊(十三世)
曲々欄干近水湄客來聊復醉多時風生

文苑英華

先登千里拜情多客地一家心棲樓夜月
誰相見別路郵雲子去深更進一盃搽手

贈錦江城上好登臨

送別朔州宗人炳華

去路漫漫起視津江頭草色喚愁新爲吟
迷樹含情遠更進殘金寄語頻人問何時
青眼拭山空此地翠眉頻前春共作他鄉
客其奈相分百世親

榆湖歸路與諸老伴共吟

今世惟餘白髮交憑看山勢犬牙咬層岩
絕處苔生書飛瀑流邊水作泡路出墻頭
人間酒樓深樹裡月生梢誰能風物因窮
目遠際凝烟四面包

別吳岐亭

海鶴 李 沂(二十六世)
涼雲霏々繞江城客憐消消倚日橫酒德
尚堪遺世事需名多是誤人生楚竹棲深
宜鳥性池荷交密覆魚行應知後夜相思

夢歸澹松聲不耐情
極浦遙山翠若流吾鄉俱是漳瀨州家貧
每有揚雄賦世亂常多杜甫憂柘葉貼青
藏晚巷蒲芽交白出晴洲荒臺古壁名空

書閣秋聲早月滿東樓夜臥遲平子四愁
詩易就桓伊三弄笛閑吹酒醒極目蒼茫
處一點沙鷗聖得知

用杜老卜居篇書鄭伯昂岳

陽亭

一掬歸心天盡頭岳陽不處不消幽雲泉
歷歷偏供與軒冕悠々惹起愁杜曲林塘
春日暖欄欄雨暮山浮書筵每被催三
接辜負亭前月滿舟

次先祖清心樓韻

雲門山盡處古國水西頭王粲登臨日蘇
仙王成秋地偏公事少官冷世情浮爛熟
歸田夢無心萬戶侯

勝雲山

山分高下外雲向有無中覆青抹綠幾重
重陰崖雪盡融霏微風更翠空露日空濛
汗漫疑登十二峰歸來生晚風

義州統軍亭

青坡 李 陸(十三世)
朝辭鳳閣暮龍灣千里江山百二關雲盡
黑山高峴帆雪消春水下潯潯一生鞭馬
心猶健滿眼風霜髮欲斑自知事上輸忠

在十載惟能記舊遊

送李霞山之蔚山

一山 李庭秘(二十六世)
遠送征驂海上州驛程風物滿囊收斷金

無契常懸榻隔水依人夢渡舟落清標
難握手烟霄仙境幾回頭江南近日風流
拙莫待黃花九月秋

金心山文佐養病於蔚山白

楊寺贈余從姪尙華詩凜凜
有生氣令人可欽爲足其韻

壽山 李 泰植(二十八世)
鯨湖凶湧劍峰奇白首重逢杳不期賴有
新詩驚夢想楊花春信我先知

贈別崔璣秀歸醴泉

逐齋 李 學禮(三十世)
世居同郡又同隣離合頻々歎不均書裡
江山閱千劫門前桃李遇三春此夜君聽
歸蜀鳥如今我作望並人臨行爲贈重來

約鐵路何
時無火輪

寫景類

信九死何辭道路艱

青坡四興

桃花未吐杏初紅十里村烟一望籠爲愛
芳辰使曉起誰家羯鼓促促夕
薔薇芍藥妬芳姿萬物繁華是一時驚語
丁寧如有意曲教詞客解吟詩

霜葉如花菊欲黃園收柿栗稻初香城南
有酒方浮綠一飲能令萬恨忘

青山總作玉山高望盡西南地不毛閉戶
擁爐無個事不妨隨意的芳醪

登北岳山

槐山 李 陌(十三世)

白雲高下出林丘有客吹簫駕玉蚪地擁
漢江開大野山高北岳壯神州水天積翠
百精合日月貞明萬古浮盤古誰穿混沌
發應是神人木下遊

通州

忘軒 李 胃(十四世)

通州天下勝樓觀出雲霄市積金陵貨江
通楊子潮層雲秋落洛獨鳥暮歸遼駿馬
身千里登臨故國遙

望海寺

山根繁奔地凌虛一響飄聲近帝居朝日
噴紅跳渤漸晴雲拖白出巫閭偏側塔
千年穴龜負殘碑太古書穿納七斤僧話
好點茶聊復駐征驢

梧桐院慶雲樓

雙灘 李孝則(十四世)
秋風黃葉落紛紛主屹山高半沒雲二十
四橋鳴咽水一年重到客中聞

清心樓

無蔡亭 李股(十四世)

樹樹送村店溪雲繞邑城認稀塵累少風
碎竹鳴清沙鶴閑眠浴山禽自叫庭還欄
嫌靜城掩耳激灘聲

雲門寺

明巖 李中(十五世)
獨訪雲門寺禪房靜可依谷深車馬少僧
老歲年遲竹影侵虛塔松風透薄衣山靈
應不味結社會如期

智異山

昔非有住今何往北去南來亦偶然落日
獨行猿影外清霄孤鶴鳴聲邊揮毫奮句
閒相改出鼎香茶好自煎愧我久爲塵世

累異鄉瓠繫過年年
宿歸來亭謹次先祖韻

瓦灘 李命貞(十五世)
物外風烟是世家良宵幽興更如何疎松

凍色憑霜晚苦竹寒聲帶雪多水下清流
鳴碧玉樹間斜影倒長沙晚來記得江樓

龍岡澄心堂

夢沿月蘭舟弄水涯
一池方靜處無復起微瀾風定心波正雲
收鏡面寒淵終不渴瀾幾時乾照我
虛靈地蕭蕭冷肺肝

寧湖關

繡山 李滂(十五世)
元戎河朔不平情殘角寒營終夜聲一上
戍樓多慷慨旄頭秋色接關城

江南樓

在八管嶺
天低蒼嶺外地盡鳴江頭爲望長安路西
風獨上樓

虎坪寺水砧

野老堂 李淳(十七世)
水砧長斗月山影未曾閒纖纖瀟瀟傾瀉盈

虛此可觀
登伽椰山

洛水疑蛇足鳥中似蟻封步高眼更遠努
力覺前功

雙溪十絕

竹崖 李夢台(十七世)
雙溪十里畫屏開山擁東西水亦同亭上
游人今古恨幾多歸去幾多來

憶曾亭上酒樽開風引香羅袖回倦客
獨登無恨思滿庭荒草牧童來

古路荒榛手自開山頭只見暮鴉回堪嗟
十載兵塵裡有幾英雄得再來

草掩丘墟酒不開舊遊追憶重回沙鷗
也似曾相識落日溪頭去復來

春水磨銅鏡樣開倚筇長嘯却忘回傍人
莫道斜陽暮更待東山月上來

南枝開盡北枝開春色先從此地回好信
欲憑無處着一雙香蝶忽飛來

溪柳山花相映開詩人酒伴一時回煩君
莫唱陽春曲老子應難和得來

樹陰雲葉合潭開打麥村翁去又回小槳
却嫌山雨濕不隨歸母上塋來

省四槐亭遺址感吟

拙齋 李仁堦(二十三世)

槐亭所得所領人鄉數百年前種德光掃石
無塵真境漸滿庭如水積陰涼當時友愛

欽君實隱世賢名慕華陽王氏堂銘奚獨
美四株成陰本支長

與趙進士松圃遊高敞文殊寺共吟

佛閣閑默却黃仙從此遊人送世年樹木
參差蔥蘢烟霞淡泊半遮天梗頭詩思
大明近雲裡鐘聲西域連偶得文殊仁智
樂然然住客破愁城

竹嶺

盧舟 李宗岳(二十四世)

嶺路巉岩高不窮行人頭上近蒼宮南方
七十餘州郡多少山川指點中

秋晚

柳下 李周世(二十四世)

蕭瑟秋江岸書處士家黃花開一徑風
露獨年華

登竹島眺望

北亭 李宗周(二十四世)

碧梧亭

李宗善(十八世)

井上梧亭事閑琴書饒我老容顏飛花
入座如佳客好月臨樽勝玉環小閣清簾
宜聽雨曲欄疎箔喜看山隣翁愛酒能詩
調藜杖烏巾共往還

石泉精舍

無懷 李誠發(十八世)

構堂石溪山兀兀對遙峰巷柳爭春色庭
花妬冶容烟收郊外迥雲散望中通講道
探高趣何曾要相公

登漢江濟川亭

陶丘 李濟臣(十八世)

幾度舟經漢水潯偶來今日始登臨穴水
漁父劃分玉鬚嶺樵兒暮仗金富貴遠投
寒水外賤貧潛托雪沙陰濟川功業非吾
事更向岩中間淺深

與梁使君應鼎登礪石樓

一片子山國東臨日出帆窗入雲霧風浪驚雷驚望極天低水登高山似萍詩人頌海晏翁簪自青

登白巖山望大小白

林燭夾山逕幽花往々聲一掌大小白千里高低青未信通川路猶能分地形西邊雲謁合何處是滄溟

樵隱亭 李孟鉉(二十五世)

鷺鷥奇巖一味同儂心於此做真工幾年白屋成三益半畝田田願慶豐故護笑花依絕壁閑梳瘦髮坐清風晚來不欲紅塵客萬事無關老去年

登扶餘水北樓

江山青一篆區古今人物蘇華州曾時漂蕩湖南客此日登臨水北樓老樹交遮平塔出名花飛盡古宮幽這裡煙光難盡得夕陽投筆下西洲

文義懷古

止山 李智淵(二十六世) 州是墳山見廢州公私悲淚兩行流荒城盡日風聲樹古閣無人月獨樓一土居人何二國百非觸目恨千秋飛來飛去林園

能立千年節波闊欲消萬古愁一石琴書城上屋百年林月海東洲臨亭誰母感愴意忠語義風向不收

松京懷古十二絕

紫東 李正模(二十七世) 類渠周遭滿月城玉樓金殿已翻梓輟幽

不是無天險咄々斜陽過賈生 菜花千畝蝶雙飛此是華清洗膩池若識

開雕雕趾意猶應八百下周基 五百年如隔曉燈昏君招摩豈無仍至今

孔路青門外石瀑金闌處處僧 吹笛橋西海結天天吳一夜整移船惟有

當時汾水鴈年年飛到暮沙邊 憶昔鍾人放曉槌九天闔闔瑞雲開金鯨

最是剛腸者閱盡滄桑響自哀 烈日秋霜善竹橋行人毛髮凜蕭々哀彼

周京翻鼎土春梁無骨如蟬蛸 麟閣丹青久則渝勒銘鍾鼎亦區區男兒

當有一腔血留取芳名天壤俱 孤竹清風振萬古來爲夫子一枯筇誰知

五百年綱紀扶植尋常七節中 荒蹊西指杜門洞矯首空沾遠客纓儘覺

文苑英華

鳥啼送深情愀客愁

月裡寺

月裡深藏草欲萎行々山路幾高低水聲疊石峰頭出花氣絕崖到處迷客意悠々庵獨在潺湲溪々鳥空啼叢林古寺千年下只有覺真一道溪

登月裡寺樓

月裡樓頭憶舊時臨前活水覺真宜山深朝日方生午樹老春光晚在枝對佛彷彿心自靜與僧談話面初知上下鳴聲林鳥路倦客歸筇步々遲

文義龍窟韻

十二曲深一穴開層々撐石自成臺岩將磅礪圓々立水不尋常滴々來絕壁要人因植杖文章探景恨無杯雲根龍出非虛說壯觀斜陽破感廻

登宗海樓次牧隱先生韻

鶴阜 李顯(二十六世) 何來山勢自高低終到摩尼天與齊書秘巨梁傳竹帛館名宗海憶航梯金身彷彿麗宮制寶墨輝煌御筆題回與山僧詢往事茫々海日已傾西

登摩尼望海

何年疊石費神功望裡光景領略中驕目平沙惟白水勞心極浦但長風奇遊每陟螺鬟翠壯志向豪酒而紅此日登臨差豁意夕陽相對兩三翁

樊里李尙書堯憲山莊

裘馬關々幾貴遊山居猶愛俯清流雲亭日永桃花鳴水樹風蕭蕭杜若洲郊野縱橫懷陽草和烟纖細悠

湖州六花亭

愛日堂 李希膺(二十七世) 寧湖關東郭有亭曰六花捲簾飛柳絮倚檻上蓮花日照紅欄藥雨晴繡砌花青春無限景與携酒勝看花

新城浦李學淵(二十七世)

鞭馬呼兒折柳枝纔行一舍夕陰移信宿江村流水約重至城屋白空期風雨千年兵去地烟波十里帆來時思鄉曲罷清宵立霜月鴈聲故々遲

磊石樓

慣說平生磊石樓那知此日好登遊岩高

宴琴鳴詩和鼓淵淵 九曲新豐洞邃幽山川淑氣肅斯收閑題

敬美香名揭石篆活明嘉蹟留鶴峯天半雲中出鴨水地長國境流於古於今人世事孝忠以外更何求

望日樓

梧溪 李時亨(三十世) 乘輿偶登望日樓清風一席覺新秋明堂

高出千年立合水長江十里流載時出游蓮沼而棲鳥飛入雪城頭時和歲熟昇平像濁酒三盃綠蟻浮

九月九日過茂赤裳山城

遜齋 李學禮(三十世) 德裕一枝奮北起錦屏羅列赤如雲誰看黃菊吟秋景我愛丹楓坐夕陽

石窟庵

清庵 李頌律(三十一世) 梨帶雪花柳帶烟蒼松古栢半遮天法王舊寺遙相憶乙相遺城暗互連幾爲詩老惜春所宜作其翕消夏筵乾坤開闢神如許紀蹟無人閱萬年

天摩山

寫景類

隱圃 李治星(三十二世)
白頭元氣注斯峰關西百里得其宗高勢

飛來千仞鳳妙容變化五文龍尺盈時憶
詩仙詠雲出畫疑武帝封嗟我微誠何處

表斷崖樹亦大夫松

平 壤松隱 李觀楫(三十四世)

寂苒峰高損水橫今人猶在古人城乙密
嘉前春草綠永明寺裡曉鐘鳴彭吳賢相

無留蹟木聖人有事情八條餘化農桑
野田畝依俗井字耕

詠史類

太宗大王挽

容軒 李 原(十一世)

天眷三韓降聖神格勳侯度保東人與王
大業傳王季濟世隆功過世民日月照臨
開泰道乾坤造化撫洪句殊恩特被淪肥
骨每見羹牆淚滿巾

成宗大王登極賀儀

思庵 李 堤(十二世)

春王正月自來真洪統永垂萬世珍氣游
天地一元理化浴山河太和春道該費隱

務時敏功致優修仰日新臣民爲瞻北辰
屹願使邦家周輯親

秦 始皇

洛浦 李 浚(十三世)

衡石量書夜漏深咸陽宮闕香沉夕滄波
沃日虛鞭石白及凝霜柱鏤金萬里長城
吞地脈八方馳道聽車音儒坑未冷驪山
火三月青烟遠翠岑

吳 季子

將軍戈甲從天下丞相旌旗匝地來堪笑
怒螳猶強臂不知螳戶欲驚雷咄嗟武相
深窵洗指顧山東逆境開吏部聲名千古
在斷碑何處臥蒼苔

富 春

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畫晚晴新風微
遠渡帆來重潮落寒沙鳥下頻未信林間
無謝客也應花裡有秦人嚴光萬古清風
在不敢停棹更問津

金 陵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黃旗
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破堞自生
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窓不須搔首尋遺

事且倒花前白玉鉗

符堅得王猛

東海有人真英才雄圖壯略吞六合提兵
一起內難平指麾顧盼天地窄驚聞北海
一布衣王猛其名字景略衣敝捫蝨談天
下平生細務曾不屑管晏自比真不忝南
陽臥龍乃其匹鶴書初赴蕙帳開風采照
人人望屬舉賢修法紀綱振鄧弱旌義父
老悅索頭龜茲次第舉平燕定蜀如破竹
爲龍騰忠賢桓溫猶未識豪傑跡同玄德
遇孔明事似高宗得傅悅嘻人心苦無
足長驅百萬南屯洛投鞭斷流一何壯鶴
淚風聲一何怯豈天不欲平四海特強無
備終傾覆臨沒一言中膏肓君王遂厭居
黃屋懷裡豹狼反吞噬地無容足身安托
英雄運去事如此死而有知當痛哭

開李施愛陷北路

四鎮自古富精銳百二之疆天下無濱海
忽聞鯨鼓浪近山猶信虎憑謁書生未解
陳三表壯士誰能奮一呼已見聖謨天廣

大開邦殘孽不須圖

北 征

宗英新佩玉麟符鐵騎長驅所向無穴蟻
不曾延頃刻鼎魚何得假須臾宮衣偏及
三千士御醞遙頌十二壺喜見雲臺諸將
士人人各自應時須

北征將士似英公凜凜酒酣百戰雄旗翻
白日蔽長野劒動青蛇橫半空詞人欲撰
平淮頌壯士爭誇破敵功際會自知非力
致合應高臥洛城東

拜國祖檀君

槐山 李 陌(十三世)

泰階開茅切四海不出家化日照檀木燕
語轉壞歌人人皆鼓腹家家繞烟花重拱
專惟敬理世光明多

孤竹古墟

忘軒 李 胃(十四世)

天教季歷已生昌虛遠明微是大王傳家
不與周相似空殺夷齊棄首陽

王 昭 君

漢有妖姬不重輕嫁胡猶未許輸平世人
不解毛師意汚殺黃金受賄名

文苑英華

開 捷平壤

仲翠堂 李 砥(十六世)

皇家十萬兵直搗貝江城醜類皆殲滅妖
氣盡掃清三軍增勇氣一國沸歡聲遺孽
何須問從今可創平

開平秀吉死

何物倭奴據海東敢窺神器動兇鋒罪通
古今應難貸惡貫乾坤亦不容顯戮久稽
人意快陰謀始想帝心公從今幸觀干戈
息舉世還生壽域中

山 有 花

虛舟 李 宗 岳(二十四世)

百濟興亡世已遙至今歌曲在漁樵聲長
每占秋郊濶調促仍逢皓月高遊子聞來
情脈脈佳人聽能恨迢迢清音莫近烏山
口碑下貞魂尚不消

讀東史有感

北亭 李 宗 周(二十四世)

東方舊史如楚杞晉乘之自記其事全
失史家之體木齋洪公慨然慕紫陽氏
之綱目發凡起例特寓予奪之權衡誠
我東之良史也自檀箕而爲三韓三韓

而爲三國三國而爲王氏之高麗上下
數千載之間或夷而進於華或華而復

爲夷凡可喜可尚可歎可泣者指不可
勝屈矣遂做陳子昂朱文公感興諸作

爲三十七篇以俟後之好古者云

其 一

天地大無外奈何限東方中州萬餘里
海波茫茫藝軒關人文技士尚洪荒不須
愁僻陋朝日懼扶桑

其 二 檀 君

木帝配靈姬降茲神聖人祥雲起太白九
夷有君臣玄筭夏塗山新元堯甲辰無人
見淳古邈爾四千春

其 三 箕 子

皇天眷東土父師曾避周一隅檀君國十
古神禹疇遂分荒裔俗煥然回中州宣尼
亦殷人所以欲乘桴

其 四 箕 子 衛 滿

中原亂戰爭左海亦驚濤蕭條金馬郡箕
氏遂偏安亡虜僭天紀割據晚三韓祀宋
竟無徵使人空長嘆

其 五 四 郡

詠史類

武皇遠拓境命將東出征揚帆遼海水頓
兵右渠城與圖入漢家楷矢貢咸京今古
小山河猶傳四郡名

其六 赫居世

念昔羅氏祖降生多奇祥嬰兒忽剖卵林
驚有輝光到長更靈異得妃龍井傍六部
乃咸戴辰韓有聖人大瓢因爲氏茲事誠
香泮

其七 朱蒙及其二子

洪波魚鱗橋昔渡天帝子鳴弓遠有宇愛
此沸流水七嶺松下劍終能嗣高氏有弟
更雄豪南奔建朝市東海彈丸地居然鼎
足時

其八 統言三國

三國自爲雄來朝幾君長千戈互變觸日
夕烟塵漲琉王恩愛薄劍血原上葬百濟
亦忘義馬韓遂淪夷獨有居西干爲邦知
所向

其九 儒理王

明明日新出真象羅東天南解有寶嗣漢
光中興年以國會相讓復能恤順連分宜
定民族六部共欣然雖無禮樂化垂統宜

綿綿

其十 首露王

男女既形化孰能達此理伽伽六金耶千
載東史自非玄鳥墮正與赫居似有君
云首露誕妄固無比後賢提信筆筆削良
有以

其十一 句麗大武神王

巖巖尉那城三區征遠師臨衛待我渴不
信中有池大武有餘勇謀臣遂出奇有魚
盈尺長荇藻綠參差漢將受包驚孤城不
復危

其十二 儒理傳脫解

以家遂爲官儒理公天位林鶴與海鶴前
後蓋靈異唐虞千載下復見禪受事三姓
互爲君淡然無疑忌如何諸夏地世亂多
寡歎

其十三 句麗太祖王及其第二

嗟虎斷尾有弟終不仁冤結舊元子恨
深老忠臣白狐原上鳴實位屬何人伯固
思良輔岩阿求隱淪幸賴巴素賢遂安高
氏民

其十四 勿稽子

稽子勇桓桓從軍繫浦夷劍光動如雷八
國崩一時明年火城戰賊血更成池前功
不自伐後獲有誰知遼落師處山松風入
琴吹

其十五 味鄒陵神兵

強隣忽陸梁來寇我藩屏主將不能戰前
王尙有靈轟雷難飛電自空鞭六丁狂塵
遂開廓士卒皆青青千古竹長陵金城賴
以寧

其十六 小獸林王

美哉古平壤遺俗重彝倫逮于朱蒙裔異
教自荷秦雲帆載胡僧塔廟奉金神邪說
遂猖獗誰知周孔真中華亦靡然況復東
夷人麗王與漢帝貽禍歷千春

其十七 朴堤上

朝登鶴迹嶺遙望東南海隱隱有生氣忠
魂此間在君王念賢弟萬里遙相待孤舟
不碎難萬死亦靡悔雖被烈火焚貞心豈
會改數間神母祠哀怨一千載

其十八 百結先生

我愛東里老平生三尺琴單衣不掩身歲

變破鏡幸重圓

其二十六 安市城主

黃河接天起低柱終不傾陪臣自有主大
國譏圍城砲車亂飛石胃此不求生但思
殫我戰豈欲抗天兵六旬城守嚴班馬向
南鳴譙樓拜稽首敬送天子行曠世憾斯
人嗟史失名

其二十七 女王

在昔草昧世女媧繼包羲東方亦質質君
長復諸姬勝曼有異表皇姑多神知雖云
能聖明自是陰柔姿強隣日觀觀國勢正
濱危幸賴二臣者心丹才又奇神人竟有
托運值中興時

其二十八 羅太宗

奉使泛萊海乞靈仙李帝欲奏東藩事不
禁慷慨涕深隸在隣寇粵自先君世人民
半俘虜邦國漸陵替天子嘉乃忠赫然欲
投袂詔練中原師師期在來歲臨歸更拜
賜華夏衣冠制英姿繼女主終致統羅濟

其二十九 麗濟亡國

朝余渡熊津夕抵平壤郭緬思創亂初烈
祖勞雄略百戰披荆棘土疆多少拓高欄

暮無知音飢飲碧溪水醉眠疎竹陰人蒼
我無着何以慰妻心絃語學隣杵聲聲響

其十九 異斯夫木獅受降

微茫碧海中鬱島如彈丸明珠爛洲渚鉅
竹攢岩巒俗頑不臣服出沒邊鯨濶羅師
勇戰終古受降難木獅假神威島夷備
看相卒乃歸化溟州遂得安

其二十 法興王

五胡亂諸夏休運在東國法興欲變夷志
在用文德規模七分新冠服五章飾東海
小朝廷爛然朱紫色高笑麗與濟徒能尙
武力佛氏何爲者晚年反迷惑

其二十一 眞興王娘城奏樂

瑤琴出御樂府有新翻稽康廣陵散千
載更喚魂龍駕遠張樂娘城臨漢源漢流
入絃鳴玄鶴下宮門寶高鶴海山應與成
連論恨仰人已還正聲不復存

其二十二 金后稷墓諫

蕭瑟原田草草中有新墳平生抱丹忱志

其二十五 薛家女

栗里良家女娟娟正芳年阿爺更無子垂
老將成邊妾身愧木蘭欲別情可憐有人
替應募慷慨向西天感君何以報願與結
芳緣父母憐我苦恐郎終未旋貞姿不曾

詠史類

據岩險雄都控繡錯相傳七百年後嗣
修唐民困多怨詛臺高恣情樂一時俱蕩
覆宗廟遂不禱夕陽照不黍往事空如昨

其三十一 文武王

高氏舊封誰家與誌中繁邑讎怨報
朝威武雄新王固英賢何事貪天功乘時
欲自並銳意荒大東招叛城起山分州印
錦銅藩臣敢構變天將奮威風謝罪方不
暇奈何更高宮當時一統業所以未全降

其三十一 薛弘儒

奉精降瑤石有軀生寧馨父昔溺禪教兒
今欽聖經聖經落海邦執使如日星俗傳
皆賀賀子能心性靈賢為聖人譯遂以言
語形千古弘儒廟後人想典刑

其三十二 羅王火葬散

帝王自有道媚佛將何為梁衍終喪亂
英亦誅夷報應真無驗東王尚被欺臨
或剃髮主壹旋為尼相傳作家學短祚
可悲申之憑玉几茶毗竟是誰烈火蕩精
魄因果香難期從此漸陵替凄風滄海吹

其三十三 庚信墓旋風

高塚木已拱英雄化枯骨生前幾敵愾
後猶戀關時君恣逸樂休運漸衰歌泉臺
起慷慨下視憂頭顯假風鳴忠憤一陣山
上發揚沙起浙瀝驅驅來倏忽石馬走
滅有人怒豎髮陵亦有靈相曰空咄
我欲吊千古荒墳秋草沒

其三十四 孝子孫順

天地固有心昭昭昭應理有母誰盡孝
哉孫氏子家貧自努力備貨無時已嬌兒
啼索飯日夕分甘旨兒在母不飽嗟
奈爾石鍾金街大事與郭巨似一鳴和陰
聲聞九重裡歲贈王廩米恩光動閭里

其三十五 張保阜鄭年

世人但慈子何不觀於此
張君仗節節遠靜青海瀾窮交有鄭年不
辭行路難何論纖芥怨為盡平生歡憶會
俱入唐羅馬舞槍竿豪氣咆哮白眼還
相看東歸幸富貴故舊殊方寒今日却相
笑當時胡不寬念茲國有難非子莫能安
為分五千士感激涕瀾干杜牧會立傳華
夷共長嘆

其三十六 崔孤雲

片雲起東天萬里清風吹浩
送誰家兒阿爺望顯達孺子輕別離九夷
少文獻遠就中原師十載忍羈旅大唐鳴
文詞一檄驚賊膽黃巢竟誅夷東漢父

國回首幾想思上書辭天子拂袂別親知
鷄林正黃葉榮女娥娥眉空歌聖世彩
翻困低垂仙人遠招物外閑相隨石室
在何處空留玉枕詩

其三十七 羅亡麗興

羅亡君子國世衰無實主成卒作蛇豕王
孫化豺虎兵戈滿原陸日夕難風雨荒哉
鮑石亭嶺御狗歌舞狂寇忽奔突一草蕩
宮府天運固循環誰勝新曆數松岳降真
人雄才過今古接人有天度臨陣用神武
蜀夫混淪刑終難為賊輔將士競推戴歡
聲夜五鼓鷄鳴有先後芒爾士宇垂統
恨未正如來誤麗祖

聞嘉山賊稍就擒喜吟

群醜滿池敢弄兵關山一面墮昇平天長
遠燧通秦地歲暮陰風掣漢旂滅騰君王
杏廟略推鋒將吏振軍聲願言指日班征
馬沮上春田解甲耕

獄中聞日俄講和

昨夜風霜裂瓦溝寒燈不獨一身愛人間
何處托黃種天下今年生白頭馬島帆檣
迷舊路龍川草木動新秋他時成敗何須
說男婦相携出滿洲

檀君

老安堂 李夏相(二十八世)

首出都平壤春色書太平協氣固天地馨
香感神明端拱字篤恭於穆合中行四表
烟花暖百獸率舞情

礪石樓

壽山 李泰植(二十八世)

背郭江天秋氣冷南州形勝此高樓義娘
簪落岩愈屹壯士杯空水自流垂柳青烟
迷遠眺孤舟斜日掛同浮偏憐吾祖當年
事晚坐層軒俯荻洲

先師俛宇先生挽

維岳維奎並毓精其來何重去何輕車中
木鐸聲愈遠天際鴻毛氣益清筆下哀鳴
南冠雨枕邊夢繞北窓楸坐春廿載秋蕭
瑟月吊寒潭水自盈

文苑英華

題書類

次摩尼山齋室板上韻

春風景物當年華承命來遊道里餘鞭駟
朝辭丹鳳闕關舟暮越白歐波半空蒼翠
山浮色滿室氣靈草自花借問蓬萊何處
是人言此處即仙家

心靜身閒骨欲仙遙思人事正茫茫
秘席重興後疊石靈壇太古前已得眼看
千里地況疑身在九重天此行無耦如相
詫正是中興第一年(韓宗愈詩有此行
須信前無耦正是中興第一年)故云

尙州新樓並引

永樂三年冬十月宋君因來守是邑
治具畢張百廢復興乃慮客館之卑
其遂作新樓于風詠亭之舊余於六
年秋七月受巡察之命來與宋君共
登斯樓不揆鄙拙仍題近詠體詩一
首

百尺危樓客館東朱欄碧瓦映高空藕花

新沐經朝雨槐樹長吟盡日風挂笏滿窓
山色裡鳴琴當戶月明中我來剩得登樓
興欲寫新詩愧不工

題高參議詩卷得朝字

海上光芒照九霄始知星子已來朝官高
工部身仍貴世掌耽羅志不願魂夢夜深
鄉土曲衣冠晨惹御香飄黃花佳節開佳
會病客漂滯未見招

題日本僧崇悅詩

海上閭浮木道通象牙皎錦獻金龍曾聞
魯國乘桴老便覺秦家採藥童主張也能
修禮義禪師亦復喜文風從今欲訪滄溟
路回首神山縹緲中

昨夜仙查犯斗牛日邊飛錫下神州人間
未信傳三島海外方知更九州天語幾回
霑雨露風帆也復開春秋師歸故國應多
感袖裡香煙尚未收

題忘軒集後

旅牕殘夜雨聲寒忽聞遺篇淚滿顏直節
已隨松桂折更留佳句擅人間

題書類

咸從東軒並引

乙卯秋早連月百穀焦枯憂悶之極
巡到咸從縣始得大雨已損之物雖
不可復蘇晚穀可及

平邱翁 李名珪(十五世)

風傳雨意急雲起海邊山點滴松簷際奔
流田畝間土滋秋稻熟草綠隔年閒焦損
雖無及令人暫解顏

題竹竹守城圖

松巖 李魯(十七世)

山自蒼々水自流英靈過鳥事悠々只今
尚入人肝肺莫把新圖惹差愁

鄭西亭玉潤耕齋玉良兄弟
行狀成因吟一絕繼其尾

陶丘 李濟臣(十八世)
七箇白棗知孝感三年素服戀君憂雙賢
事業都歸一回首西亭月色愁

題鄭湖陰士龍十玩亭

尋真得到仙人界絕壁層岩俯碧潭野闊
東西湖萬水山高南北擁群林雲橫遠岫
呈奇狀雁塔平沙送好音勝地元來無俗
累江流清似洗吾心

操終日相看倚短牆

梅 竹忘軒 李胃(十四世)

梅是方塘意態嬌逢春先自引新條權瘦
猶有可憐竹一葉長教雪霜交

載寧立石

伴琴堂 李砥(十六世)

突兀孤岩大野中偉空屹立勢何雄奇形
縱被行人賞誰解當初造化工

與參奉姜應奎郡守裴文甫
入菩提寺同觀音閣懸鍾占

韵口呼

山水翁 李忠範(十六世)

知翁身成百二鐫來懸金閣問何年諸天
夜夜三更月響入長風碧靄遙

折花泛水

竹崖 李夢台(十七世)

泛々桃花水案流似戀人津頭風浪急珍
重武陵春桃花泛逝水為送世間人役役
紅塵裡安知此世春

伴鷗亭觀放鷹打魚二十韻

佳賓天下士賢主地行仙書閣凌雲外江
流入座邊平林圍左右遠近匪原阡錦疾

文苑英華

題義旅成冊

槐堂 李曼勝(十八世)

酸寒儒術早謀身皓齒明眸不許親湖海
晚年甘落拓西方猶有所懷人

題咸陽東軒詩

滄洲 李成吉(十九世)

佩左元非不見容自慚治郡最疎備孤雲
舊蹟樓餘址佔畢遺聲廟有蹤渾石謫人

能卡玉割雞他地可屠龍平生袖裡長
劍將倚天王第一峰

次題戰亡裴公

郊翁 李元凱(二十二世)

赴敵當年授命先千金輕似一毛捐身心
直向青天凜劍氣遙將白日連烈々英風

戎陣際堂堂大節轡車前試看宇宙人無
數忠義如公幾個傳

題西川趙丈北征詩卷後

壽山 李泰植(二十八世)

楚氣蒼茫渺無垠高舉華轡何苦勤曲阜
秋風看皓月黃河落日望祥雲雄馳聘聘

思鄉聖志慨澄清屬范君歲暮歸來懷更
緊也應夢繞瀟湘之濱

詠物類

咏蓮容軒 李原(十一世)

風來水面遠飄香淨植亭亭異衆芳新得
濂溪當日愛非關翠蓋與紅粧

黃菊

聽說陶家一運裁何人移得數枝來似嫌
紅紫爭春色還向霜餘獨自開

一叢黃菊玉盆栽風過寒香細々來陶令
未歸時屢改東籬霜葉爲誰開

次許栢亭詠梅

有使敲門急來傳長者詩始知冰雪裡生
白動南枝香分瘦嶺樹興逸放翁詩且問
玲瓏藥如今看幾花

細泉 青坡 李陸(十三世)

石底寒泉在背來轉有聲冷冷床床咽細
細枕邊清已抱盈科意兼存潤物情龍宮
曾有約不許暫時停

老松吟次益城諸先生

天地無邊歲月長嶺驚奇物出非常盤根
久已盟泉石委質猶能傲雪霜雨過虬皮
初受湯風來鐵葉欲生涼主人早識千年

紫微花

虛舟 李宗岳(二十四世)

百日能紅是紫微薰風一樹獨芳非不隨
桃李爭春色似識人間有是非

聞子規

苦聲啼達夜有淚可千行我聞子規鳥哀
怨與俱長

濯足

北亭 李宗周(二十四世)

滄浪流屋前蕩漾洗吾足莫道汚清波塵
間不染跡

中秋望月

寥廓秋容萬里晏都消點綴放水輪終宵
灑落精神爽滿地蒼涼氣色新簾箔捲樓
延露景蕭歌臨水弄佳辰憮然窓下三更
夢直上銀橋日舞人

鴈

纖蹄北海又南川橫截星河一路脩遼塞
驚霜孤笛夜秦樓叫月數砧秋天晴萬里

石洞觀樓

中郎國水潤千年帝子洲

一五

詠物類

洞口黃雲晚流寒更潤露餘江客履秋
恰野人情樹老飽金氣天是雁聲山厨
具鷄黍籬落午煙平

江 霧

近水陰霏暮不收郊原無處辨高秋朝暉
漸與清風至江上諸峯出半頭

牛 馬

海鶴 李 沂(二十六世)
牛馬傷人豈足誅祇將一語化群愚吾看
郡邑多君子自古功名不可輕

初 月

一山 李庭秘(二十六世)
悠然庭上立一片月初生莫恨今宵缺將
來萬國明

墨 竹

鴻齋 李 齊 杜(二十七世)
凌霜孤竹壁間生春外春光葉葉榮看
點綴分明態小欠風時獨不聲

雪 後 賞 月

平潭 李 銓(二十七世)
雪後如期月來尋近水廬清宜移剡棹明
可校劉書銀海消塵劫瓊花移巷居年年
如此夜清詠動村閭

詠 竹

水東 李 觀 軾(二十七世)
詠詩瞻彼淇直節勵我行有斐君子竹瑟
獨猶文章

野 草

紫東 李 正 模(二十七世)
涼月影疑霜漠然天地白西床瑤席凝展
此留嘉客

曉 天

在天明星稀在地群鷄喚在人又日新華
夕舜跖判

開 鐘

追蠡獨垂五百年聖朝無事寶三邊虛令
北關誠能徹重與南山誓不遷靜體長存
千石簾聲威頓肅萬家烟英雄從古多胡
走賴有同安旨訣傳

山 齋 對 月

壽山 李 泰 植(二十八世)
月色依人靜人心邀月明窗夕城市漲同
爾守山局

咏 石 蟹

希庵 李 正 烈(二十九世)

積石山深處穿沙自作居笑乎濁流下飲
穢忘身魚

孤 松

萬樹皆黃落孤松不變青既霜從又雪猶
自立亭亭

蛙 聲

喧呼東北又西南忽斷寥々更二三漠漠
野因烟裡水陰陰垂柳雨餘潭室言群喧
心何訴怒叱千兵口有含古說欲官何所
取高非恨唱細非淡

新 燕

陳跡人間處處臺不勝春怨又今回主賓
猶許容身屋性異庭嘆待客孟振羽江南
殘雪在體心海北百花開初來欲偏前遊
地問水問山行色催

移 秧

白水通田引小溪蓬頭赤脚各東西且連
且列一行雁相後相先爭啄雞灸背忠深
無處獻青苗錢急有時啼明朝自是明朝
事濁酒斜陽醉似泥

乳 燕

忽去忽來不晏居青麻黃麥夏過初語空

新厦差遲賀足絕怨聞難寄書暫得訖身
山雨急晚來哺子野虫疎恨難多少何須
說黃口拳頭四五餘

鶯

四月始聞喬下家毛衣片片拂黃紗書棟
春色先差鶯暮郭寒聲獨住鴉霽雨名園
啼恰々好風短塢影斜々嚶々終日無窮
語應是分明恨落花

羸 駿

遜齋 李 學 禧(三十世)
烏駝亦兎有名聲房驕當年天降精今來
羸駿無人牧海上龍芻空自生

枯 木

門前枯木自枯立何事未榮花發時昨秋
甚怪稀成實今日始知病染枝

其 一 一

無葉無花自寂寞奈何不發飽陽時明月
三更留隻影烈風十里過輕枝樵老每論
斧斤伐梓人豈要棟樑爲東君若借再生
德雨露新恩爾莫辭

夏 蝶

粉蝶尋花花已落翻々飛去又飛來千紅
文苑英華

萬紫衆香國憐爾失節晚節廻

子 規

蜀禽啼血冤何事花滿空林月滿山年年
欲盡無窮恨恨不如歸猶未還

貊

南方有獸其名貊惟食鐵銅傳書屏天下
甲兵若吞盡可休戰伐獨肥形

芝

四皓當年隱商雒得何神詠駐顏華莫道
金耳能壽世療飢別有紫芝花

桂

廣寒宮中丹桂樹分明花發散天香搗藥
姮娥時落子人間亦秀九秋陽

菊 花

霜風豪傑花之隱隱逸芳名第一章中央
正色重陽信信
足千秋述二章

拾遺雜類

代蓮女製進詩

文信公 李 尊 庇(七世)

這痴漢這痴漢勿留釐勿留釐此身便如
蓮葉珠彼邊轉處此邊圓

往 佛 甲 山

無能受 李 復 丘(八世)

君賜莫城佛甲山人言倦鳥已知還巖巖
薦祝如天壽從此邦基萬古安

無 題

杏村 李 岳(九世)

風霜九月冷颼々湖海孤然一布裘親見
伏義欲書卦轉頭三十萬春秋

入 山 詩

桃村 李 嶠(九世)

缺

尋 僧

容軒 李 原(十一世)
尋師白雲裡踏險到仙宮陰壑經春雪長
松盡日風鍾鳴山色暮門掩月明中最愛
一宵話能令萬慮空

遊 山

天淡雨初晴遊人發興清山坡秋色淨樹
杪晚風鳴石路披荆去松溪渡水行高峰
僧舍近隱隱松鍾聲

永樂丁亥 駕幸驪興府第許令
后妃輩至講家人禮府院君夫人
俱壽考康寧以承榮養與領議政獨
谷成公賦詩以賀

祖先陰德格昊蒼開府驪興迪吉康寧
潤松含晚翠汪波水淡秋清燕居洞掃

重敷席鸞駕親臨爲舉觴列侍外孫皆撫
養本支千歲作君王

大殿春帖

青坡 李 陸(十三世)

宣政賜蒼玉開封進士牛太平新有象瑞
氣繞瀛洲

灰飛金管夜花帖繡楣春共喜昇平樂長
膺萬福新

應製

忘軒 李 胃(十四世)

削玉磨荆碧貯盤黃門分自御厨頒幾勞
田畷鋤邊汗忽被襄人手下剗冷比雪霜
推酷熟味多甜淡潤枯肝臣非老圃還先
飽慚愧前脩不素餐

歲戊午暮春同諸父諸昆季
陪王母慈闈獻觴于湖邊口

號
白沙洲渚柳花飛雲霧高張晚更奇南斗
老人添算處瑤池王母獻桃時一江風日
還爭麗四座尊卑各有儀更放樓船沿月
下映湖樓上盤深后

謫居
修撰 李 胃(十四世)
共道花開便破看花悠思益悠悠故園
政在千山北今日春光似舊不

立春

明巖 李 中(十五世)
天涯逢立春客裡每傷神江白梅花動園
來相訪山童爲整巾

雨晴

好雨真淡景新晴亦復嘉軟黃生茵耳尖
白長蠶芽社更床金濕處翁屋不遮坐看
江水漲有興在乘桂

壬辰九月以招討使指揮
兵追賊于江陰平山之間

伴琴堂 李 低(十六世)
家國將亡日輕生等一毫詩書拋舊業弓

馬効微勞曉戰方隨鼓宵眠又枕簟所憂
存社稷何必要名高

挽牧使姜極瑞應斗

山水翁 李 忠範(十六世)

景仰吾公德鄉隣有所依高名垂岷石純
孝學萊衣先見儒林禍會開漂野饑無壽
且無續遺應過者啼

聞桐溪先生斥和詩

寒雪齋 李 時郁(十八世)
風雨凄凄夜鷄鳴泥瀨病耳忽先醒二十
年前門下日恨渠不受魯廳經

十月初三日大行皇帝孝端

皇后泰昌皇帝三大喪仍占
一首

滄洲 李 成 吉(十九世)
小國偏蒙大國恩壬辰征討遼東藩君臣

父子能相保宗社國陵得再存曾哭天崩
傳武帝繼聞龍去立皇孫坤闔此日兼香
進衫袖縱橫積淚痕

十月二十三日到廣寧如聞

泰昌皇帝哀詔來到申哀口
占

行到廣寧哀詔來初聞涕淚滿雙腮中堂
奉衛號如裂外國奔遠頓若頽送驛呈文
詢節次據經行禮聽分裁傳宣小國吾王
痛想得肝腸寸寸摧

挽存養齋宋司諫挺謙

具爾堂 李 景潤(二十世)

儒林雅望迥超倫折桂當年賀得人軒試
牛刀治化著晚登烏府龍光新資陸三品
非酬德壽止七旬豈恃仁餘慶從來知未
艾更憐蘭玉老猶醇

挽計進士

江右爭推第一望聲名早播士林中詩書

本目家庭得孝友仍加學問功舊誼偏憐
叔侄厚新情深喜弟兄同題詞最是關心
處賴有傳家箇箇雄

王大妃殿端午帖子

八懷堂 李 時沉(二十一世)
政是南風五月天祥雲鬱鬱耀樟前至每

不倦三朝禮曠典將開萬壽筵區城頌聲
隆養日養宵瑞色太平年應知史筆書邦
慶懿親行看百代傳

讀宋書有感

文苑英華

臥雪軒 李 向慶(二十三世)
鷄鳴起坐讀朱書秋雨聲中百慮虛荷面

珠光翻玉軸海天龍氣轉義車指南萬世
歸何思秉燭昏衢照有餘東土至今資茲
粟先生遺規更何如

因果 杖吟贈柳叔文道源

白馬爲質紫銅皮肯讓仙翁九節杖自喜
老年長倚仗忽逢良友許扶持非關臂力
方強日合使筋骸不束時人失何妨人得
去吾衰可念亦君衰

大山李先生輓

龍湖 李 胤慶(二十三世)

先生衣鉢自中華歐氏無私牧隱家大嶺
以南開正路天淵之後得宗波異時道在
伊川座今日春殘邵子窺老父不禁中夜
淚消腸遺事問無涯

歲丙辰夏湖樓再新宴落是日府伯
晉西李公屬一鄉耆耆置酒張樂醉

後各題詩名以鄉老唱酬錄余亦忘
拙步其韻

映湖宴落後耆老屬新秋古郭千年在晴
川一帶悠酒因東閣修座得西樓優半日

笙歌傳吾鄉傳勝遊

乞兒

虛舟 李 宗岳(二十四世)
身上布衣被父單家家哀訴孰開顏書生
手拙救無策只願經冬風不寒

過召文國故墓(在義城)

斷郭依然宿草平行人立馬爲多情召文
往跡浮雲滅敬德荒墳落照橫御井水空
填塋葉教坊名在付村民憑誰與問當年
事但見金城氣勢宏

雙嶺

丙子嶺南左右勤王兵陷
沒于此

大嶺崔嵬白日寒行人立馬起長嘆至今
雨濕天陰夜鬼語啾啾竟鐵丸(當時軍
中只給火藥二升鐵丸二箇盡放後賊乘
之遂陷)

南漢山城

南漢山城天作成半空雄堞白雲生崗巒
起伏秦關險宮闕參差漢制宏仰認先生
憂治世故令茲地鎮雄兵如何丙子年間
事長使行人淚滿襟

樊庵集編首奉讀 御製詩

拾遺雜類

拜手敬次

下庵 李宗休(二十四世)

歐九何年讓政勅終看氣象近周卿挽回
瀨盡咀滓味掃盡啾啾奏正聲未禁老臣

江海志其如聖主泰河盟五千年後廢歌
作昭代爭傳洛下生

戊午冬至

砂谷 李宗愚(二十四世)

地底微雷起天心去復來管灰初動氣傾
果暗蕭瑟今夜三陽朕何時萬戶開推看
君子道不遠貴能回

抱孫喜吟

六八之年始抱孫吾家慶福以爲源麟
送下天翁事驚鴻邀來父祖恩可卜聰明
男子質將看岐嶷丈夫軒欣光滿室慰親
志更顧他時大我門

郡 賑

海鶴 李 沂(二十六世)

祖歲遭大饑目見餓殍盈聖人宵畫念郡
縣方承迎發倉乃古道捐廩亦私情至如
抄富戶計費作課程所徵或踰力撙楚令
人橫奸吏任存拔苞苴夜行擊石魚俱

死搜林鳥數驚既使大民病小民失聊生
假貸終無方我由不得耕難之賑救實幸

圖能政名豈忍列凶歲用爲一己阜
四月麥向青野人聚呼叫昨日早縣帖道

吏周循微執住富民穀不得私糶糶要待
其饑時施恤是官料衆愚信不移幸望急

如燒如何却納公使我失情數不看民夫
哭但看官長笑民家無窓臘日何時照

東詣日本馬關

秋來風雨覺微涼倚窗門旅緒長和約
區區何足補至今人笑李中堂

秋夕

鶴阜 李 頤(二十六世)

閱世幾翻局上基撫看今古暗興悲露冷
庭葉秋多夜雲盡天涯月正時千里塞鴻
何叫急一叢籬菊獨開遲戒而祇服呻吟
者將此佳辰靜以思

志 夢

紫東 李正模(二十七世)

交魂無所定飄忽駕長風亂山呈清妙中
有一茅宮庭除多落葉入門空徘徊天然
逢道人冠帶何蒼涼拂榻抽懸架共讀黃

庭篇聲牙幾個字悉拔根株連伊余意多
滯沈吟久不前道人匪伊怒願余一燈然
聞昔大禹氏十起拜昌言伊余主先入荆
棘生于陽家君喚君覺紅日在東窓

丙寅元朝

歲色方新開陽曦始昇精神行神氣爽天
地湛清明人心廓如此私意不容萌來許
無窮日易哉守斯盟

七夕夜會

銀河高遠水無聲欲決天章待月明偶成
昨夜人間雨處處匡廬瀑布生

狂醉吟

鴻齋 李齊杜(二十七世)

狂乃醉人醉乃狂二人合是一人腸痛哭
呼天天不語隆隆照日月晦無光

回頭吟

真誰有道御家邦日日思之歎且傷秦者
彼仇天不共人何竟見舊周亡

登高觀 漲

漲滿江心漲連多防堤忽斷地全波小小
孤山惟兀立百浸無奈氣剛何

次晦軒先生題學宮韻

乙角聲中鷓鴣語十旗影下事天神可憐
吾道歸何處岩穴依倚若有人

秋夜夢作

長宵風雨一燈寒繚照吾身室外難安得
青天明月氣海東千里共相看

步前韻贈別方丈山人

霜風蕭瑟穿衣寒水北山南去路難我有
黃花將贈子呼兒折取笑相看

朔州宗人尙綱堂陽甫訪我
興京

訪我江之北天寒道路長陽復冬無力月
生夜有光精工磨以玉豪氣發於觴小屋
因詩重去猶乃不忘

菊秋逢朔州志士李龍潭吳
東振崔志興李德秀楊承雨
設小酌

霜風蕭瑟穿衣寒驚起同朋意思闊此地
莫言龍山帽他時願學舞雩冠淺深中酒
三杯薄動作隨書萬事寬我有黃花將贈
子呼兒折取笑相看

讀書

希庵 李正烈(二十九世)

昌慶宮前欲暮天不言血淚自漣漣太平
宰相趨朝地草樹垂垂野鹿眠

昌慶宮

去水路漫雪滿空

送羅州宗丈甲烈氏

南北遙遙氣味通三餘共苦校讎功青春
曾賞文山月白首同吟寶岳風講誼無窮
千歲下明倫只在編中臨分心祝平安

將有道餘榮自此更無窮可憐君我俱年
老樽酒何時復與同

花樹千枝本一叢播香南北各春風悠悠
往事滄桑裡媿新情翰墨中敦睦從今

血痕千載尙如新一代王朝第一人烈士
於今偏有感斷橋落日哭忠臣

善竹橋

一片寥々語有或無窮若能推理極位
育在其中言非理勝者秦火亦當然徒費
人精力何須置眼前

送朔州三宗老松隱(觀樵)蘇
泉(龍憲)南坡(允植)

登京城南山

一幅長安眼底明千門萬戶比鱗平可憐
絃誦今何去處處惟聞鴉舌聲

梅禍皇天聽我東風蛇鳥獸一時空幾乎
掃入腥塵裡忽地救生水火中濟弱兩軍
真可感詢諸四海是誰功願言聖主賢臣
會八域無憂歲歲豐

讀 吟

讀書知有大經綸胸抱多憂不及食遠志
常存蘇萬物深謀何止濟羣身俗隨夷變
頻垂淚時與心遠枉費神丁適不辰無可
奈暮年只作一樵人

六十一生朝有感

醉夢爲生六十年窮處今日歎無邊欲言
所藉餘空手自檢其心愧上天孤矢重懸
思更切叩匄半割願何全老妻抱進孫衆
子多少應篇庶以傳

女學生

卷髮婆娑赤脚長縱橫街市自揚揚細思
今日風潮化腐了斯人九曲腸
與諸友共吟

若心耕學社決勝扶民團短笛誰家夜滿

地塞風

寒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文苑英華

賦歌類

續擬恨賦

修撰 李

齊(十四世)

昔江淹作恨賦李白擬之余讀二篇而悲之曰古之恨者不止此也

遂續而擬焉其辭曰

茫茫宇宙往古今來浮生若夢萬化同沉

於是僕本志士俯仰塵繁慨念古人留恨

其間昔如漢武龍御雄心未已北伐南征

東封西祀將窮六合與天地比金匱無效

玉牒何功悔輪臺而莫追關周公而示哀

弓劍忽遺茂陵秋風若乃昭烈奮起三雄

鼎開剪撥風塵豪氣猶張而鷹隼

跨荆益而虎視雄圖未半永安潛發長星

擊楫誓天霜日皓潔擬雪河洛氣壓胡羯

枕戈未遑群妖內孽若夫共姜喪天空聞

秘華素帷風淒疎櫺月斜假寐通靈吊影
沉哦恨恨恃之我味之離矢兮磨他昔者
岳王精忠戴天為辱背膽繼主汙背報國
卷銀漢而北注滌乾坤而再廓功垂成於
翠穀竟罹讎而見戮及夫文山遇害意氣
如神日薄所築柴市揚眉南望魂飛故國

無人傲性命於鴻毛閼宗社之沉淪或有
棄妻含傷逐子乾愁驅人墨客漂泊海陬
此人但值良辰美景觸物增憂無不形存
志闕神越松楸若乃勢炎火富薰天珠貝
星錯車輪雷轟亦復水消雲散零落山顛
已矣哉海波竭兮桑田青桑田兮海波

驚昆明廣分石鯨寒洛陽華兮銅駝鳴咸
與化而同焉孰能後天而長生

虛者天地之祖賦

松巖 李

魯(十七世)

家俯仰而弄丸 究玄渾之至理 上無
依而下無附 境相轉轉而執紀 吾知

太虛之中漢 祖天地而無跡 一自太
極之未形 渺廣象之莫覩 清在上而

濁在下 實一氣之包著 動而圓兮靜
而方 渾渾不測卻從虛中而來今以

至虛而為實 明以幽而自藏有固生於
無裡 互為根而為用 儘造化之何自

妙安排而自然 孰能得其符節 是曰
別有句當 只存心於生物 以其空虛

無物 萬物由之以出 允矣上天之載
至矣無聲無臭 何以有實 天地亦將

為徒器 是所謂不戒無物 誠以虛而
能致 氣者虛也 非此虛則天地無依

着底 虛者氣也 非此氣則道理無安
順處 比其上有水 映那天上明月

信平以虛而著象 為氣母而甄質 故
物我之同祖 擬乾坤於父母 嗟衆人

之蒙 暗昧本始而莫究 徒知成質於
母 不知受氣於父 矧視天之茫 詎

能識其攸祖 忽反心而冥窮 亦以虛
而為主 賴虛靈而不昧 清萬物之是

具 具太極而發微 重有感乎余臆
演張子之格言 寄奧思於月窟

槐堂 李曼勝(十八世)

滔々而不休然自守之有道兮
外乎反求苟在我之無愧兮
被之要

平地翁 李憲復（二十二世）

鼓更擗藻天公必令鬼神護不患異類
擊擣北望牽星光燦々竹島夜々魂夢憐

虛舟 李宗岳(二十四世)

得孤桐絲光陰豈肯爲君留白髮種種生
我頭人生可笑亦可憐胡不此時窮邀游

平潭 李銓(二十七世)

履我願導軌躅千載與同歸浩浩歌歌有
思仰觀俯察一長希

新其廬高大門闔足容車至走

請其指而不能得也遂賦此使之

癸巳晦 風多雪甚 先生方

一粒一粟乃飽而厭
爾體戒便
其足何適不可而來我屋
糲飯既疾

賦歌類

鐘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羹恐且不繼 安有餘澤 於爾獲逮 傾顛倒石 寔爾才智 有則食之 我

不爾置 語未畢而先生曰 此果鼠也 夫鼠與物 雖不同物 天地之初 遂

具毛質 生於虛宿 貧固其命 出於 宵夜 食固其性 穴於近人 居固其

處 割殘之肉 收餘之泰 所永幾何 得喪存焉 以彼覆彼 詎不悶憐 且

諺有之 乞而不敷 猶或可說 況剖 其瓠 我而無有 必將自止 他而使

適 又甚非義 而子憂子憂 而母憂 鼠憂也 家人於是大笑 釋策閉關

反席而坐 鼠亦隨安

箴銘類

箴題孝經 文信公 李尊庇(七世)

爲仁之本立教之始百行源頭萬世符印 聖經真理闡明薛倫道德實踐儒教振興 努力只要初志貫徹(此二十四字後日 書 獎 諸生

月時報所發題) 備倭五事 其一 備詳戶口悉民爲兵 其二 兵農一作海陸共守 其三 積置兵糧修造船艦 其四 擴張水軍兼習陸操 其五 詳悉地利確保人和

矯風十禁 其一 禁巫覡居城市 其二 禁婦女上寺 其三 禁民劾剃頭 其四 禁民伐松 其五 禁寺院釀酒 其六 禁民私屠耕牛 其七 禁民殺婚 其八 禁民奢華 其九 禁民尙白衣 其十 禁官苛欲中飽

主靜銘 畜庵 李 普(十七世)

天地萬物均賦太極 人得其秀不偏不 塞 萬理咸具本也真靜 知覺虛靈是

分 噫彼纖塵翳此本面 清者或濁明 者或昏 有來紛紜投問抵牾 聯明日

蔽嗜慾斯生 或以飲酣或以蒲博 夕漸入坑塹在前 利誘滋多病根遂痼

修 孽孽托室盧蕭然 既無恒心放僻奢 侈 輒々長佩治遊閑街 長老曰吁此

子可怕 家聲必墜世業罔增 誨爾諄 夕匪用爲教 明明正路何不回頭 鏡

可重磨水澄其濁 惕然自念以復其初

閉邪箴 惟阜降衷噉如日星 作聖之功蒙養之 貞 舜跖之分毫釐之差 一有不正人

欲聞之 危微之心愈微愈危 務爲機 智驚於利名 有來紛紛誘我神明 遊

騎出遠悍馬難制 外多矯飾中無主宰 聽而不聞食不知味 貧則必訕富難好

我肺肝 欲巧反拙膏肓可耻 慈彼邪客窺 於方冊潛心對越 三省四勿瞞我光明

庶幾夙夜而驗躬行 勿爾機巧王考之 命 爰揭斯銘藥石厥病

天明命 形生神發知慮交病 外軀中 動性感爲情 由一而五由五而七 由

七而萬善惡斯別 恭惟道心微眇不測 如泉始涓澗之則濁 如木始芽搖之則

折 動苟不節生意或息 是以聖人閉 關至日 哀哉衆人自牧自伐 靡奔不

悟坐受刑役 縱情整性竟陷邪僻 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 定之維何日中日正

表裡無違元化是秉 凝藏精專審機匪 寡欲至無一循誠敬 視聽言動非

禮則勿爾養子中靡容一物 塗縫隙轉 主一無適 非專業靜亦以酬酢 心無

妄動斯靜之極 寂然不動全體斯明 感而遂通大用斯行 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 喜怒哀樂皆由此節 至大至剛氣 斯可養 誠搖邪通言斯可量 天理人

欲由此消長 存養之熟所處而安 舒 奉寬展心廣體胖 淵澄水止發乎天光

順事無情內外俱忘 虛中無我真吉 悔亡 天心無間萬物皆春 享享當當何

莫吾仁 至哉主靜入道之關 其幾甚 微夢覺之間 知及仁守古云其難 況

調病箴 惟疾可慎與齊戰同 閉戶深坐如箭避 風 靜久自愈張老有言 節食省思以 養真元

學業箴 紫東 李 正模(二十七世)

余年且長見學舉業於時人後強 其所不得已也恐或此自迷故因

操齊之瑟不與竿前 險悖則黜議論是

先 體何常有善豈獨貴 乃遊以風聖 模如天 栽培本根義理之原 日半分

功古人亦然 惟日學々或庶幾焉

立志箴 廿山 李 鍾範(二十八世)

人性本善聖愚無異惟氣不同爰有差耳 氣可變化性則不亡何安暴棄誤我有生

希聖希天孰悟孰非子與有言堯舜同歸 苟無此志將爲跖徒如何自陋其可甚吁

學必至道人當爲聖不善是畏如墜于穽 聖學不明邪說盛行天下賈賈敗我綱常

余朱夢抱此癘殘我我良 背自懷自惕 亦既蹊妄致此奇疾 敢綴銘詩庸代樂 石

正路箴 尙友軒 李 弘宇(二十三世)

人有大路由義而行 行之以正矢直砥

平 君子履之不徑不岐 詩詠景行書 載無陂 天下之人孰不行此日用當行

正直而已 一步或差千里其謬 不直 則迷不正則路 異端雜出曲蹊邪逕茅

塞榛無摘埴昏冥 從欲競趨舍正不由 歸聖履之廓乎中區 正脉不墜斯道

復明 示我康莊先民是程

四以箴 時習齋 李 三文(二十六世)

一曰 繼志述事以彰先德

二曰 聯姓收族以裕後昆 三曰 務本興讓以敦禮俗 四曰 創智廣業以開世務

自警箴 平潭 李 銓(二十七世)

惟我靈臺止水明鏡 妍媸必照清濁自 文苑精華

耶蘇異教陰永新學誘世媚俗奈民耳目嗚呼小子汝將何歸正路在前何憚何畏

希天希聖爲一誦之服膺勿失何敢汝欺出此入彼禽獸無別此志一定彼何可奪

顏氏希舜孟子學孔顏孟所志我亦可望

革舊習箴
舊習沈綿百體俱病失今不治焉得其生視聽以禮開拔告諸飲食節適導引瘡渴

義乃靈劑敬是良藥隨病而治百不一錯內外交養苗脉勿留日以蘇甦壽考康休

凡今之人護疾忌醫雖有扁鵲莫可奈爾

居敬箴
敬之一字聖學旨訣終始相成上下皆達此當後學從事勿二收斂此心戰々兢兢

上帝臨女其敬不敬身一起處淵淵是臨口纔啓時樞機必審喚醒提治常法往聖

靜存動察願認明命

存心箴
心是活物操存舍亡操之有要曰惟伊敬如持拱璧如執滿盈循理忘欲是爲主宰

從欲違理其曰殆哉敬則在內肆則其外惟此二者存亡之機

忿貌之不遜亦申慙忿 凡厥禍患皆由於忿 惟持氣所以懲忿 惟循理所以忘忿 懲忿 忘忿

洪範敬用五事圖箴
二氣交感其秀賦人 貌言既具視聽亦分 其主維何有思靜聞 其用維何主

一無適 居中養動靜必式 頃刻緩慢民失其則 卓乎先覺操存有程 防

意守口毋瓶如城 藐然是身亦賦天命將此自省要求其正

課試類

送子朝塗山(賦)
換我庵 李朝煥(二十二世)

滄海歸於禹貢東雖小亦王土軒區萬而列宅舜瑞五而趨儀巡駕遊其會軒詔余

兒曰汝往誠欲効於仰化職故述於替躬生並堯於乃爺未及修其侯度風土僻躬

左海文物隅於中州披荒裔而立國野同列於天下東漸化而遠暨開塗山之觀后

玄圭訖於錫土赤帝會於輪幣皆王臣於率濱我不敢乎自外天猶照於日月地不

文苑英華

克己箴

一心之發有公有私公則爲理私則爲己善惡分焉物我相形是故君子察於微萌苟爲公善如保嬰孩才繫物我如對斯魁

心志之娛耳目之欲無曰何傷實爲汝敵此防此禦無使齋藉克斯孃斯勿爲容貸

敬爲城壘禮乃歸宿若能此道無己可克篤學箴

聖師善誘處心是極賢友輔仁謙己無傲講道論學實下功夫夫人一己百涵泳優游

日乾夕惕終食不怠多見多聞闕疑闕殆升高行遠必自卑通九仞之山殆覆一簣

眞實心地鍊積寸累久而有得聖域可指力行箴

入孝出弟戰兢起行日用動止了了分明貧富貴賤敬俟天命仁義禮智直養性

小人好利君子喻義審察兩端去彼取此萬事萬物本乎吾心心得其理端緒可尋

怠惰傲慢乖了顛倒亦曰殆哉況道浩浩十目十手或可避掩上帝鬼神實爲瞰厥

幽有暗誅明有顯戮甚可畏也豈云平獨慎獨箴

限於航梯今其時於赴朝既老而誰往飄黃髮而遠跋父曰嗟乎子子吾方忝於

開化爾亦幸於瞻儀東隅偏而俗陋際聖世於阿兒恭余職而傲裝汝可代於今行

移盛會於執壤輶微此於朝天龜瞻關而北拱鯨海遠而東淦塗官穆其祇拜曰王

儉之趨君臨流而膝汝共朝宗之深意翹深誠於僻海盛 華宜檀君之

送子傳美事於東史 而耿溯撫開國 域而看

神休彰於太白御 之往朝在夏始有化混沌而漸治茲

禹之賦會東溟洋而日鮮影侯職而西赴寧僻士之曠職故聖朝之致勒台千載而

景仰寄一嘆於斯文(進士三等第四十一人入格者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蠶月(詩義)
吁十月之蟋蟀入床則聽蟋而可知爲十月之節矣五月之斯蠶動股則見斯蠶而可知其五月之時矣然而十月不謂之蟋

蟀之月而只言入床之候五月亦不曰斯蠶之月而泛稱股之時至於建辰之月特

處幽如顯制動於靜先察此心即顧天命善惡邪正一念幾微人所不知己獨知之是故君子誠之於思

鏡銘

其照也公其明也正 蔽之者塵磨之則淨欲觀我真執爾貌敬

閨房正始銘
倫始於別福原於和 齊家造端匪此伊何 天將玉汝降鑠孔多 乾乾兢惕我失厥他

安右民座右三箴
性發爲欲其尤也色 近而敗身大而傾國動而不節生意亦息 我其監此克謹克欽 語戒及少詩刺奔瀆 式違不違無愧諸心一戒色

言出自心所戒妄動詖邪浮誕爲過己重肆昔君子思愆欲訥 及時而發非禮則勿 惡彼佞利信口如脫 樞機至嚴無肆無忽 訥言

氣管理退難制者忿 心之不正實由慳揭以蠶月者抑何義歟噫三月即蠶盛之時也授衣之道專在於是蠶而治蠶之時

無過於三月矣然則季春之月不曰某月而以其治蠶而可謂之蠶月也建辰之月

五月不必言三月而以其養蠶而直當蠶月也葩經之義不難下矣蓋蠶之爲物雖非一月間所成而論其蠶盛之時必在三

月之候則以是月爲蠶月者不亦宜乎是以姬聖之作是詩也推其節候之變而暨平暮春之時則曰此蠶月也重其絲身之

具而及乎養蠶之日則曰此蠶月也稱其蠶而可知此月之爲某月矣及其月而可

見是蠶之爲急務矣其所垂訓吁亦切矣然則前乎此而獻羔祭豈非三月也而

豈可謂蠶月乎後乎此而鳴蜩秀莢者非三月也而寧可謂蠶月乎治蠶於倚桑之

日養蠶於采 計一歲而此月爲蠶月矣的當三月而是時爲蠶月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月然後知其爲三月乎三月 嗚呼吾民衣服之

原專係之節又在於春季則以是月謂之蚤月不亦於三月則特言

其蚤月者良以也噫蚤之爲物不過微虫一物而特言七月之篇則先王爲斯民重

本之意及元聖所以詔冲辟之旨尤可見矣愚且於月令中治蚤之訓深有取焉後

之人辟蓋蓋于茲呼謹義(生員三等第廿九人入格者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乃勸種麥(禮義)(次下)呼稻

梁之可種而乃勸種稻梁者吾未之見矣

黍稷之可勸種黍稷者愚未之聞矣而至於麥則特勸其種者又何歟夫麥之於五

穀養民之尤切者也麥以四月爲秋而先成一年之穀則竣乎西疇之熟而南風之

黃可以繼我糊之既之矣無待於九月之圃而孟夏之獲可以盈我篝之既空矣然

而秋不播之則復何以收之上不勸則之則下何以種之故牽牛昏中則必曰此種

麥之候也於是乎勸其種麥焉農收司節則亦曰此種麥之時也於是乎勸其種麥

焉毋失其播種之時然後乃可以繼舊穀矣無忽其種麥之令然後方可以及新穀

學通馬祖真無滯礙得成連不自勞活意滄溟今日見清光塵世幾年輪瀟湘接

仙人呂道社渾如處士陶爲水最難觀海後願言從子拂衣袍

每食必飽 賦初解

鶴阜李頤(二十六世)

茶飯視以菽粟外禪教而吾道光石佛而誰術味禪茶而常理吾所奇者異是腹有

果於飯餘播異趣於染禪喻異味於常事門牆教以實理食吾知其當飽無奇味於

華食伊波潤於飲河願同胞於門徒何遇子之造門特有云於奇特潛心處而動氣

黑卒地而生白茫不知其誕夕街自家之靈異繭袍儼以準尺在門下而當揮關雲

紫而影襯禪月白而光繞其言誕而自奇不可無乎友之循日用而自省余所向者

焉如非放光於慧雲異帶氣於葱嶺梯磴外而五穀踐實事之當行紛朝炊而夕爨

欄左飯而右粥工實地而驟緊並有飽於以德今朝餐者昨食來日繼而前飽需雲

爛於柝夕日爲常而無他適詩戒於素確仰鄒敦於徒飽吾以此而爲奇懶無日之

文苑英華

矣然則麥爲養民之先而其種之必可勸也麥有播種之時而其時不可失也曷嘗

有不種而播之者乎亦安有不勸而種之者乎不勸于他穀而惟勸乎種麥不種于

他月而惟種于仲秋則今按月令曰乃勸種麥其得之矣蓋麥者秋種而夏熟者也

資食於舊穀既乏之餘而收穫於新穀未登之前則種麥之要在於其業而

勸種之道亦在於無失其時矣是以節屆仲秋則乃行種麥之令曰嗟保介此非

播麥之時乎序屬八月則必勸種麥之事曰勉田畯茲非勸種之日乎種其麥而

無失當種之時而勸其種而必罪失時之民則其所以先王重民食之義尤如何耶

大抵麥之長而三農之先熟者然而不播於夏而播於其所以

以繼舊穀之盡者當於播種而勸之矣登者預於仲秋而勉之矣嗚呼乃者

發語之辭也其日乃曰麥可以種也於是乎勸其帝小帥則乃曰麥可以耕

也於是焉勉之於不種之時而勸於當種之時不勉於不耕之日而勉於當耕之日

不然飽藜藿而足學如是而無問何子言之過實若憑虛而架空言實涉於不經

理何有於室光登程訓而莫顧異憑氏之爲說味正學於聖門染異教於禪術斯夫

子之警責以恒道而設教播飲食之知味斥光耀之誇虛台千載而擊節驚無辭而與吁

堯舜與人同 賦初解

與吁

老安堂李夏相(二十八世)海於潦而泰垓聖凡亦其一類地皆然於

后稷吾無間於夏禹堯何人而舜何云與我而同耳豈有異於性哉若是班於聖乎

夙余稱夫堯舜若不同於凡人聖主善而耿介衆汨慾之聲紛欽明又濬哲果所

異於人哉然余觀夫厥初均是人也同賦參三才而豈偏聚五常而皆備形而踐而

性善聖與賢而同歸追齊王之問余曰有異耶夫子或心性而善仁倘形體而純粹

離君言而若是以余觀則不然稽古聖而祈姚率其性而無偏文安而克明德臧

此亦人而彼人同日語於一致器薰蕕而

則此乃所以乃字發之者也噫月金之義何莫非於治民爲國之道而至於民食

則尤不可失時者也故秋已仲矣則乃勸種麥之事罰其惰農之民嗚呼聖王爲民

重食道不亦至矣乎後之人辟尚監于茲吁謹義

夜靜海濤三萬里(乙卯應製)

居魁北亭李宗周(二十四世)

至人胸海靜無濤萬里隨輪轉兩尻浮渚琴生騎鯨水消灣莊叟玩魚濠鏡中南越

想千尋幻海挺人豪流於靜界三乘眼源以清溪一帶漕學繡雲空裡托思追獅

象世間逃任他灩澦橫千尺不啻仙禽在東南漢夕搏風鳥今古深負鳥驚博望

靈槎窺妙境魯連明月過凡曹有時瀟氣浮千丈隨處塵心少一毫世界空明龍伯

喜秋光淡蕩羽仙翱遙連九萬昇天路屢見三千結子桃爲較心胸元不讓從知溟

渤幸相遭波惟見淺無塵滓性自虛靈欲羽毛自喜道心元注堪嗟俗子捻俗

斷村水東西而決流洪均賦而大抱仰天斷而回軌續上聖而下愚斯與彼而奚擇

露於立國之初

論五星聚奎歎文治精華已

太平無象真有象春嘉起傍天星數衡星化七政齊洪範休徵五行注香孩至治

有兆朕顯德年周運驟步周餘宋初瑞奉星是時隱龍光華露唐虞影子列五點洙

泗精神明一度文即意思始發輝初龍山道具濂堂月露書太極湖堂燈明講章句

青襟國子列如星五百年來治化鑄論治時士仰乾象寶氏家中書已故天將回我

天宋運星已中霄精氣吐祥光初接瑞雲營寶彩終垂地月圖文治消息歲丁卯皇

帝徵垣五色堦人間仁義禮智新天上金木水火諸花圖春繡寶袂垂坐金床瑞

日素華奎本在我東方文物洋洋泮水沂(進士三等八人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

三日)

問云云(次上)

文苑英華

戰成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一三三

奏疏類

鍾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李學 鍾(三十世)
對於戲一以遵當時之所謂而謂之從周

一以建萬世之大法而泰用四代何者在
當時而可用者其非宗周之禮樂乎在後

世而當法者亦非四代之禮樂乎然則從
其周禮者以其周監於二代而為當世之

得中也泰用四代者以其文質之得中而
為萬世之綱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而為

時王之制不可從其周也四代之禮各極
其盛而為萬世之法則不可不泰用四代

也然則其於從周之訓夫子之得中從可
知矣又於為邦之道聖人之斟酌亦可見

矣何不究時中之所同只疑其所言之不
同耶夫如是則吾何從乎不曰從周乎吾

何所法乎亦不用四代乎愚見如是何足
多下請申之大抵聖人之言不必究於處

地而可以潛究其旨意矣徒以所言觀之
則或有可疑之言而玩索其旨義則可知

聖人之言也何況執事之問偶及所見而
疑之則難以微妙之理必無難明之理何

不究旨義之所同而只疑其不當疑之疑
耶若以所見疑聖人之訓有徑庭則孟子

所謂以文害辭者也明宜所謂強生枝節
者也講學之日有疑思問而知之明辨之

至則聖人千言萬語只是一貫串來而非
有矛盾其間也玩索於文字上而班班可

考察於旨趣上而一一焉可驗則執事之
疑問不必待於多下而其旨義之所歸章

章明矣
叩謝對

奏疏類

上都堂書

文信公 李 尊 庇(七世)

前次趙仁規等申啓修造船楫事並請勿
令元帥府監督元帥茶丘與我有隙百姓
皆怨咨若使監督民必驚疑逃散未易濟
事乞善奏天聰

書筵啓

本國自聖君夫餘高句麗以來皆富強自
主且建元稱帝之事至我太祖初亦嘗行
之而事大之論定為國是君臣上下不圖
所以自新其為畏天保國則誠美矣奈天
下後世之笑何且與倭構怨萬一元室有

變將焉所恃而為國稱帝之事為時忌諱
則固難卒復而自強之策不可不講也

都堂啓

向者倭奴之入寇弱國實欲因之射天以
逞頃年東征之威而幸賴弱國有備不戰
自退然其潛蓄兇鋒以圖再舉不待智者
而可明矣若乘此釁國無長君勢必瓦解
譬猶撤藩籬則盜將入室上國求欲無危
得乎願奉寡君以固東藩

因旱辭職疏

左議政 李 原(十一世)
調元者宰相之職臣本無才德濫承上恩

叩居政府仍兼銓選徒費天祿久防賢路
而未補弼 上德變理陰陽以致旱乾
伏望停臣職以答天譴國家幸甚

司憲府疏略

竹溪 李 則(十三世)
人君代天理萬機不能治股肱之任付
之大臣耳目之任付之臺諫臺諫亦必以
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是之公議之所非
非之任是職者雖至庸愚不敢以私廢公
廟儀劄

青坡 李 陸(十三世)

昨日敦云卿等之言無有所隱是也然其
事則不可聽也臣等聞命乃退私自相賀

以謂殿下以臣等之言為是則其事之
是非及臣等之反覆陳請不已之意天鑑

所洞照特以牽於私恩不能斷以大義而
有正論之臣皆不得以回天聽也可勝惜

哉殿下既以臣等之言為是而固拒之如
此是何異於郭公之善言而不能用乎夫

苟不知則猶有求知之時今既知其是非
而曰不可聽也云爾則是殿下謂善言無

益也謂正論不足聽也使言者惟吾之所
欲為而無拂乎吾之意也然則殿下置臺

諫何用然則誰肯犯顏苦口敢觸於雷霆
之下以自取禍乎此事不必多言唯在於

不違父王之遺教勉遵先王之典禮私竊
其誠敬於所生之母而已易曰不遠復無

祇悔元吉傳曰人誰無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伏惟上裁

史官記事儀啓

李 胄

臣等職在記事凡臣僚啓事之時伏地不

舉頭但聞其音不觀其貌豈辨其人哉以
此不能無疑史直筆疑而敢記臣所未

安且以古事考之有曰勃然作色有曰容
貌自若有曰聲色俱厲有曰有漸色有曰

顧左右而言他古之史臣並記其容色言
貌以信于後且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古之史官必分左右有明矣臣又聞中朝史
官秉筆立帝之左右中朝之制既如是則

伏而記事臣竊以為不可也
請留招募使金誠一疏

相 李 旨(十七世)
伏以國運中否海寇肆兇 乘輿西幸

宗社蒙塵臣等生於本道不能奮義禦賊
使賊長驅直犯京師罪合萬死而北天遼

遼南土阻絕則變亂終始邊臣情狀殿
下雖聖明安得盡燭於萬里之外哉臣等俱

以儒沐浴二百年之餘化遂此急難為國
一死雖切於所性徒步行在尚後於古人

北望摧心慷慨徒激及今罪已 教下哀
痛切迫臣等雖無狀伏誠感激相對痛哭

刺肝無報雖血有地謹陳自擊之事不避
斧鉞之誅伏惟殿下誠垂覽焉人和固國

之本監司一道之主非人以失人和則致
此潰亂者為淪喪固其然矣金辟再按本

道積失人心高城深池雖國家陰雨之備
妨農歛怨實殿下愛民之戒降乃匿 殿

上勿亟之教要自己勤幹之名鞭毒飢寒
之民竟奪播種之時無城固於初築有郭

之郡爭事改作擔石之屑未息射日之賊
遽至摧牆剝膚既已散亂於未亂之前肝

腦塗地安得不惻於賊又之交當變之初
起釜山遼陷東萊告急左兵使李珥不設

外援相驕將士於孤城身先遠遁右兵使
曹大坤擁兵金海諸將稍集猶可及援而

逗遛數日將渡黃山望見商船驚擱走還
觀察便金珥初聞賊變不白梁山退縮密

陽茫無籌策徑渡陝川及其東萊之敗積
屍盈城自此之後士庶瓦解將逃卒散左

賊先鋒已迫大邱矣金海之圍也府使徐
禮元積米盈倉而不救庚癸之急草溪郡

守李惟儉詐令夜驚手破城門之鎖大坤
聲為外援而退陣於一息之省法驛附近

兵營而又退於百里之鼎岩肆覓獵山野
昌原府使張義圖空城徑走內箱虞候李

需生爲不能禦賊則今日之首提孤軍累
摧大敵如再祐倡義討賊身犯矢石如仁
弘善於用兵材堪大將如金沔者非皆需
士乎況晉陽爲州士子之淵藪治國之盤

錯實東南要衝之巨津開國數百年來未嘗委諸武夫乎者其意有在則如仁弘曾經近侍忠義兼備者反不及於匡劫猜忌專功厚施之時敏耶方賊之雄據固城連陷泗川分兵窺管只隔一水危在朝夕千時金誠一以禦知禮之賊方在居昌聞晉州之急即率威陽山陰丹城三邑之軍馳入晉陽耀兵南江直按泗川連戰勦擊賊懼而退至今得全晉陽爲一道蔽障者以功論之則全在金誠一時敏輩不過功狗也無勞爛額反爲上客超薦剋史物情駭怪星州牧使李德悅素齋民怨變後久竄自知其罪猶毀義兵不謀協力惟喜敗事以勤檢禦賊上啓若此等輩虛張讎陷之聞奏殿下豈能知之哉噫臣子報國何待爵賞而一失威福之柄漸至亂亡之禍自北變以來紀律弛廢經年詔獄未日敗師之謀立功僞効竟道棄城之罪惟知進戰

邱墟灰燼之禍迫在朝夕而陛下則
茫然若在夢寐中何也臣反覆思惟

久乃得之 此蓋陛下臨御四十有餘年
未嘗讀一字書 其於古今治亂之蹟宜
乎不知 故臣請歷舉焉 夫周赧王
以懦弱不振而亡 秦二世以深居獨斷
而亡 漢桓靈以賣官鬻爵而亡 蜀後
帝以師巫祈禳而亡 宋齊帝蔑絕倫殊

理而亡陳後主以土木嬖幸而亡凡史籍
所載四千年之間爲君人者有一
於斯則未或不亡而陛下乃兼而有之
而社稷宗廟留至今日者皆是列聖朝

以來深仁厚澤有以固結民心不忍
叛去猶有望於陛下之一朝改悔也

至都下歲餘
察諸人情
聽諸物議
則凡在廷之臣
十之八九皆
結締外人
固

遺存可知宗姓未必盡死則臣亦復何憂乎恒恐下一身將爲俘虜於

論說類

滄海萬里之外 則是時也 臣雖欲從之 而必無及矣 雖欲言之 而亦無補也 嗚呼 諱死之人 常速死 諱亡之國 常速亡 此臣所以發苦口之辭 犯批鱗之怒 而不敢有諱於陛下者也 近日論國勢者 多謂今已晚矣 雖有堯舜之君 管葛之臣 亦不可有為也 然臣愚 以為此亦在陛下之一回心間耳 苟能自今而始 以立權之心 移於立志 則必無懦弱不振者矣 以喜私之心 移於喜公 則必無深居獨斷者矣 以求錢之心 移於求賢 則必無賢官黷爵者矣 以畏鬼之心 移於畏民 則必無師巫祈禳者矣 以愛子之心 移於愛親 則必無蔑絕倫理者矣 以好修之心 移於好儉 則必無土木奢幸者矣 夫此數事 陛下既能行之於前 而豈不能行之於後乎 故臣以為此亦在陛下之一回心間耳 天下之人 見陛下之改悔如此也 則舉將歡欣蹈舞 奔走趨承 內治既至 而外患亦去 漢武之功 高於秋風之餘 而唐宋

論說類

之業 隆於奉天之後矣 陛下何不以此言 一試之乎 而如無效驗 則臣謹昧死以聞 臣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養貓說

伴琴堂 李 砥(十六世)

歲癸巳秋自海州之南江移寓長潤之王濟村舍 養養貓 行李蕭然 雖無石之儲而鼠輩之作患猶甚焉 穿窬竊物不一其害而奔走於床榻上下於屋壁使我不得眠寢者亦已多矣 余無捕之之術而乞貓於人 則黑身白額世所詬罵貓者也 余以此種善捕鼠也 截肉而飼之 撫摩而愛護之 有日矣 一夕於窓外有唧唧之聲 啓而視之 則乃貓兒捕鼠而噉之也 自是前日之盜肉而舞庭者寂然無聲 盡徒其族類而已 遠遁矣 是猶虎豹在山 狐狸莫敢橫者也 善哉 吾貓也 其威殺之懾物亦足以起余之深思也 嗚呼 群小之當惡者 貽害邦家 無所不至 及其一君子進則自

鍊石補天辨

松岩 李 魯(十七世)

客來問玄機子曰 鍊石補天 信乎曰 未也 曰 然則古人皆為虛語 以欺後世歟 言可信 由其口也 此言出列御寇 尤非可信曰 雖然其言頗有證據 豈可以人廢言也 共聞不周東傾 天柱折 圓缺而欲震盪之 方日月無攀緣 將傾壓地 女媧氏憂之 集五神而謀之 俾鍊石焉 各以色瑱瑱以鍊之 補罅瘡 灰天賴不墜 得全其體 何功之神也 曰 不然 望而祝之 蒼然其色者 天也 彼蒼蒼然者 天之正色 耶 遠而不可極也 天而可缺 可補 則所謂天為一大者 非也 天之去地 其間不遑人可階而升 耶 天之為物 有堅硬之質 可以觸之 有聲犯之 有適耶 其為體 如金焉 如石焉 可以酌見其形 而天地本一物 而分為二形 而上者曰乾 而下者曰坤 氣之輕清者 凝然而為圓

茫然而高重濁者 積聚為方 隕然而卑中焉 為人 是為三才 一陰一陽 剛柔 常日

月運行 寒往暑來 翕張開闔 動直靜方 萬

謂沖漠無朕 於穆不已 之天 有可缺之理 耶 既無可缺 則安有可補之理 耶 曰 若果

爾天何憑 倚而能安 於上 歟 天猶室焉 一柱折 則不能立 矣 亦非謂天猶空 缺也 柱

折故不得不傾也 所謂天柱 乃擎天者也 凡物之可見者 皆有形也 物之有形者 不

能自浮於空 必有所倚 著然後安 以彼天之大 安能無所擎 柱巍然 罔墜 耶 曰 天豈

無所憑倚也 天依地 地附天 一氣縹緲 磅礴混融 者也 安有架屋如蓋 帳有所維持

撐擎 然後為天也 天之形如煙 焉不可按以物也 此乃理氣之塊耳 古人詩云 乾坤

浮水 水浮空 是天非獨浮天 與地為一 圈並浮也 既無柱以挾之 則又何折之有 又

無可折 則容有補裨之理 耶 曰 古之人與今之人 不同 悠忽二氏 方窺混沌 而天地

分天未始不以人而位也 當是時也 三皇享年各一萬八千歲 則其所以呼吸一氣

文苑英華

才之理形容乎四象之義其理也至妙其義也至神苟求其至則近在於一身苟不求之則遠而莫知也天以是傳之伏羲而未嘗以一語傳之也伏羲以是傳之文王而未嘗以一語傳之也文王以是傳之周公孔子而未嘗以一語傳之也周公孔子以是傳之漢溪而未嘗以一語傳之也漢溪以是傳之我而未嘗以一語傳之也則何獨至於我而以言語為哉語之而不悟則與不語同也語之而雖悟之而不自得於心則亦與不悟同也此二程之心之所默揣也此二程之默揣於心而不語於門人者也嗚呼太極之說豈易言哉其原性命本之於天地而具之於吾身其為道不測而其為理難知也父不得喻之於其弟子不得受之於其父師不得傳之於其弟子弟子不得受之於其師非諱之而可曉之也非申而可教之也如之何其明之也其惟默識之自得之乎伏羲之畫卦得此理也文王之演易明此理也周公孔子之作易闡此理也漢溪之作圖覺此

理也何嘗有一語之受於天受於先聖者哉且夫聖賢之教人因才而篤之循序而進之中者不可以語於上也下者不可以語於中也中者而語上下者而語中則不但其語之不入也必將有所不切身而驚高遠之弊矣抑未知當時諸賢之在二程門者果有至聞性命之域者乎如或非其傳而傳之非其語而語之則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相傳之太極不過為一虛器而止耳吾恐天下後世之明是理者不責門人之不能明而責二程之不知人而語之也然則二程之語於門人者抑何事也學問也道德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所謂太極之道亦不外乎學問也道德也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則此教之既明而太極之說之自不得不明也不語之中而自有語之之妙不傳之中而自有傳之道則指二程之不語而謂之不語可乎語之可乎愚故曰二程之不語乃所以語門人也語天下後世之學二程者也

衡傳說

大溪李周頤(二十四世)

堯舜時天下太平人心熙皞通衢大道設大樽盛酒俾來往者潤渴斯所謂衡樽也我聖上即祚後連歲慶豐至五年乙丑六年丙寅湖中之內浦尤大熟結洪海瑞等邑歌謠相聞五六月之間閭閻民因于隔畝各以大瓮酒置田頭盡日引滿有行路人則群起而勸之行路人至不能行夫湖中酒饌遍勸行人是知答生於不足禮生於有餘而堯舜之民必以堯舜之心為心也於休盛矣是樽也其不可以衡樽稱耶客有從南畝來者為余言余喜而書于潔之水心軒

國制議

海鶴李沂(二十六歲)今夫天下之號為國者亦多矣而其政體大要有三曰共和曰立憲曰專制東洋雖未嘗有此名然試以其世政之則唐虞以上共和之治也三代立憲之治也秦漢以下專制之治也三者莫善於共和而莫不善於專制惟聖人復起則其必有所處矣竊念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而人之生也皆以技巧相軋嗜欲相爭吾將君之以力乎則又有勇於我者矣吾將君之以德乎則又有賢於我者矣此天下所以多亂而禪代之不得不行耳但其創作者史無明據而蓋寬饒嘗言五帝官天下者禪代之謂也則前乎堯舜固已有之與今歐美人大統領無異而獨年限差殊也然唐虞之為共和其亦審矣而聖人大公至正之意不幸遽至於斯故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堯舜曰典與者常經也大禹曰謨曰者謀為也常經廢而謀為作天下一變于立意則安得不慨然哉吾知反袂而泣果非為麟也然立憲之治猶有可採自夏以來雖敢私其位而不敢私其法禮樂名物出於通義功罪刑賞決於衆論君有所失人得與爭而其選士於鄉寓兵於農亦如今西人上下議院常後備兵之制而殷因於夏周因於殷雖有損益而其本則一也然則三代之為立憲其亦審矣世承之久君權漸重民權漸輕而降及春秋其勢已成孟子生於是時又不得位雖以人民為重國君次之等說必欲挽回已亦無及

矣處士橫議之習至秦猶在而始皇焚坑於前二世獨斷於後漢又專創皆襲秦故而天下再變于專制矣自是為世主者莫不私有其國正供移於裕藏衆力竭於苑囿而民既無所措矣賢愚生於親疎爵刑行於愛惡而士無所恃矣故自秦迄今二千餘載其間亦嘗有思治之君願忠之臣而終不荷且彌縫取安時月而已者何也以其民隔絕萬里教化不及故爾嗟乎專制之弊至於無民而極矣為今日計者必須改弦易轍而後已然秦漢以下則卑不可行唐虞以上則高不可望可望而行者其惟三代乎夏書曰民可近不可遠又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夫以民之心而行近民之政則國家其庶幾矣

養氣論

海鶴李沂(二十六歲)性者盛也氣者器也性之盛於氣猶水之盛於器江海淵澤溪澗溝渠皆器也夫江海之與淵澤溪澗之與溝渠其所盛之水未嘗有異也者即性善一也江海淵澤溪澗溝渠之大小

之豁之窄之參差不等也者即氣有清濁粹駁之不齊也故余嘗謂人品之低昂亦有是四者聖人也君子也士也衆庶也其性皆水也其氣皆器也聖人之器江海也沿洋浩注澄澈澄混望之不見其津涯即之不測其深而不足虛焉蛟龍魚鼈百族之泄之而不足虛焉廣蕩其難名之謂也君子之器淵澤也渾涵滄濤加之光晶纖芥必見人不得以清濁之淺深也雖未極臻乎水之奇者然猶有淵深難逼者存焉之謂也士之器溪澗也澱澱漫漶滑流而止而若或遇大旱榜之時則亦有汎濫渴渴之憂久而後復即傳所稱困而得之者之謂也衆庶之器無足齒者蓋溝渠也一朝之雨輒見其溢數日之陽輒見其渴蛙蛙之蕩而其流濁矣芥沙礫石之墜而其流塞矣而誠有所不忍諸者焉嗟乎天之於人豈以此四者為定而終不可移易者耶夫江海之與淵澤溪澗之與溝渠其

近見清人梁啓超所著墨子學說 自不

子路辨癸巳
子路之死 死於孔悝 非死於輒也而

1870

卷之十

其字
之間
恒乘扁舟
雖烈風甚雨
往來於群山
亦不畏也
嘗釣
蜆島

舟爲之傾
重齊于舫
載之驚

魚懼不
悍而敢
有力視
焉問其
由則曰
此名鯢
黠而多
智常居
於大

洋窪穴之所能作霧雨瘴毒人不可
押而玩然其性貪饕嗜餌而不知止

也吾初以一豚之肩餌之三日不食
乃更以兩豚之體餌之一瞬而食不

有捨焉 是以爲吾所擒 不然不得已
嗚呼 嗜餌而死者魚也 嗜祿而

死者士也。昔秦之李斯，漢之韓彭，越晉唐以降，凡諸雄偉之士，其機

權謀略之才足以倚仗矣
愛惡生殺之權

不足^才以聳動人之瞻視矣然其嗜祿之
不知自戢身口益貴而驕家日

起富而侈以至於一朝禍患
前之所恃者皆無存焉夫乘隙而

謀略之才
非止於鯁魚智力也
愛惡
害之地
非止於大洋窪穴也
朝廷

文苑英華

戰文軍第二軍大具

二一八

生殺之權 非止於霧雨瘴毒也 然而同一歸於鯢魚之死 者 嗜爲之祟故耳

彼鯢魚也 特一愚駭之物而已 嗜餌而死固其宜也 爲士者亦何安乎哉

故君子道莫若無嗜 高歌急管 轟鏗佚奏 而不足以嗜於其耳 嬌媚美媛

左右俱侍 錦繡珠玉 府庫饒充 而不足以嗜於其目 膾炙烹飪八珍並

列 而不足以嗜於其口 芳蘭薰麝 馨香交進 而不足以嗜於其鼻 四者

既無嗜焉 則夫雖得以餌之哉邪 李斯必不死於趙高之釣 韓信彭越必不

死於蕭何之釣 其餘亦皆不出此 悲夫 吾知鯢魚之死 固非釣之者之罪

三才說

紫東 李正模(二十七世) 易大傳有言三才之道未有明訓夫天地

聖人之德可謂盛矣不稱其德而獨稱其才何也竊嘗反覆而爲之說曰才者有所

作爲而能成其功者也孟子所謂乃若其才則不善是也夫剛健天之德也能

之其陰陽五行運用變化生萬物位乎上而成功者天之才也柔順地之德也而

能以水土五齊奉承天道成就萬物位乎下而成功者地之才也健順人之德也而

能以三綱五常經緯天地整齊萬物位乎中而成功者亦人之才也故之三才稱其

才則道與德皆舉之矣惟聖人爲能盡其才而與天地參下此一等則雖有德性之

粹美而或學焉而未至或中道而廢焉終不能成夫立極之功者大小不齊而均之

爲不足於才也才雖不豈然乎曰才出於氣而有善有不善其拘於氣質而才之品

有限者奈何曰語其成功則曰才語其本善則性雖不才之甚者其本善之性固未

嘗亡也必也不責才而責志以變化氣質爲務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

也者居敬明理之謂而實由焉而之乎才者也既尊之敬之而後能克復不違博約

兩盡循之然竭吾才而後已既竭吾才而盡反之則亦曰天地之才存焉

善惡說 壽山 李泰植(二十八世)

天時陰陽多而清明少地道樛棘盛而杞梓寡驗之人君子小人亦類是焉性善沮

而趨惡喜蕩惡檢背義貪利仁慈之萌教之而易歇奮頑之習刑之而難化尋常感

慨者久矣適余叨上有稻稷二本自生灌培之功舍稷事稻稻長兒孫不過四三而

枝葉易什稷則茂密十數風動難拔善惡之象於此可見執國柄修家政者何不究

驗於此道也嗚呼其可警也已

民群團體爲保國要法

石洲 李象義(三十世)

蓋陽明之學雖爲溪門所斥而其法門直捷簡要非俗儒敢擬議且其一志節節卓

犖精神剛烈洞徹本原而無所障翳狎任匡救而無所恐怖求之漢宋彰見其儔又

其獨立冒險之槩尤有切於今日需用但吾東信古太過凡有前輩所論不敢加一

口氣稍有不便以異端邪說目之甚則以非聖無法斥之此弊不革無以開自由思想而吾國終不得以救矣未知吾輩何人能毅然自任直與三百年學者二千萬俗流挑戰而決鬪也

夫國無形的一個法人其興也如人之始生其盛也如方壯其衰也如老病病而至

於將死則敗症層生據其層生者而曰因某症而死是未足盡致死之原因也人以

元氣而生活元氣散則死國以民心而維持民心散則亡我國之人只知自己一身

而不復致念於社會全域者久矣及遭外界侵侮無論上下貴賤其爲國犧牲之心

消滅已盡法人之元氣散矣安得不死亡乎昔羅馬之亡非力人皆移往伊太利吾

輩今日之舉若在數年以前則亦不免於自棄義務而今則時勢變矣十六世紀之

和蘭自西班牙而獨立十九世紀之希臘自土耳其而獨立此在衆心之團合如何

耳然前頭亦須有一番大困難方可得以到達目的吾 雖春秋遲暮既入此中矣

豈可以祖國敗亡之由專委於政法道德紀綱風俗而不思所以自任也哉

閱經餘必讀荀子禮論篇云人生而有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分界

也故制禮義而分六以養人之欲給人之

求此其由爭鬪而進和乎理見與西儒霍布士民約說不謀而同但荀子以爭鬪初

立國由君主之力威權修歸於一人則其說不免有礙此荀子不及霍氏處又墨子

尙同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長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異義一人一義十人十

義百人百義人數滋衆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

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毒藥相虧害至於禽獸然明夫民之

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擇賢良聖智辯慧之人以爲天子使從

事於一同天下之義故里長率里民以尙同於鄉長鄉長率鄉民以尙同於國君國

君率國民以尙同於天子天子率天下之民以尙同於天此其由爭鬪而進和平由

民約而建邦國理論與霍氏如出一轍但墨子知君權之不可以無限故託天以統

之霍氏思不及此此將天下之民賊盡奪衆人之生命而莫之制此霍氏不及墨子

聞涓隱在天津與幾個人士連日集合宣

傳社會主義余未悉其主義何如而蓋露西亞過激派之風也曰無國家界限曰貧

富階級平等曰男女戀愛自由曰子女歸公竊吾族在今日不可不留意於外交風

潮之驅入勢難排斥然吾俗之固美者不可遽變他說之有弊者不可輕吸今吾人

以獨立爲目的而鼓吹無國界之思想未可謂通於時宜我國四千年崇尙儒術列

國之所獎勵先儒之所導迪可謂家重禮義人崇孝烈乃一提倡唱戀愛自由子女

歸公主義則是欲率人類而入於禽獸少年輩醉於新風不擇善惡如此豈非大可

憂歎處乎

與中華民國官紳商學界諸

君 同病者相憐同憤者相助古今之通義也

敝邦與中國諸教兄弟唇齒相依于茲四千餘年而日本自來爲中韓兩國之憂在

昔元代中國有征倭之役而敝邦傾國往助明朝壬辰倭叛有倭寇之亂而中國命將相援此其事蹟以載史乘揭近日日本盜

約而敵邦遂入於強倭勢力圈中始而狐媚終焉鷹攫所謂韓日合併是也敵等則警敵威制攜手渡江來僑東省其心以爲中華我友邦也其視韓僑必不列人貳之異日者天借好機若有光復之舉則須賴中國一臂之力於是請願入籍努力懇荒小心相戒服從於中華法律之下矣何幸今日平和之會特許民族自決之義亡國遺孽亦得以堅國旗而呼萬歲徒手以爭獨立承認姑難預定而抑鬱之餘只此亦快矣噫彼無道日本恃其強力恣行暴虐屠戮我紳士械囚我父老淫辱我姊妹戕害我子孫其殘忍慘酷之狀槩悉於東亞報章對我東省韓僑政策尤險陰使奸細輩搆誣造言有云韓僑將募軍操兵措亂東省有云韓僑將以某時出發某地彼之作謠至此極矣諸公試思之敵等萬里漂泊手無寸刃果有此個能力乎朝不慮夕饑無分銅果可有此個準備乎然而市虎三傳聽者易惑村氓信之以爲然官署疑之以或有於是派員調查所查者何事也發丁搜索所搜者何物也寢處不

安於閭里事業致礙於農桑荷欲如是冀者大總統之頒給部照收恤流民康琦遙之致電國會助韓獨立其厚意顧安在哉敵等固知中國未嘗防我獨立慮其或輕暴妄動致礙於境內此則敵等早已相戒謹慎矣又或慮日人之交涉繼至兩間酬應難安此其事情容無怪矣雖然智者爲政先思究竟利害能者交人自有皮裡春秋諸公熟思之敵邦新立果有害於中國乎現今安東路權日澎月漲哈旅戍兵年增歲加中國之實力不可謂不病矣哈灣勢焰漸次蔓延山東問題又失落着中國之輿情不可謂不憤矣願以六萬里之大四億萬之衆畏懼三島小虜不許自國利害有求必應曲爲周旋對於敵等同病而不相憐同憤而不相助干涉之鍾壓之惟恐其所成嗟乎敵等已亡之國也謀光復而不得則可以止矣敵等已亡之族也求自由而不得則可以已矣居中國之地爲中國之民念中國之前途爲能無漆髮之歎耶敵等抑又有一言仰告者諸公方以韓僑爲有獨立思想而嚴以防範然韓僑

之中亦有一種虎狼反對我獨立反對我教育反對我自治別爲一個團體此輩頗有金力兼有權能不但貽害於敵等實欲偵探中國機密而擴張日本勢力者也苟不注意將來恐爲中國無窮之患願諸公深諒焉至如敵等之殘劣無告者日後諸事自當稟裁而行之幸乞慰鑑苦衷勿費過計之慮乎千萬懇望

封箕子于朝鮮
殷亡箕子以罔僕之義東走朝鮮周武王因其居而封之者是也箕子當日不受周封故至今數千年仍稱殷之子爵夫在箕子既無受亦可不受亦可之義則爲後史者豈有不書亦可書亦可之理哉愚意書於箕子也

書牘類
與前渴隱伯曾
槐堂李曼勝(十八世)

曼勝嶺外鄙人早孤而質且鈍未嘗學問老大徒傷竟作無用之物而愚騷天性徒

懷慷慨善惡心終不自己粵丙子冬是曼勝識韓之初年也一拜床下閣下以

曼勝爲可教款若平生吐露肝膽且以告君疏荆出示之語及國事血誠慷慨憤

不已其時曼勝初見大君子不敢舒氣肆志感激而退自歎曰國有人焉社稷之福

生民之幸也身歸嶺南自喜登龍愛而慕之仰止若山斗管謂閣下之高風直節有

自來矣世襲忠貞真所謂能肯構者也曼勝之見閣下疏荆非止一再而沉潛多日

益知閣下之才德出衆萬而亦難容於斯世也嗚呼閣下心如靈月忠貫白日智

兼文武勇斷江河許多格君之言無非愛愛之出於至誠倘使用於當世國勢自固

戎醜自戡何憂乎季孫何憂乎外寇惜乎忠言逆耳良藥苦口雲陰蔽天白日不照

人皆左袒細常墜地國事之耻尙忍言哉嗚呼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兮介者挺

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兮者誠有餘之謂也夫一介斷兮之臣非閣下之謂耶

仲舒之策陸宣之議皆不見用於當世千載之下爲志士之慨忱豈意今日閣下之

章奏復爲慨於後千載之士平時之難遇自古然矣抑何歎於閣下乎雖然天若祚宋玉如改諸必用閣下之策然後可以恢舊緒而致中興先儒曰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閣下之言雖不見用閣下之威已行媚嫉之人則國家賴而不顯是豈特桐江一絲而已閣下之功亦豈無辭於天下後世乎君子之道上之立德次之立功出處之義亦大矣閣下之道於斯盡矣彼譏人者何有乎哉愚生此言實非阿好伏願閣下恕察焉

答魚度支允中書 乙未
海鶴李沂(二十六世)
今年春 郡守李鳳相到官 未幾日

歷訪於繁舍 言閣下見托 沂陽雖唯內實自疑 沂於閣下未嘗有一日之識 而至於見托何邪 或者有以沂姓名 欺閣下 而猥蒙記存邪 且沂近世宰相之愛人 我知之矣 下者則貨賂是求 上者則姻舊是取 閣下獨於疎外如沂 而有以記存 此即公心也 凡天下事 甚大且難 然惟公心人

乃能有爲 故沂敢冒風觸寒七百里爲閣下而來 竊念閣下救時之意出自血誠 而竟不免爲國家萬世之罪人何也 夫財賦者 所以應經濟 成事物之資也 閣下蓋職於是矣 而不思興利之道 徒以借款爲事 則今年明歲逋負積多 其勢必至於割地而償之 若以五百年社稷 三千里封疆 交手付人 後世君子執筆而求罪人則吾恐閣下 其爲首矣 此沂之所以爲閣下日夜憂者也 故開著妄言書首論田制 參酌古今 措諸時宜 庶幾其有補也 閣下試自思之力 可以行 則其餘實制 戶口制 官制 州縣制 學制 兵制 從當陸續爲呈矣 如不可行 則亦宜決然遠去 無犯賣國之名如何 沂之報閣下記存之思止此而已 伏惟裁照 不備

與皇城新聞社長南宮君 憶書 辛丑
沂野人也 性安於布素 學昧於時局自不妄干人事 惟日得足下所報一

紙而資談笑之好 近見足下以日人
移民為憂 其懇惻之意 割惻之辭

有足以令人感發 然誠愚不敏 不知
其所以為計 及見足下所答南嶺山人

書論其應敵之策 則曰為我民者
當鼓激義憤 大聲疾呼 函請於當軸

諸公 講究防範之術而已 嗚呼足下
於此亦無計也 鼓不自鼓 而待人鼓

焉 水不自激 而待物激焉 然則鼓
激斯民者 果何在哉 夫先事而慮

惟智者為然 而後是責民則過矣 如
欲使自鼓激 必待數年 日人之占其地

段 奪其生利 而後乃可語也 則吾
之所為望者 不已遠乎 且今日諸公

未必皆智者也 設有一二義憤 起而
聲呼 亦不肯動聽也 則吾之所為求

者不已窮乎 望於已遠 求於已窮
足下其徒費心力 而弊唇舌矣 祈竊

以為日人此舉 似有未似處 則但當
告之以存亡禍福之機 庶幾其悔悟而

自止耳 夫能安其身者 必維持一家
之勢 能保其國者 必維持天下之勢

故齊楚淪盟 而秦得以乘之 吳蜀失
救 而魏得以取之 此其明驗也 見

今五洲互通 列邦交伺 其勢不可使有
偏強偏弱 則其聯合東亞 扶植黃種

乃日人之大義 而亦其至計也 況我
國家 介于日俄 一搖足之間 南北

輻輳 實有繫焉 而自甲午更張以來
日人之失事者蓋多矣 然君子猶有諒

恕 而小民本無顧慮 平居拂鬱終殊
思一洩 若於是時 又復移民 則殊

俗相視 情意不平 彼藉強弱之形
我恃主客之權 猜疑所在 釁隙漸開

而日人見我國俗之愚闇 民質之柔懦
謂可以陵駕壓侮 而無事 然不知

愚闇者 必有殺性 柔懦者 必有忍心
以忍心而行殺性 則事發之日

日人其無遺類矣 兩國交際之道
決裂滿地 東亞之聯合 黃種之扶

植 已無暇論 而漁人之收蚌鷸者
且從西北至矣 則其移民者 非獨

禍我 而實自禍也 非獨自禍 而實
禍東西一洲也 外失其民內喪其國

而為天下厲階 此仁人智士之所不為
也 日廷大臣如近衛 伊藤諸公 皆

號識時君子 而豈其思不及此邪 抑
已有悔悟者也 若告之而不聞 聞之

而不改 則有非吾罪也 未知足下以
為何如

與尹議政容善書

此日甚寒 閣下氣力得無損否 區區
不勝慕仰 某等雖愚不敏 亦皆讀書

人 本不敢妄言時政 以犯古人之戒
然荷其事至於危宗社禍生靈 而欲不

言則言之罪小 而不言之罪大矣 又
安得默然而已哉 某等於去月廿六日

有獻于中樞院者 想已交致政府矣
其事則日人移民案也 其言則國家

設防策也 閣下其必見之矣 非徒
之 其必思之矣 非徒思之 其必籌之

矣 而待命數日 未承可否 乃知閣
下之意 蓋有在焉 豈非以移民公法

所不認 約章所不載 則日人亦不敢
輒來 而且報館之說 每多騷訛 不

於此恐有所未察矣 竊料日之此舉
未必非其政府意也 雖許以自由波韓

而猶有公法 約章 終為顧忌故遂使
報館 刊布其說 以探我國人情形耳

不然則兩國交際慎重果何如 計劃之
秘密又何如 而敢以無據之說 一書

再書 不自知止 必欲以動聽聞 而
洩機謀耶 日人之情狀 此可見矣

夫誘敵者常因其所欲 制敵者常因其
所畏 非獨於用兵焉然耳 今日日人之

所顧忌者 惟公法也 約章也 吾必
執此而責之 則其辭直 其義正 將

以叫號於天下而無愧矣 閣下其以某
等議 亟下于各監理及觀察府 不可

遷延等待 而至日人之携帶妻子 購
置房產之後 其難易之形 必相萬矣

之 其況又有繼此可行 則某等請並言
好 而不聞有限制 故軍事退讓 不

自振勵 則宜以公法中客民驅逐條
與約章中間行里程標 翻騰傳示 使

人知法之所予 勢不能奪 則此足以

折日人相輕之志矣 其二近有一輩奸
細 締結外人 或藉稱債欠 或希圖

高直 而潛資庄土者 踵趾相交 宜令
地方官隨現發軌跡以死論 其在令前者

皆撥國庫償還 而責本主充納 使
人知貴賤同律 有犯必誅 則此足以

斷日人嚮導之路矣 其三京釜鐵道已
起功 一千餘里軌跡所犯 莫非膏壤

其停稅致損 亦云不少 宜於立約時
占 使人知先王疆土 有所愛惜 則

此足以沮日人廣植之計矣 故善為國
者不患外侮 而患內修 三省既舉 我

日人不止 則某等固未之信也 顧我
國家 地與人兩相配均 實無餘間

而若復數年 生息愈繁 則殆將不容
矣 豈可以殊音異俗 參錯其中耶 內

嗚呼 今政府諸大臣 亦皆有家 內
安妻小 外置僕從 服食器物 完好

整齊 而忽有人焉 不謂根委 不悉
情偽 入居廊廡之間 凡百需用 欲

與通共 則敢問其將受之乎 必曰不

受也 在家則不受 在國則受之 如
國之道 恐無二致 閣下其早圖之如

何 近日士大夫皆安姑息 不思自強
妄謂日人移民 乃其積久經紀者也

苟不得逞其志 則必至動兵 巨艦
大礮 吾不敵矣 與其不受而取一軀

之禍 寧可受之 而延數年之安 某
等亦嘗聞其說 然獨悲夫我人志氣之

懦弱如此 見識之愚昧又如此 則日
人安得不視之若無人 而為移民計哉

夫百年以來 列邦之變 蓋已極矣
小為大吞 弱為強並者 皆可歷然

究其起由 則必弱少者先於失禮 而
強大者得以問罪耳 何謂之禮 其能

守公法約章也 何謂之罪 不能守公
法約章也 吾果無失 彼亦無名 無

名之兵 天下所共非 則吾將聽於仲
裁之不暇 而暇為日憂哉 今政府諸

大臣 亦皆有門生 故吏其尊卑賤
之分 固有間焉 同一卑賤也 而其

剛正自修者 則必憚之 濡軟不振者
則必輕之 雖欲不問是非 一例呵

責然 又恐傍人之竊議 而不放為卑賤
尙然 而況於平等者乎 國際之道亦
類是 故強弱大小非所與論也 閣下
其無為邪說所撓 咸唱所懼 而一以
國計民生為念 則此非難行 但病不
行 惟閣下裁諒 不備白

與日本伯爵大隈重信書甲辰

今天下事甚急 僕性又急 無怪乎其
言之急也 敢問貴國不欲為東洋霸主
耶 何其窺近利而遺遠圖 喜小智而
忘大計也 夫東洋三國勢如鼎足 缺
一則傾 此天下所共知也 而況滿洲
之役 實為全局起見 則我韓之望於
貴國者 果何如哉 僕請以近事喻之
僕嘗在鄉時 見奇姓民 頗有田產
早歲而孤 諸叔諸從日求錢糧 始雖
隨應 終懷不平 既已其隣里有徐姓
官人之藉勢力而好強占者 奇姓民遂
舉田產而歸焉 今我韓之望於貴國者
亦奚異於奇姓民之望於諸叔諸從者乎
親戚之間 其望特厚 故其怒亦易生
此人情所固然也嗚呼 貴國之求

可謂甚矣 礦山則得焉 鐵道則得焉
銀行券則得焉 麥圃則得焉 漁採則
得焉 猶以為不足 而求之至於山林
川澤 原野 陳荒之地 則於是乎
舉國之人 始知貴國 果有窺視疆土
之意而莫不奔走號泣 回首西顧 每
聞金州之勝 旅順之捷 則皆愀然不
樂 而自是以來 騷訛日甚 如喉起
東匪 募集義兵 打破教堂 招納外
艦等說 雖無根據可指 然凡韓人之
望厚怒生者 則未必無驗也 今貴國
人來此者 數皆清雜不識時務 喜功
生事 無所不至 而貴政府亦隔海萬
里 為所欲為 不悉情形 使我悲毒
之氣日累月積 苟有一二不逞之徒
乘時大呼 內集新動之兵 外連舊知
之敵 則吾恐奇姓田產 終為徐家所
有也 若僕者 一家十餘口 何往而不
得為民乎 但其平日視國家如父母
視黃種如兄弟 視貴國如伯叔舅同室
相忘 殊不近情 今韓亡 則貴國次
之 貴國亡 則清又次之 東洋全

瓦裂無餘 後時而悔 恐不可追矣
故茲敢一言仰告 伏惟閣下將此提議
于貴政府 兩飭款原 召還長森 以
慰民心 而存國交則幸甚

與日本伊藤博文大使書

竊念 吊慰隣邦 一偏使足矣 今閣
下以其人則政黨之首也 以其位則
侯爵之尊也 而乃充此選 貴國之遇
我可謂至矣 然繁文虛禮 君子所不
行 抑或其間 別有重要者耶 夫韓
日兩國俱處東洋 唇齒輔車 勢必相
須 韓敗則日亦不成立 此固識者之
所憂也 嗚呼 扶植獨立 保全疆土
我不能自力 而猶待於貴國者 誠
以貴國風義甚高 頗有春秋救災恤隣
之意爾 世之好論說者 多謂韓之治
日 非日之所喜 彼必因循彌縫拖度時
日 外托維持之名 內懷吸收之計
如俄人之取波蘭 此皆不知者之言
何足掛齒 顧今滿洲之役實為我韓起
見 則是乃天下之大義也 始之以義
終之以利 甘作東洋之俄人 吾知

其必不然矣 而招我人之疑 則亦其
故何也 蓋自甲午以來 貴國之失事
亦多 今不必追咎 而但以近日事觀
之 夫兩國盟約 其所慎重果何如
而貴公使詐與姦細輩 結為昆季 陰
誘陽脅 以就調印 遂致巷議紛騰 陰
刺民不服 此又一失也 如李容翊者其
我政府責也 而執送東京 使得假息
吾未知其何意也 豈以韓國亂政者
耶 獨有容翊 而斯人一去 政府遂清
也 一月之問 兩失已見 我人之疑
不亦宜乎 往嘗聞東洋人物 每以閣
下屈一指 則其於時機 必有默識之
明 其於人言 必有聽受之量 而今
日之來 亦有事在 故敢以覆轍之戒
進於左右 閣下獨不見清季中堂鴻
章乎 晚節不保 前功盡棄 可不
懼哉 情迫辭切 自犯狂妄 伏惟閣
下裁

與日本望月龍太郎書甲辰

古人云 傾蓋如故 凡交際之義 不
以新舊有間故今日之言 實是披露肝
膽 不避嫌疑者 則幸加垂察如何
夫韓日協約中 有扶植獨立 保全疆
土之語 愚未知此 果貴國之真心耶
士之好論說者 每謂貴國之我韓 壤
土接近 固有並吞之志 然猶有畏於
列強 而不敢焉 故韓政府之有剛正
解事者 皆非貴國之所喜 則必將因
循彌縫 拖度時月 乃於其間 吸取
利益 如鐵道 礦產 漁採 麥圃之類
瘦 期於盡奪 使其膏血匱竭 肌肉黃
瘦 能致於斃而己萬口一談云 若是
且以近日事觀之 愚亦未嘗無疑焉
然竊念滿洲之役 實為大局而起見
此天下之義舉也 必與韓情鼎足並居
以捍禦西北從事 然後乃可以保東洋
而存黃種矣 始之以義 終之以利
則非但取笑於列強 亦且受疑於我
韓 而雖有目前之得 必致背後之失
卒至於義利俱喪 則寢不可惜哉 使

愚而不知貴國之意 則不可與其謀也
使閣下不知愚之志 則亦不能用其
言也 故先此一言仰質焉 伏惟閣下
照亮

答黃雲卿瑓書

小翠來 帶致惠函 獲審兄近狀 萬
仰喜仰喜 近數年旅食 徒自取苦 溫
嶠之喻 至罪至罪 但今國家之危
如兩虎爭一肉 若有人觀時乘勢 使
虎自鬪死 肉亦得全 庶乎其可矣
不然 其不為日併 則必為俄吞 雖
至愚小人 亦知其懼 而兄方高臥林
樊 讀書談詩 安然自好 其為一身
計固善矣 後世修日俄史者 執筆而
書之曰 某年月日處士黃瑓卒 則詎
榮耀哉 然愚意似有未憐者何也 吾
得為處士 而吾母 吾妻 吾子孫 俱
沒於俘虜 終恐無補也 故溫嶠亦一
時名士 而卒與其母浮沈於劉石五湖
之間 而無所樹立 則人又謂之何哉
沂之為一身計 則三牲與菽水固不暇
論耳 悲夫 近世人物 其自謂

經濟者 皆墨翟之徒也 自謂高蹈者 皆楊朱之徒也 兄於楊墨 將何捨 何取耶 管仲不死子糾而却事小白 若以唐宋問義理責之 即一大罪人 也 則聖人之意 此可見矣 伯夷之

而夫子猶稱其功者 以其不左袒天下 治則進 亂則退 伊尹之何事非君 何 使非民 所見各自不同 且商之代夏

周之代商 雖有變遷 而猶為同一 華夏也 設夷狄有治君 而使伯夷進 焉 伊尹事焉 則必不肯欣然從之 故士之處此世者 自當別論義理也

或云大厦將傾 非一木不可支 或云 天之所廢 亦莫之如何 皆非通言也 吾既曰我一木 人又曰我一木則是天 下終無一木矣 沂之在都四載 凡所 集木不少也 如遇支厦之日 一朝便 可告功矣 不盡人事而言天命 吾知 後世君子之譏 必多於今日朋友之責 故姑此觀望不去耳 兄固聰明人 幸 恕諒焉 適有朴主事便 東史茲付送 然千里雨潦 未知其善到也 不備

愛 死將不惡 慶將不喜 吊將不哀 此有性而無情可哉 生將亦惡 死 將亦愛 慶將亦哀 吊將亦喜 此有 情而無性可哉 然人之性情皆稟賦 而未嘗有有無無焉 又何患於是也 沂 之所聞雖誠樸陋淺狹 而但栗翁(李 耳)有曰人心 道心 非二心也 人 心 道心 既非二心 則四端 七情 亦非二情也 情之換名七情 而揀 擇其善情曰四端也 今以此圖考之 出於栗翁之旨不可得也 首以理乘氣 發四字 置於性情之間者 蓋示此理 之性 必須乘氣然後 發動為情而言 也 次以情之欲食色謂人心 性合義 理謂道心 約之為四端 衍之為七情 二十六字 置於情意之間者 蓋示人 心道心四端七情之必合情意而言也 固已詳盡 而其情意分合之說 抑亦 有所歸焉 夫據是心 而主宰之謂性 適是性 而發動之謂情 緣是情 而 計較之謂意也 故 沂嘗以為性猶人 也 氣為馬也 如人乘馬而行 才過

與朴君 載春 書 庚午 日前承論南塘先生妙合圖旨 未得準 直而罷 至今不能遽捨而止 蓋以吾 兄學問勤懇之誠 足有令人興振 雖 沂之愚不肖 既已得交於左右 則亦 自敢效鄙見 以月採取 幸冀千慮一 得耳 夫據是心而主宰之謂性 適其 性而發動之謂情 緣是情而計較之謂 意 此三者固有次第倫序 而不可紊 焉 但即性理也 理有為作之體 而 無為作之用 必須乘氣然後 發動出 焉 是故凡通天下之物 無不生於理 而成為氣 其在天地也 暄而為春 寒而為秋 凝而為兩露 結而為霜 雪 以推至於風露雷電雲霓之類 其 在草木也 枝而為松檜栢栢 蔓而為 瓜瓠藤蘿 臭而為葱韭 香而為芝惠 以推至於樛櫨刺楸蓬蒿藜藿之類 固無一物不生於理 而成為氣者也 理常為氣之體 氣常為理之用 自其 未發動之時闕焉 則渾含包圍 廣漠 冲濤 不知孰為之體 而孰為之用

出門 則有東西二路 東則義理之正 路也 西則食色之邪路也 從二路而 發動者 情是矣 吾將取東路宜邪 是 吾將取西路宜邪 從二路計較者意是 矣 其由東路行也 山川遶潤 風埃開 霽 雖極百千里 而人健馬壯 終致 安適之樂 其由西路行也 崖谿險隘 薪蒸充塞 未到一二里 而人困馬罷 終致憂死之患 此君子所以必慎於 發動之始 而情意之分 亦有若是辨 焉 然合而言之 均皆生於性 而成 於氣者也 合而未嘗不分 而未嘗不 合 豈可講張於一偏云哉 今吾兄以確 實之姿博達之見 其於此圖 必已講 貫無遺矣 而沂用聾聵之說 敢干高 明者 雖涉僭越 而相知之厚 不可 有隱耳 望須覽察

必待發動而後是也 吾謂有理而無氣 可哉 春將不喧 秋將不寒 雨露將不凝 霜雪將不結 松栢栢栢 將不枝 瓜瓠藤蘿將不蔓 葱韭 將不臭 芝蕙將不香 鷄鴨將不飛 鹿豕將不走 牛將不角 馬將不蹄 物無常用 而不可也 吾謂有氣而無 理可哉 春將亦寒 秋將亦喧 雨露 將亦結 霜雪將亦凝 松栢栢栢 將亦 蔓 瓜瓠藤蘿將亦枝 葱韭將亦香 芝 蕙將亦臭 鷄鴨將亦走 鹿豕將亦飛 牛將亦蹄 馬將亦角 物無常體 而 不可也 理為之體 而物始有常用 氣為之用 而物始有常體 體用誠可 稱備矣 而其於人 尤為大焉 人是 天地之精 草木禽獸之秀 其理氣之 深淳通達 非直苟具於物已 故生而 為愛 死而為惡 慶而為喜 吊而為 哀 以推至於人心 道心 四端七情 之類 亦皆理之所生 氣之所成者也 理固可謂之性 氣固可謂之情 其 名雖不同 而其實止一爾 則生將不

諸公未嘗以一言致詰 故每仰屋長歎 以為湖南人 新學且勿論 並舊學而 示 絕 咸 然不自悟者久矣 及承來 乃知舊學中未必無人 諺云 惟 舊市人 能立新市 此真善喻也 苟 非於舊學有所造詣者 則新學亦不足 與語也 然足下之問 發乎太早 其 在本報 恐有未悉者 今姑舉其略而 復之 幸足下須以公心公眼再三推求 不可主其先入 而奴其後出也 夫 新學者非別事也 乃時務也 雖以支 那歷史言之 唐虞有唐虞之書 三代 有三代之書 秦漢唐宋有秦漢唐宋之 書 固未嘗無變 但變不得其善 唐 虞之共和變 而為秦漢唐宋之專制 三 代之立憲變 而為秦漢唐宋之專制 三 於今日而極矣 其勢不得不復歸於古 是以英德立憲 即支那之三代也 法美共和 即支那之唐虞也 其義其 理 亦與足下所謂四書五經 未嘗不 同 而必曰新學者 所以起人改觀之意 耳 譬猶人病 不以稻粱常食之物

治之 必以草木不常食之物治之何也
蓋常食之物 亦與臟腑相熟 不能

發其奇效也 古人之識時務者為俊傑
則足下所稱伊呂管葛 恐亦是時務

學者也 不應役志於訓話 費功於詩
賦 而其有遇有不遇 此又支那舊學

時事也 足下獨不見今泰西人 患其
不才 不患其遇 蓋其進退決於公議

君雖欲不用 而民豈肯相捨哉 今
足下之學亦博矣 然似於諸學之利害

是非 不曾辨別 而徒憑前人陳言
妄相排抵何也 夫吾儒之道 長

於諸學非他也 以其能時中也 禹稷
有禹稷之時 顏回有顏回之時 故曰

禹稷顏回 易地則皆然也 若舉一時之
事行觀之 孔孟之歷聘諸侯 急於救

世者 近於墨氏之兼愛 宋儒之自居
恬退 獨善其身者 近於楊氏之為我

聖人能權其中 餘皆未免于病弊也
如我韓則專尚宋學為我之心 轉成私

計 黨派色目 於是出焉 權利競爭
於是作焉 五百年間 雖或小治

然國之虛羸 民之愁苦 使實誼復生
不但止於太息痛哭而已也 足下試

自思 其所學 亦不免楊氏之一流齷
而乃以責人 則不幾於同浴譏裸者

乎 今欲治此病弊 既不得聖人而權
其中 則必用墨氏兼愛之道 一切矯

過 然後公心生 而團體成矣 此新
學之所以為今日急務也 然非設學校

莫不汲汲於是 而足下猶以科舉取人
則亦不能普及也 近日論時務者

為國家美法 其亦誤解也 古者學
校廢 而九品中正起焉 九品中正廢

而科舉起焉 傳曰作法於厚 其弊猶
涼 況作法於涼乎 科舉本非美法

久後之弊 固不可論也 故有識者每
謂唐宋之置科舉 與秦皇之焚詩書

同一愚民之術也 而足下其未之聞耶
吾料足下平日必以才學 見重於鄉

里閭者也 果能回頭一步 則其於新
學 見之亦不難也 請取本報各學要領

第二中所騰載者 朝夕觀覽 此者新
學也 如其合宜 雖折之說亦可者也

如不合宜 雖聖人之言 不可讀也
何必問所著之為何人乎 近世學者

多有信古不信今之病 故近敢以是相
告 未知足下其或相恕否 至於新學

之中 自有經綸策 可以經世濟民
則非足下獨疑之也 凡我國人莫不

疑之 此最難說明處也 然今泰西列
強之能虎視天下者 以其有巨艦大砲

耳 苟欲抗對 必須有同等器械 此
工學之不可不講也 苟欲製造 必須

有金穀費用 此農商學之不可不講也
苟欲供給 必須有富民政治 此士學之

不可不講也 夫以不可不講之學 遭不
可不講之時 故區區屬望於諸君子者

吾豈得已乎哉 其為計雖似緩不及
時 然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猶可

自今著之也 如或外是而要經世濟民
其才則呼喚風雨役使鬼神之人 而

我朝家累十載求之不得者也 其期則
鷄山石白 草浦船行之日 而我父祖

數三世望之不見者也 奈何奈何 昔
句踐之棲于會稽 十年生聚 十年教

訓 卒能報吳 其二十年間不為不遠
然 使足下 而得壽七十餘 亦可見

子若孫 唱凱而還者矣 幸加諒察
答鄭君 曜圭 書 癸卯

向書 便忙未即答 答亦不過寒暄語
固不足道 外此 則莫非時諱語

又不敢道 吾知足下乃有志於時者此
意甚善 必須以學問養成而後 可以

見效 然學亦有古今之殊何耶 學者
猶農家之耕耨 古今猶耕耨之時候也

今夫種稻於秋 麥於夏 則吾恐
不得食其實矣 聖人之道一也 而孔

子作春秋 止於尊周 孟子却以王政
勸齊梁之君 時不同故耳 愚嘗謂

學必根于六經 華于百家 實于時務
此雖一時之言 可以質之百世而無

愧焉 嗟呼吾離萬頃 已三十年 其
時同學者 零落殆盡 而今年少輩 其

非他人比 則豈復以閒漫無益之言
命 下焉則專力文辭 是皆趨虛名而

文苑英華

遺實事 故雖號為鴻碩者 及其臨民
莅事 則輒致狼狽 遂為天下人所笑

且自數百年專制之治民與國 兩相
離貳 興敗之責 歸於朝廷 束縛之

法 行於國民 士非帶職者 則以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八字 奉為元符 自

處於高人一等之地 學術誤人一至於
此 可勝歎哉 僕自見幼時 雖學為

科業 而甚不自喜 間取古人經濟文
字如礪溪隨錄 泰山邦禮草木及國朝

典故等書 深加研究 又嘗游歷州郡
政事之得失 民生之利病 無不詳

悉 遂以為天下事 不可不念 而況
今國家 內亂頻起 外侮迭至 恐不

得謂無事時也 故旅食京師 今已五
載 困苦憂愁 日甚一日 凡諸知舊

目以痴狂 僕亦非不自知 蓋無國則
無家 無家則無身 孰謂謀身之計

不如諸人邪 素志如此 故每遇相愛
者 則必以現今學問法 竭口相告者

是也 未知足下 能惠諒否 富谷里
姜雅錫 是吾戚弟也 相見時亦以是語之

答許南 黎 書 橫(二十七世)

伏承陽月十八日書就審當日氣體微有
不平趁得復常否 伏惟歲寒侍慶怡懌之

節燕居味道之樂近復如何不勝慕仰正
橫近又哭從祖母喪摧痛之餘省奉粗度

何寒洲丈問答末由獲聞誠為私恨至如
陪誨時盡汝貢駁乎云則此雖誘之使言

尤增縮惡蓋嘗以此怪々之腹暫繞講席
之下則溫辭灌耳咨滯消飢如飲醇不覺

心醉迨歸獨念果似悅豫而漸次日久則
疑晦之萌依然復在今不敢不仰陳以

請教焉蓋明德全體固莫非理也而今必
訓之以就心中單指理而後可則章句亦

當曰人之所得乎天而其虛靈不昧之理
可以應萬事者也則似更十分明白矣具

衆二字不亦贅乎章句之精如從杆上稱
來不容有一語助之贅況此具衆二字下

得來甚實乎此為疑者一也朱子嘗曰只
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然則這四

字亦單屬理乎凡事事物之當然而不容已

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理則理之體固太虛而語其真則又未嘗不至實也理之用固至神而謂之靈則又似涉於形氣矣理之別固繁然而論其幾則又易味而難著矣虛也靈也不昧也惟心之知覺之謂矣是果單屬理乎此為可疑者二也既云單指理則明明德者猶曰明明理耶果謂是也明理屬於知不屬於行明明德一句亦當隨在致知一邊而不能統夫誠正修齊以下行底境界是體段已偏了矣足為一篇大綱領乎且理之微妙之用雖不外乎一人之心而其充滿之體散在乎萬物之著故大學始教必使之即夫物而窮之今乃兀然徑約獨明其心中之理云則其於格物致知之工亦可謂偏了又安能盡夫內外本末之詳乎此為可疑者三也言之不盡請以火喻夫明燭者賦之凝注於蓋而中有炷子以麗火光而照昏衢者也燭之明者心炷也所以明者理也指燭而問曰燭乎則火之明而所以明者亦舉指其所以明者云哉蒙昧之見如此雖荷

前後提誨之極而終不祛惑伏惟加憐而洞卞之幸甚鄙意奇荒沙所謂明德是心而指其不犯氣不犯物之本體故不曰心而曰明德者似甚好蓋云不犯氣則亦理也而但此主心言與寒洲文說自不同耳如何如何理乘氣而動靜之說雖然無疑矣昨得肅仲書見謂仁丈與鳴遠厚允及正模同講四禮策此實正模所未聞而緣何還播可謂昌可亦貽書謂責以孫姓人曲會察座事雖非原情之律而可尚其責善之直也上俛字先生丁未

再次呈單而尚不見遞異教之見侵可懼履霜之漸耳語類刊事亦係斯文大役而及其成功則多以主張携貳幸告那邊使之善終也未前伏祝靖養以道扶此人紀

答李響山

晚肅 菊秋

瞻謁出於山仰微忱而適值酬應甚煩耿○愚衷未盡上達辭退未幾降屈尊重俯賜遠問並示以亭相之文跪讀以回名實具舉巨細畢至以上可以起九泉下可以立懦夫感服之極罔知攸謝見今天理日乖人心日偷老先生院變繼聞此不翅為孝孫之號泣靡遠而已凡有血氣者孰不瞻塞胸臆於以見斯文陽九而世道之污從亦可下也謹伏問窮近令候起居持服自寬無至減頓精力子舍省餘讀書幹蠱孜孜○不思否惟我東方學問大成於老先

必曰惟理而已理氣二物未發時豈其同在裏面互相對峙耶抑推原說則理為主

而就發處說則氣為主耶軒下以家學淵源之正必有體驗者不鄙指示則為幸甚矣泰植奉親餘隙區區收拾不足以充其志而至於求益大方一向疎慢可歎鄙邑德谷隔淵皆有書堂可以庇多士之會若有文墨間暇動駕南為一設講座於此則其於慕前獎後兩全而不虧細諒如何

固也明理工夫其或專就氣上講明抑何故也座下平日於親灸最多幸種種提示而警策焉惠詩清婉典雅將揭之楣頭又增一層光榮也餘所壽增德充以鄙悰又悲悼呻吟之中特蒙尊慈眷戀施之以喻恤之禮示之以調治之道心目俱醒已極感頌至於格致云云不省其義何指然若以自家與國看之使其有防微杜漸之先知則當養精於不病擇挂於未傾而一向無心枉過乃到極處自無措手之地是豈非格致不足故耶今之為士者有如烈婦之為節漢唐則惟以夫死不嫁旌表為近則必以殉死為烈然而自古以來元無自殺底聖賢則此世此日之所遭所守當何如而可泰植所崇既劇差復因覺得人事之成敗治亂亦有時始之侵困也輕敵而欲勦滅之火箭交發而侵擾益甚後乃堅壁不出彼亦少歇終則用奇計而橫截之然後稍○回復皮殼未堅而生氣方增或

示喻縷○既感下問誼難終默大抵庸學相為表裡而誠字始見於鬼神章上以終十六章而示實理之妙下以開十六章而明實理之効因以總括一篇也至於數字亦見於至善章明德新民皆止至善而至善以敬為重也且庸主性而一於誠也學主心而一於敬也榮紂無明德云○高見似近之蓋人本有是心而任氣從欲昧於善而流於惡則本明者昏塞而難發指此謂有德可乎朱子於群書皆有序論孟非一手所記其義浩漫無復序次故狃於此有闕也歟凡此數條看來似得於他人

添尊疑耶駁正更示如何

答鄭純可

敏錫

山河之走立人物之寄在非復前日矣追隨之路絕講討之席寂惟以縮首默誦為吾學拙規適有老禪木鐸自發聲響詢之以名理玄微貴之以亭樹修飾眼開耳明奚翅若九地雷動也其曰形見稟形云云先師重看天地之性却就形而字輕輕地看過只以形分界故形見叔亨專以氣質之性只就清濁粹駁稟受處看故稟形若單從張子本文上看則此意似較密若就形而上下前後細看則形見二字圓樸

不破了義理無窮何必以異同一例把捉牽合也大抵論性有從本然之性緊看孟子性善是也有從氣質之性倒看程子所稟是也今之主理主氣豈無所本然君子所

侯振起之日其有更續之緣耶錢逵將迫

子性善是也有從氣質之性倒看程子所稟是也今之主理主氣豈無所本然君子所

侯振起之日其有更續之緣耶錢逵將迫

所論許魯齋出處學未敢的知窃謂退溪之許與重在吾道扶持則當長夜黑平

非斥重在春秋大義則以若高名大儒屈

首仕胡不幾近於自夏入夷耶由前說看儘有大處由後說看似不免愆其實大視魯齋故亦有此病然中土之變夷既在魯齋父祖時自己幼循國俗亦與忽地自變些有少異又有勿書職卿之遺言則其心亦可知矣退陶 寒岡曰古人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於無過中求有過其言不亦厚乎仁山白雲之潔身亂倫未知何見從古隱者已審世不可爲之幾不欲言首於汚波而終甘於枯死岩穴豈非其節之特高乎夫人之爲通爲高迥別有重於救世者有篤於自守者不可一秤只看其心其事之善惡邪正如何茶田大溪餘論急於憂時似欲因時宜以扶此以道故歟田

良齋有言時變非在野儒生所能轉移只有所位而行而已此意却好或可默會

答權景孝

恭承惠疏起疑於儀節之細備神於憂愁之苦孤寓辛酸之味多長途發越之氣少古人忍飢求道因病進業無非所遇而安底道理更加靜慮收氣母墜自家擔重也父喪三年內母喪云々性齋說似太快偕

喪雖在一日內父先亡則仲母三年如此則其題母主不書亡室爲可凡喪既有先代告由則先忌行祀以主喪者之名計代亦可三年內主不改題自是定禮而若行紙勝則不以父主而以自己屬稱亦有前說此似合人情推及傍觀亦何未安斯義

布帶賈疏失之禮家今多不用則繩帶爲可受布帶衰則時制不同不必從也上食既曰如朝夕奠則有拜今可通行然主人入就位哭侍者斟酒報起拜哭盡哀徹其序恐當不審哀見以爲如何泰植今冬多做遠地親知之吊疎於近者不少至於子三亦關躬慰此友圖遠之志或不見斷於喪戚耶歲尾已伏乞節哀無毀上奉饋奠內修定有以副鄙悃

答李孟好孟基

阻餘承書平安二字可喜氏姓之問難以爲對顯頭之孫皇陶爲堯大理歷虞夏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付時理微以直道罪死其妻與利貞逃難食木子得全改理爲李氏後有老子李廣微子啓以子爲氏後孫孔父嘉被華督亂其子自宋奔魯

以其父字爲孔氏乃孔子六代祖也魯之孟仲季三孫同出國姓而其後分以爲氏孟子仲由是也箕子之後以國爲氏柳下惠之後以邑爲氏彼東島一種不用是道多以現在爲氏而我邦無賴者爭舍己而從之憎惡或後人心之死一至此耶言之痛哭今復以何道理勸人從違也貴庄既在山幽未鉅薪樵養親訓子以圖異日之血脈傳緒當爲本分惟固持此心以俟暗天之復焉冒觸及勿掛他眼一回細看亦是同宗相憐之誼也

答郭丈大淵甲子

愧齋 李完基(二十九世) 下示謂陰陽未生之前理無掛搭處則理亦有生死云者未知何人所論而鄙見似與此理於氣之未生之前有動之理故便能動而生陽有靜之理故便能靜而生陰其所以動所以靜乃理之所爲若夫以理靜而不知動靜者即是太極也且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無端無始是動靜陰陽之所

爲然太極之未動即是靜靜前又即是動而動前又即是靜則動靜陰陽之所以無端無始乃太極本無終始之故終始即如無死生也未知軒下以爲如何吾黨之寂寥無相仗誠如所教爲吾人者雖十分盡力以求報佛之地猶患不及況世亂如許後生無可觀感將安所恃而不懼哉改革開以月內經紀而尙無報信未知此事亦歸違算否正遠伏惟經體爲斯文益加保重

記序類

養病心鑑自叙

普(十七世)

普(十七世)

余不肯輕用其身得支離之疾久矣醫藥之事賴有父母兄弟以連續之矣而性氣粗薄殊無定力喜怒以悖之思慮以滑之攝養調息之功顧無以將理藥力之萬一則此吾心鑑之所以述也雖然修養之方上自軒岐未爲不多而病夫之編不于彼而于此則其志亦豈徒然哉嗚呼在天者命難容以人在己者心無豫於天且況天

文苑精華

將玉汝於成而余猶拿足者存焉則彼既變之形知不可奈何余其可以病而自廢耶用敢綴取古聖賢教人存養之格言錄之爲編而名之曰養病心鑑要以寓目而心警期不並喪乎其初也但見有先後記無詮次頗爲所欠而又懼夫疾痛無涯力量難任終徒說話也時隆慶水猿庚月既望寄庵病夫李普書

題大韓疆域考後

癸卯○書成

而適被逮于警衛院不得付刊

光武七年春 朝家議開間島 設管理

而籍其民 而清邊界官以爲踰越持之不己 余聞之歎曰 此疆域不明爾

夫我國家故地 非獨間島而已 西自鳳凰 北抵吉林 皆其所有 而況

江外門庭處耶 其田則吾同井也 其民則吾同胞也 而致與清人辨 寧不

寒心哉 既已遇譴同張君志淵甫言近取茶山丁公所著疆域考 已加證補而

付梓人余又聞之喜曰 此愚所有志而未就者 書成之日 幸廣其傳於西北

其人皆我國赤子 雖已淪于殊俗然未必無懷舊之恩 而今皇帝陛下

方銳志西北 事已行矣 吾聞長白上

下風高氣厚 往往多忠義之士 使

讀此書者 知其有父母之邦 而相率

來歸 則君之爲功 果何如也 請以

斯語 書之卷尾 而爲後日驗

杞憂錄引 丙申

自泰西人通于亞洲也 頑固與開化之

說盛行 二者互相持難 不決且數十

年矣 然以余觀之皆非至論也 夫天

下事可以理處 不可以氣爭 古者聖

人必於彼我一視 故黃帝葬舜以來禮

樂刑政之有沿有革者 固多矣 而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 周

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也 苟使幸時

者 因其義 而損益其制 則吾恐頑

固者未必非開化 開化者未必非頑固

又紛然計較爲哉 余之大邱也 崔主

事相宜甫 嘗以所著杞憂錄見示 蓋

未落稿者爾 然首舉西亞人利害便否

一筆累百言 而析開辨破 辭意俱

蓋足以使讀者大聲呼快余於是而竊有望乎相宜甫也顧我國家昇平日久而況嶺南之人因循姑息以訖于茲亦執滯不通士君子少需用之材而相宜甫乃能罷脫窳臼擡起標幟而爲南人倡則其力甚大矣執政者幸而見取進其身而行其言如吾不佞亦或有蒙賜者也請於公退之暇勉加撰次卒以成書而竣其時至未爲晚也

贈梁伯圭序 丁卯
天道以殺物爲成故凡萬有生之物未有不受害而威其材者也夫木樹金石珠玉之物其始爲風雨霜雪之所摧敗或爲牛羊之所踐毀或湛沒於泥沙或災於火流於水備受諸苦而後材始成於是併取而俱收之以爲棟樑榱桷輪輻琴瑟之用金錡鐘磬衡璜圭瓚之飾巨細彊弱各適其任信吾知其材之成於患難也余友士圭同縣人年甫弱冠頗以詩名聞于鄉人皆擬其必大成焉爾

不幸是歲丁卯之夏父沒未踰月又喪其內人獨有母及諸季在焉嘗語余曰自吾繼祿養育於父母父母之所教我訓我者可謂勤且篤矣而時儒情不能始自往年頗悟前事志於進修命薄數窮遽遭天墜靡怡靡恃我將何如耶嗚呼噫嘻吾兄其勉矣乎哉子思之言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故古人君子之有遇孤慙而不敢自安於棄暴者誠有畏夫不能繼述也今吾兄當益其敬懼之心進其修勉之力庶幾起騰奮躍使吾鄉黨人士誦仰而指之曰孝哉是人也亦可謂繼其志矣可謂能述其事矣孝哉是人也亦可謂能不死其親者矣則吾兄之所得不幾多乎且物不受苦則材不成吾兄之難則智不長蓋天之道也吾兄之材其木樹金石珠玉也吾兄之今日其風雨霜雪也其牛羊也其泥沙水火也天將成吾兄之材必其無患也

送李承旨建昌解謫還京序 甲午上之三十年癸巳九月承旨李公以言事獲罪來山陽明年二月沂訪之于其所舍而赦書亦以是日至遂瀝酒相賀既已曰今執事之年未滿五十而名位固不輕矣其將於還朝之日取卿相處廊廟以陞黜進退天下士執事果可以自期歟公曰不敢望也曰此非惟執事之所不自期而亦沂之所不可期執事者也抑執事之所自期與沂之所可期執事者則固有在焉今執事之文辭高而義直人之徵信久矣其將於宦游之暇發揮經史評議人物以成數百世公論其不在執事者歟公曰何謂也曰夫人之讀書修行非以求聞然疾沒世而名不稱又聖人之所不與也窮居巖穴布衣之士不得於今而求傳於後則必藉重於當時有德位之君子故太史公謂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嗚呼其言亦可痛也沂自別執事以來俛首公卿托跡郡國夕以求尺寸之

資而十數年間所獲止如是今將歸南嶽之下閉戶養病間則著書

以備一家之言此沂之所自期而亦執事之所可期沂者也以沂之所自期與執事之所可期沂者而求執事之所自期與沂之所可期執事者則吾知其必得也他日令子姪輩携數卷書走京師求一言而行于世則執事其能無辭乎公曰此吾意也於是書其語而納諸公行箚中

丹巖寺米穴記 庚午

全州治之東北二十有餘里寺之奇曰丹巖石室天一真人所創也險怪不可以狀而東旁有穴水出潺湲不絕若線縷然或曰此故米穴天一與其弟子失名俱居常以鉢盂承穴日得流米升許朝夕僅可自給而無贏美及後天一既死弟子惡其穴小而米亦從之出遂用斤錐鑿之於是米絕水詳亦有責焉嗚呼事之真偽雖未可詳亦足以諷世之求多而得者也吾

嘗觀於朝廷矣凡其所以求多不過一斗之祿吾嘗觀於市井矣凡其所

以求多不過一錢之利然不惟不得而已卒並與其當得者失之此又有愧於天一弟子矣哉夫十年之米一朝之水雖號明知博辨者亦有所不能料其萬一而彼果何如人耶蒙蒙爾昧昧爾縹緲之徒其失之也則宜復何責焉特取其足以諷世之求多而得之者也故記

送安佐殷詰相赴安東縣序

壽山 李泰植(二十八世)

忠孝無二致父子君臣是彝倫所固有者而至若一家之並企求之於今鮮能行之嗚呼其難矣自庚戌國變以後舊臣之與同休戚者或殉身以完節或避地以守義塞風雪白首孤寄雖不顧家室之情乃若其胤佐殷則其家食而不之從乎於是携妻孥離家山將西渡鴨綠以爲趨侍之計然如失哺幼孩之欲見母顏其情烏得不

幣或倩以樽俎余獨一言贈之佐殷其亦不以爲冷淡否今六洲彌漫平陸盡沉鉞

誕旌膺直昭相尋山魃海獺奪人心目不知幾則慮或致不虞之危不危行則無以詩禮於過庭之際無忝爾所生則父忠於君子孝於父萃之一家永有辭於天下也異日若余做子長之遊則訪君於海上秋燈一盞旅懷之苦風靜海清君還故山則會我於高山深樹把盃而叙無限踐歷足以補今日之偃々吾將以是俟之

宜春誌序

邑名曰宜春曰宜春曰宜山向矣其以宜寧者蓋亦爲千二百載其遠而徵者既無徵於杞宋近而顯者記簡選疎亦如結繩陶穴之未備嗚呼今日之編是者于何適從特取宜春以名之實宗古而統今亦倣晉陽丹丘咸州之已例也蓋自國朝興覽之編後誌凡三成始於純廟丁卯中於辛未終以甲午鄉人士視如乘朽信之無異辭及今天步移遷柱下之藏名山之副亦已雲散加以世機跌陷人彝墜弛萬象畔

漢際此而收拾是編山川樓觀之名戶口田賦之數官政民俗之汚隆高人士之顯晦忠孝節烈之行文武南壽之職需行

文藝人品之目分門而彙類首之以建置沿革終之以大事略記是皆足以補世教淑人心其效亦當不細噫烏可已役也

歲庚午僉議一同會約于田氏之瞻慕齋編次于校官印刷于吾亭之臨川凡其爲

例就舊錄而詳載其蹟而不泯其善視昔脫略可謂稱有星而尺有寸矣其所可欠

者舊錄之或未準而仍存新蹟之或有自外而采補未及一一勘整也姜上庠鳳熙

倡其議而遂爾不淑權丈瞻熙繼起而定其規竟到完成而余亦與二田君終始同

苦其文草則璣璣之敏也其管務則亨鎮之毅也經始於仲春至冬季而垂訖咸曰

其成之艱不可無識屬余叙其端來者百世詔而輯之則吾邑之史庶有所考而史

乘探入亦或有梯耶攬時與想自不覺撫卷三唏也

無名氏記
李泰植(二十八世)

傳記類

昔在無懷氏之世無爲而治難以名爲及夫時降俗偷華勝而僞滋名以顯名以敗名之於人其爲勸戒者亦不少焉近有何許先生遜世而高蹈卜居無何鄉太初洞其九曲最深處僦爲盤傳者曰不知若其爲屋以名無名善邵堯夫之空樓杜工部之廣厦隣近其上只有唐虞之太虛浮雲掃榻欣迎鳥有先生無是公在座開應寓懷無絃琴無聲樂掛壁乃以或縑巾古服逍遙任意不恤人之不知不知老之將至若是者果何許人哉甲視謂之高士可也乙視謂之愚夫可也其愚其高孰能質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不稱又曰君子不役於名名者實之著也不期於有而自有不意於無而自無而舉世沿沿虛譽是務文具是飾風泡一翻灰冷阿房雷轟薦福巧美之不可久恃人孰知之夫天至寂若無而萬象昭著能深潛不見而妙化無窮淵矣哉無之爲有也人不詳其姓字不勝不署此記之作不其汚乎還可戒也

金奉學傳

質齋李

沂(二十六世)

甚矣私之敗天下也至於國家用人之際不論賢愚而論貴賤其所謂士大夫無事則分據鼎席肉食自肥有事則各營巢窟草間而活而竟使一小卒恣然飲毒自裁則爲君人者亦可以鑑矣金奉學海西貴州人少隸兵籍在徵上隊六年性直實不欺又能解文字凡有使役竭蹶奔走未嘗回避故其將官亦皆信愛之乙巳(光武九年)十月庚申新約成公願謂同隊曰國家之捐錢糧養吾輩所以備緩急也今宗社垂亡而不能以一彈試敵入則已失其職足可以死遂手探夾帑出黑團如姆指大者一口吞下視之乃鴉片也同隊大驚走告將官而已絕矣事聞上爲之嗟惜十一月戊寅特贈正三品通政大夫法部參書官遺禮式院掌議李昌善致辭于墓同隊士卒及都人聚觀者莫不哭失聲嗚呼使

遊記類

(缺)

公而至此當時士夫恐不得辭其責也人之願忠者不問於貴賤貴賤行乎天下而失人多矣贊曰公之死時年三十五力強而手捷何不留其一縷以待後會悲夫

崔益鉉傳(缺)

頭流山錄 青坡 李陸
朴淵瀑布記 忘軒 李青

三山踏雪錄 忘軒 李青
金骨山錄 忘軒 李青

湖西遊錄 商山 李天慶
留京半月記 趙齋 李學禮

雜文類

奇觀

青坡 李陸

朴淵瀑布天下之壯觀也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石中有淵周可五六尺深無底中有石島可坐十餘人世傳高麗王游此地有龍藏石島王怒答龍故水至今有帶血色淵下復有老嫗潭亦深不測自老嫗

潭仰視瀑布則有匹練如從天穴躍出從石屏直下飛雨暗濛一洞高可百餘尺雖大雨滌地落葉卷山而無一點塵滓澄澗可觀亦靈異之大者也余久聞此洞恨無事可假而往者歲己亥求齊陵獻官遂詣夙願前後周流八路登智異山俯視案域然瀑布之壯未有如此淵者也

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性不矯陶所歸余惡世人之鑿虛今或出樂而生悲周憤世而過激今徒索隱其奚追惠三黜而無愠今較夷行則反非惟仕止與久速今仰宜尼吾攝衣懷古人之俛兮今有肆志而托傲抱關不辭

今日月其奔豈無歸思鬱于衡門仕或爲祿從義之存如軼斯割如木爲櫟吁所遇之異於是今逢聖主而承和顏非堯舜爲己耶今居降寵而靡安嗟才疎而術益迂

今余進退其可關愧河濱之伐檀今時內訟而反觀計桑榆之日迫今黃河流而不還況群賢之步武今夫執道文而稱桓也歸去來兮吾有出園其可游也娶何爲乎

祭晉州軍民戰亡文

李

魯(十七世)

夕于天也蒼穹于地也浩々死則自古人孰不然雖然得所在昔年傳數關時運爲猿爲鶴英靈上升棲于雲月在是食祿爲猿爲鶴英靈上升棲于雲月在世無樂暴骨何威蟻生徒噫自申于閣悼爾士女亦復何割群鬼戰々號于溟漠我截南洋捍彼鯨波存我不遺四持干戈動名紫府與帝爲庸沙場月白人莫爾何魯忝擢帥旅後死良惡收骸部阿掩骼城曲

合葬非古周公所有敬靈昔義同寬義魂
樽酒盡貳椒精惟馨幽靈彷彿欲我精誠

商山開基祭土地文

商山 李天慶(二十三世)

古語云地由人而勝豈惟地爲然哉人亦
由地而發蓋皆多見於古人所居之地也
夫臥龍山秀發於玄沙之東迤而南至十
餘里而爲商山其磅礴融結之氣必有
勝地名基可作吾人棲息之所矣主人自
弱冠亦嘗往來于茲山之上而不知其絕
奇也昨歲秋有事倘伴於斯窺觀山勢分
開前擁而後遮中有綿々若斷若續而來
者如臥牛形山家所謂龜蛇捍門者是也
龜之東南低而惟此障之故地不傾仄如
布屏而中坐也其東南平行寬曠皆可居
而西則已民居所占主人於其東作卜築
以居向所謂磅礴融結之氣必有勝地名
基可作吾人棲息者其在斯歟主人少有
志今白髮種々自分爲六十無聞之人乃
欲舍平地而就山上辭人烟而樂澗寂者
豈有他求哉將終老於閒靜幽深之中
日披閱書史以求古人之志足矣庶幾類

天之靈子孫衍宇而充堂又能志於學不
遂爲鄉黨所棄則人將曰地不獨由人而
勝人亦由地而勝茲莫非神之賜也敢不
靜居以俟又執爵而祝曰
呵禁不祥揮屏豹虎使主人居於斯疑於
斯飲食於斯伏惟神靈庶幾保佑

祭大山李先生文

恭惟先生學求踐履道有淵源承存葛之
遺緒接退陶之法門蓋自百有年來諸博
約之工極精微之蘊發未發於前人啓後
學之蒙瞶上可爲一國之模範下可爲百
世之宗師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早年
闡揚半世潦倒人或以泉州一麾爲先生
嗟惜而不知陋巷瓢瓢天將有爲於斯文
耶世衰道微吾東方千載相傳之學幾乎
墜絕使先生早起東岡之臥則寒泉講討
之樂或不能專意而昏衢之燭迷塗之辨
誰復有任其責也先生之屈於一時固將
以伸於百世也一時之不幸庸詎非百世
之幸也耶嗚呼先生存而邦國有所恃斯
文有所賴吾黨有所仰先生沒而邦國無
所恃斯文無所賴吾黨無所仰先生存沒

太子入學時賀文

大溪 李周 禎(二十四世)

取諸明倫繼照之象方仰歌四重之休教
之隆師親友之規事親行一三之善晉
而序齒觀者環橋共惟爲父無虞翼子以
燕承先朝垂裕之隆庶政維新啓後嗣錫
類之基肅祿方至所以宗祔熙洽之慶乃
在睿學就將之時伏念臣職忝西都心懸

北關鶴驤和氣可想八域延頸之枕驚班
歡情粗效三呼稽首之祝

藏教閣上標文

北亭 李 宗周(二十四世)

闡義理於春秋日星炳若萬堦於朝夕
棟宇巋然於乎 前王不忘猶歎多士所
建惟茲南土秉義之士乃有壬子瀝血之
章奮全嶺葵霍之忱裏足登道答 聖朝
機樸之化以額叩關敢進不忍聞之言臣
罪當死特承有素講之論 天意相符遂
借厦庇之邃嚴畢陳韋布之忠憤惟聖德
體 寧考而闡發至精至微而好兒按王
法而誅夷克孝於是乎幾行 溫批以至
於屢幅細書夜半之玉色仰瞻言々血淚
宮中之瓊函敬受字々宸衷嶠南有一萬
之忠貞嘉乃守厥所學安東爲七十州之
根抵若曰藏于是庠第茲州校夾室之龜
有非聖教尊閣之道喬陵之歲月屢換雲
鄉杳冥漢帝之絲綸猶存章甫哀勸述在
猷猷雖未能念々蘭輝象取雷天庶可以
區々効力乃相東廡前開地載卜太歲中
良辰疲癯貧實之亦助以財秉彝所在樸

斷塗壁之各呈其技良工畢露雨露於
先朝材無數尺之朽議制度於吾黨戒
九仞之虧匪敢曰報答乎 君恩所以盡
尊敬之臣分或非或是任風浪於西江有
逆有忠別畫猶於南國在古間漫之御墨
尚有唐宋臣起層檻之規況今 仁孝之
聖綸詎緩鄭魯邦創華構之役謫々多吉
士幾勞心上之經營于々來庶民幸見眼
前之突兀堅則如石室之制高乃齊孔氏
之牆堂頤向禹象面南之正位山勢來子
寓拱北之微忱大哉言至哉心天地日月
仰此宇遙此 教父子君臣其書焉法堯

杏甍風箇中今古文明地鍾得楨邦幾好
男兒郎偉拋梁北州民稽首瞻宸極吾君
敷教敦流行子孝臣忠皆得職兒郎偉地
梁上雲鄉況臨臨仙仗天公爲我振靈威
滌蕩陰雲萬里曠兒郎偉拋梁下扶輿淑
氣連山野茫々后土實開知鞏固斯干千
億夏
伏願上樑之後乾坤不老日月重照入則
拜過則神青襟之秉執執一朝焉瞻夕焉
仰白麻之傳守於千可報培養之聖恩無
歸奉藏之文具

與良齋書

行權白 每切高山景仰之懷而老不得賤
誠焉只自區々而已孫兒之歸得聞杖屨
無損慰喜慰喜仍伏詢日來道體震良神
護萬相節節均泰令愛所慎近得勿藥否
仰慕不任之至行權吟呻病席一味困々
無復傷界之樂自憐自憐族姪種範退言
丈席稱美兒孫云私喜萬々而或無損於
抑揚之道耶孫兒本以不移之才放了時
流長進之望百無一焉而猥送大君子門

下巾車之累可懼難容耳伏望善為誘掖使此魯園之孫得不棄於聖門則多死無餘恨矣近日難髮之說烈如猛火搗異之鬼端勝似沸鼎未知七旬人事將為壑之鬼令人膽落而已伏問座下將何以處消擾之時乎但願死同埋一丘使響盲得見堯舜孔顏於泉下則甚幸其幸伏祝珍護崇體以副多士之望若何照亮壬寅七月日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六

鐵城文庫第三輯文學叢刊卷之七

聚英列編

甘山選集

夢華李種範

次栗谷先生山中韻

服谷探石間種木耕雲裡如此足生涯田園何必起▲探芝一曲歌披拂松蘿裡晚向白雲家茶煙林末起

次退溪先生 隴雲精舍韻

別業重開泰華雲行藏須欲共吾君出門何處皆平步風雨前頭路不分

贈任敬石憲璜

虛名自愧學無方入海孤舟正渺茫半世索居知益淺一身任情事皆荒能詩非性吟成癖縱酒何心醉欲狂願得芝蘭同室宇餘生日日襲薰香

惜春

惜春無事客還得惱詩愁誰送花間酌相尋月下樓

聚英列編

隱居

流水白雲桑拓村居人自道是仙源春來莫泛桃花去浪使漁舟訪到門

戲贈梅鳥

種得春梅已向陽護持常欲看花長村童莫折離枝去為恐他時鳥夢涼

幽居

山水因成癖重來卜此居林靜呼名鳥溪深得所魚餘生須顧愛往事莫乘除芟菜誰云苦矜期自不虛

錢春

去留悵望不相通自是山窓寂寞空何事孤心常戀北顧言作伴好得東向來自笑林間宿今夜煩成燭下語莫使曉鐘風便到呼兒沽酒醉吟同

發廣亭驛訪張心齋股涉

客到春山塵事稀一樓夜靜納涼微仙猿無警雲中宿倦鳥知還月下飛談柄將遲投井畔魁梧已晚解歸衣遨遊志返緣何事却恐寒妻不下機

與金翼源

世間何處不風塵秋晚相逢感慨新賢藥將為歸市隱種桃可作避秦人十年扶病長憐客一夜吟詩暫養身須讀古書真活計已知役役最傷神

逢李華池試為吟

樽酒相逢秋氣清別來十載髮毛生身賤難忘憂世志家貧只可入山耕土皆慷慨悲燕筑國已蕭然見楚兵笑啼無不自家事共君一夜說真情

天晴樓靜客偷閑山近斜陽酒已闌晚樹煙生蟬有語舊巢秋入燕無顏一心空算乘除裡大勢如棋變易間詩興未衰君莫去今宵明月上蒲團

用舊韻

寒餓忍學詭隨正當松栢後調時不死恒心長衛國義衰餘志可言詩孔孟已有垂名教阮墨何嘗事哭悲願得一區泉石好相從講論暮年遲和劍歌與李所山

夜起豪歌步月中萬山寂寂四隣空食人
狼虎聞當道驅雀鷹鷂見入叢憂國孤心
懸北斗悲秋客淚感西風僂僂豈得千斤
力膽血無端抵死紅

寇日

羞戴秦天義不臣楚囚餘淚滿沾巾最恨
無情汨湘親更從何處問前津

憶故鄉

偶然爲客未能歸復入深山碧四圍路斷
岐陽雲獨去春回錦北鴈初飛愁邊漸覺
詩情苦病後難勝酒力微爲惜浮生還一
笑長令得喪任真機

借居

數椽借屋不乘茅且避歸隱遠市郊松塢
餘寒聞夜簫菊離疎雨見芳稍鼠無粒食
窺新龜燕識顏情補舊巢動輒難誇經濟
事近來枉被老妻嘲

盧玉樓尹錦巖及朴友松窩

同尋夜話

喜逢杖履說生平心竅初醒眼忽明山水
同應難得調鹽梅異味最宜羹垂天誇作
鯢鰓翼絕地其何虎豹行樽酒餘情殊未

那當奉從於海上樓

自傷

鳥獸交蹄跡關門不見天誰將驅海外令
得送人煙春秋無地讀我欲問之天已矣
將呼酒山厨起夕煙

黑夜失路

爲看明月出山扉迷失從來久未歸早得
當時知晦夜安居不必妄振衣

書

上良齋先生○壬子

種範再拜悚惶不承杖屨安否積以年歲
悶鬱不知爲懷伏惟海島瘴嵐無一日不
惡而恒有神明默佑氣體動止候爲道萬
安否乎區區下誠少旋崗地先生憂國憂
道之誠無間於隱與顯也千里孤島何以
爲心亦何以遺懷揮涕南天海雲漠漠莫
得以從之只自悶歎而已何當識奉杖几
左右就養而受教誨耶小子心志漸就汚
下而面目至於傲慢見聞習染於滄海而
言行至於鄙陋有時悔懊未嘗不自愧於
心因循深痛切以爲懼家益貧窘事育之
聚英列編

盡林泉何處好藏名
目猥尖物

傷懷餘生目良尖止間無處不相添如何
鑄得方天劍斬盡東西巨若纖

示諸主

聖人何獨踐其形我得參三亦至靈只是
心從腔裡出任他做作自頑冥
求利心生物我形此時那得保虛靈莫言
真體空如鑑塵垢無端反晦冥
心中物我萬相形循理何時不自能靈敬
是吾門終始事才差失處便還冥
心是光明屬有形自能動靜此爲靈危微
只在分人道要得喚醒常不冥

和林砥松 章佑 憂時局道學

同志

我聞會議向雄黃不道尊周各霸王禮義
俱亡無寸土東西兩立屬何洋安危置器
方便在黑白看棋局勢長寄語一生勤苦
子莫辭軼掌得強梁
吾道盛衰攪是天無能力擔失真傳忍令
一樓須將絕願得孤燈正復懸西子（耶
蘇學）空言心善惡東人（濟愚教）敢

情實有所不堪棄其所學而從乎流俗者
小子亦嘗耻之矣今有同其轍而不自覺

悟甚可哀也何如脫然無累從事是學不
歸於夷狄禽獸之中而亭亭當當於人世
之上乎願教之當自勉而勉之同門之友
以爲平生旨訣不敢負視子之恩千萬之

幸

別紙

世風動勵人心倒喪苟非有前日講學而
得之者熊魚之辨何以知之而取舍之哉
雖平日所謂有識見者往往不知華夷
狄人類禽獸之所以別出此入彼幻心易
焉以故義理之言寥寥無聞功利之說滔滔
盛行可勝歎哉尊攘大義今日急務反
受寇戎之無限節制爲奴隸爲臣妾而一
不從則禍不旋踵髡髮因辱死生任他干
古寒心無有甚於此時者也言之雖塞肚
血枯盡先生所樹大義炳然如日星門弟
孰敢不仰一片孤島松屑和水若將終身
閱焉則非諸子之可望嗚呼小子何依
何歸若赤子之失哺而呱呱而泣願恤而

論性偏全可哀新學青年輩回棹洪流亟
反焉

與鄭燦喜

誤得虛名謂我文案居孤陋愧離群肆然
不敢稱師道將以舊聲說與君

新洞有懷

故園春樹碧參天感慨詩人坐榻邊舊夢
蒼茫深似海古遊零落渺於煙

與燦喜

義理須明辨無辭折一毫苟能審取舍海
濶又天高

自述

吟病數旬秋已晚客愁正憶少壯年黃鸝
舊夢知何日白雁寒聲欲暮天枉學煎丹
曾費力且將執御套遺鞭慈舫苦海無人
到翹首西風夜不眠

玩月

月如寶鑑照人清誤入雲中理影行纔到
天心靜處玉輪本色即誕生

思良翁

春風雖是好未足解人愁杖屨今安否南
望坐講樓繼開任亦重何日可忘愁几杖

教之千萬之望

上良齋先生

慕仰之誠雖曰勤矣左右就養亦云何時
日夜悚懼不知知罪伏惟秋晚海天煙
沈陰賊非擾養所宜幸賴神祇之所佑起
居寢咳之節得無損損否乎杜門深山承
閒無路區區下懷其可易任小子年過四
十一貧如洗東西漂泊萍跡無定益覺浮
生之極苦況母老而不養子長而未昏天
之窮人乃至斯乎默念舊愆未嘗不汗出
沾衣雖欲自新心上火炎愈去愈烈俱失
眠食病入膏肓傷哉之歎猶爲歇后語也
是以志益日解學益日退身雖章甫行則
蠻越忝辱士林罪何敢言然不走出他岐坐
守章句者羞惡之心猶有不亡者欲爲擴
充而不得其術伏乞垂憐明教敢背誘
掖之恩而入禽獸之中也但偏陋之性與
世不合蔑裂之學隨時益荒自爲貧病所
牽者皆見理不甚分明信道不甚篤實故
耳將如何則開拔心芽做得前進乎未能
承教於兩席之間南望長歎餘不備伏惟
下鑑上書

別紙

依歸門下三餘年伏
感惠炙之意不敢不動資質不美學無所
長但不忍以禮義之身甘入犬羊之義則
着之心加離貧且病自信而常內顧不忘
者也故自號願庵近自點檢所言所行未
盡出於禮義而往往隨時低昂駸駸然入
大羊而莫悟也夫大可懼耳自訟云顧名思
義今既何在汝衣冠而居雖欲爲華心則
夢夢不變於夷者幾希矣猶且談禮義說
道德曰我華也是以夢說夢尊華攘夷春
秋第一義何有於我哉更以夢華二字扁
齋其意以爲力雖不能尊華而攘夷與其
無禮義而生於夷也寧立氣節死於華乃
平生之心也雖夢可得忘乎然心術不
明於華夷之辨舍此而取彼則有之矣夢
夢可復喚醒願得一言爲記終身身誦
之不敢冒仰久矣下恕千萬望

上炳菴金公

駿榮○癸卯

種範謹上候言欲執常左右朝夕供麗掃
簾陶漸靡誠非不切于心而僑居侍情抽
身不易拘繫常產未得區區之忱自春庸
秋徒增景慕而已範也自童時才氣庸

駁心志卑下優逸不學至如時文末務亦
不有得力處取議聖賢傳授之學乎是以

識見微昧行止慢傲自同天下棄物矣良
翁特垂憐焉教以抽出心肝不關死生之
言納諸門人之後即已亥秋也依歸五載
問道未爲爲學無實未副誘掖博約之恩
而只受世人侮嘲日夜憂憂雖欲更加百
千之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伏願教示易
知易入者使此茅塞開拔明之則雖不敏
謹守力行未審此時履道動止神扶休旺
其於憂道慮世不至有損否方今諸夷猾
夏群邪亂正其弊則好開化之便者侮先
王之法而不知畏學邪蘇之教者辱孔子
之道而不爲忌其害則倫常廢而上下亂
仁義息而物欲熾將成洪猛之禍仁人君
子豈無救援之憂而士類民人亦豈無望
哉深望謦養靜體勸世匡救之願至祝
上勉菴崔參判益鉉○甲辰五月

是以懇求於當世先生長者于茲矣以心
志之卑下資稟之濁駭去益幽莽迫不可
言伏乞垂憐焉向者台監言必謙讓委已
有質於尊師門終不明教無乃杜嫌疑之
路乎雖不敢煩瀆心自憂悶寧有一毫他
念而履君子之庭平日欽仰台監忠義節
行動人聽聞意欲早晚執事以供濯掃之
節而順下風者久矣今華夷人獸之別正
在朝夕之別後生小子未有素樹之義前
定之道則豈能不困踰而善處哉是義未
嘗不有聞於師門終未免有疑於心非敢
信師未爲見識不明而然也種範生平今
之世自欲立心以內中華外夷狄爲第一
義爲學以扶正道斥邪說爲第一事而切
恐有志未就也且以管見蠡測華夷正邪
之辨不甚分明晝夜懷憂問之師友更欲
遍見有道者而質之況同心救護共力扶
持遠洪水猛獸之禍此時士流之所當先
務何以文字言論之異同便作是非之
端筆誅口訾而不憂天網人紀之墜地耶
俯照此意樂而教之至望至望

別紙

蘭開丈席因近世文勝之弊不喜作人誌
狀其損浮敦實之義孰敢取不立言者
子不問其虛實而一例如有德有行者
將至於泯沒無聞其於表裏彰善之道不
亦欠歟願留心焉生先人早孤失學雖無
講習而得者天分近道性行質美多有今
人所不及而平生謙退自盡無求譽於人
故知者蓋鮮矣然其爲古人無愧焉有何
損也將得秉筆公言欲傳百世之計伏望
不與尙文無實欺世取寵者同日視之特
惠金石之言使先人之美久垂不泯則銘
感曷喻且種範雖甚不肖亦不敢無美而
稱之經人而自辱其親者也諒照此意不
惜一筆之勞誠懇至祝向進未達者既讀
四從叔文字不敢煩瀆故含默退歸而今
且仰告心甚惶恐乞賜寬容

答李潤夏

病暑呻吟無人問之鄰君袖傳惠書讀之
辭意勤懇令人感愧求教淺陋如飢渴之
飲食可見志道懇切如是汲々然何異求
聰明於聾瞽也未敢奉副盛意而志苟如
此則並世君子將有樂告而善道之涵育
聚英列編

意陶不思不長進也種範雖孤陋亦爲之
輔矣自處師尊抗顏受徒誠所不敢非內
實自空而外姑謙退也高明以爲如何更
願與之講磨道義源源相從揮汗不備書
儀

上松菴崔公

鍾和○壬子 伏承

下復不趨進門扉而受誨諭感幸何已不
審辰下尊堂患候神佑復常門下憂沮之
餘不爲甚損否區區仰慮不任賤誠種範
浪作未歸久遠觀省是何人子道理極爲
罪悚辱教忠信篤敬之言敢不服膺但材
鈍質魯志亦未固恐難承當奈何奈何且
禮義掃蕩華夷人獸之無別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苟無難奪之志則亭亭當當不失
所守者幾希矣況如蒙陋寡識嘗無秉執
者哉來喻不失本心則雖經百千萬樹吾
身只自吾身讀之愧汗謹欲勉勵立心小
修舊業何如則當昭毅自持不爲流俗所
汚夷狄所變乎杜門藏拙誠爲隱困之計
也曷不仰美妄希當生援夕市上見聞鄙
陋心想浮雜窮斯監矣非此類耶古人有
過知則悔之悔則改之今知悔而不能改

也誠可歎也安得急流中勇退之力脫然
無陋而直下功夫乎千萬賜教齊戒以望
西山之義東海之節門下管稱誦不已至
今思之已知有前見之明節義二字雖非
固陋之所可易言而當此天地易處之時
苟無前定之道則何爲其不因貽乎哉茲
敢仰問明以教之使得以知熊魚之辨而
取舍之則千萬之幸敢不佩服役於人仁
者猶且耻之何忍君臣父子同爲奴隸於
禽獸之國乎吾輩死則已矣欲苟全而善
道則洪猛之禍不日而至恩之室塞俯仰
鬱悒西山高兮東海深蒼茫兮不可從奈
何奈何

別紙

獨樂亭講會專書罷之於華似爲甚當吾
輩所遭大變千舌所未有之事也嗚呼天
地而痛哭不能泄此憤朋友講習雖是
勝事上則君師辱憂下則子弟顛倒之時
安得群居講學哉不惟未安人之罵詈亦
將至之矣不可不懼淺見如是更教如何
與宋春溪 穀變

座下數年前辱枉於大橋客館感荷不鄙之盛意愈久而不敢忘但此地鳥蹄獸跡之處也未得移時敬奉杖履虛受頂門之教至今爲恨何如則供修灑掃之禮於門下朝夕熏炙得聞尊懷大義而不歸夷狄之中此時賢人爲禽獸而不知怪華夏淪入夷狄而不知變令人氣塞膽血欲枯然不能家識而戶說則得與同志之士講明此義而不至踴躍然入於其中可也種範惟是爲懼不知所以樹立之道摘填冥行欲爲華而不異夷狄者無幾欲爲人而不同禽獸者亦希矣如向之客於市街醉狂自放者亦豈本情漏籍之身偷生無地故寄命於藥草未得於東則走之西不合於此則去于彼區區爲全體之計而已也焉有華屈之術而濟衆爲心者哉苛政日甚乃肆然而號今日有許可證者可以行其術而否者不得用其醫私切歎息復自大笑曰吾昔醫師也今日區區保全者不欲受侮於彼虜也何乃聽彼節制而作醫耶即撤而歸口腹之計從此疎矣乃仰食於他人而敢副童蒙之求抗顏之際心切

愧性不知所以爲教而渠亦不解爲學之方彼此無益是以離索之憂益覺無奈恒切從遊之願未遂鄙陋之誠但臨風馳仰而已伏乞教之切己之學納諸人類之幸福雖誠不敏謹從事不怠更祈道體頤養萬重以副士友之望繼華安節近不得聞下懷惻惻今春上書未知入達近有臆比之行否索居無閒始知士友之棄我自詆何已

答鄭燦喜

然後炯然洞然之體光明自在而研塵畢照隨物應之而此用之所以行也夫鏡豈足以當心其寂然不動則鬼神莫得以窺感而遂通則天地無得以名大哉心之體用也然不有敬以存之則形役於物只名爲一血塊而不可以體用論也

心之體用既得閒命也心有知覺者何知覺者即心之用也其體虛靈而知覺之理具焉心無知覺則體不備其用知覺而虛靈之氣亦在焉心非虛靈則用不行故朱子曰知覺是氣之虛靈又曰心之知覺所以具此理行此情知心體用之分則知覺不須疑也心屬火故光明燦爛照燭萬物而變化無窮焉若滯於一而蒙瞶也則不是死物者耶

既曰心一而有善有惡者何也心一指體而言也有善有不善者指其所發不齊而言也其未發則肅然虛明之體如止水明鏡有善而無惡及其發也由於性則公而一由於形氣則私而萬殊然萬殊之中有善焉有惡焉者乃用之

所不同耳

性則有善而無惡由於形氣則或善或不善然其本體曷嘗有惡哉於惻隱羞惡可見之雖不善之人見惻隱而惻隱見羞惡而羞惡焉者無他此心之體本善故也

之則四時者天地之道也五行者物之道也其實一而萬殊萬殊而一者也性者天之所以命物而物之所得以生者也則性在道之先乎道在性之先乎道者性之理也性者道之具也如是而性之曰性即道道即性猶可也若曰率性而後有道之名是不惟不知道也亦不知性耳然道之浩浩無下手處故朱先生慮後人之妄希高遠故以其切近者而示之曰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也其意以爲萬物禀受亦此道也豈率性之後有道之謂耶

心則一也人心生於形氣之私而危不安道心原於性命之正而微難見者何也

一者在中之體也曰人心道心者見其既發而立論矣其發也由於性命則道心而四端是也由於形氣則人心而七情是也四端由於性命之正造次難見故曰微七情發於形氣之私卒然難制故曰危不能精察守其正則危者至於愈危微者至於愈微最宜用功處也栗谷先生曰一念之發知其爲道心則擴而充之知其爲人心則精而察之心以道心節制而人心每聽命於道心人心亦爲道心旨哉言乎

心爲一身之主而兼統性情則性情乃爲此心所使者歟

道者在天而四時行焉五行生焉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代謝是也在地而山川之融結禽魚之飛躍是也在人而夫婦之所知所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莫非道也然

性者心中所具之理也曷嘗有運用作爲而爲此心所使者耶心統云者乃兼有之意非領率之謂也性即理也心即氣也氣有爲而理無爲故心發而見於外則愛敬忠悌而此所謂情也情爲心之所使則猶之可也性爲心之所使則未可然性無此心則無該載處而不得以發見焉心爲一身之主而兼統者宜矣

而曰率性之爲道者慮人之茫茫無下手處故特以切於萬物者而言之性者萬物之所禀受於天而道之所具者也率性而道即在是矣率性以後有道之名則道與性爲一者耶爲二者耶

答鄭道錫

答鄭燦喜

朱子曰萬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道者率性以後之名歟

仁爲五常之首而爲萬善之長孝悌即其一事也以心性言之則仁爲孝悌之本自其行於外者言之則孝悌爲仁之本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行仁乃於孝悌始而至於仁民愛物則可以盡仁若汲汲於一體爲仁則不至兼愛而賊仁幾希矣烏足以盡仁且如孟子曰堯舜之道孝

答鄭道錫

爲仁自孝悌始則可以盡仁否

梯而已堯舜之於仁雖博施濟衆謂之不盡仁則不可何必曰而已也此當深思

而力索之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親親非孝悌之道乎推吾親親之仁而至於人與物則所謂仁民而愛物也孝悌於斯至矣而乃可言仁之道

答鄭道錫

心欲爲善而行必遜之何故也行之不得其方歟心有不得其正者歟明以教之道錫雖不敏謹受服膺

承喻知賢者好善之心喜何可言人之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勿憚改則何患乎爲善欲爲善而行必遜之今日學者通思以賢者美質而猶且不免此可惜也須於致知誠意之功益加勉焉苟知不善而不爲如鳥喙之不可食而去之知其善而好之如芻豢之悅我口而取之雖強使之爲惡必勃然忿怒而不爲也且如賢者之質美而不能勇猛爲善者亦不無因循之害此何小憂尤菴先生曰朱子於陰陽義利黑白剖判之嚴且勇如一刀兩段不敢小有依違因仍之意此正大學誠意事也大抵

依違兩間者終必入於陰與利與黑止其可懼也

與鄭道錫

士於取舍秋毫不可不察非其義而取之則其得雖小爲害甚大帶繫其義而舍之則其失雖細爲害亦重故明於取舍者萬鍾不足爲重一毫亦不爲輕無他在義與利之間也利不在多而禍莫測義不擇小而德漸進然則可貪者義可畏者利也有人自比夷齊之廉介而顧其爲心則非盜匪者無幾矣不顧義之與否而取足於己此輩人愈甚於穿窬之徒也古之人貞得思義不論大小輕重當取則取當舍則舍雖凍死而不爲餓死而不顧也故堂堂乎立天地之間仰不愧俯不忤此可爲法也勿以利小而取之義小而不爲天下莫大於義莫小於利循天理則順而安循人欲則殆而危嗚呼思之哉

序

送李承復序

同門友李子克千里從師將歸華山學少

李種範以升堂所受者送而語之曰方今世道大喪不知華夷人獸之別則其害已

成洪猛之勢矣人不知有違之放之如禹伯益者雖有用兵如孫吳不能禦毀山之炮戰鬪之勇不足恃也善辯如儀秦不必合矧舌之語縱橫之術何所施也然則節義二字今日所守之大關也昔漢氏之末操以狐鼠之姦擄十萬之衆盜竊大柄三分

天下有其八孫權以戾氣之雄僭據江東之險窺視寶器亦有一面當是時先主以

帝室之胄奮義起旅武侯以王佐之材仗節扶佑得保成都一隅而漢祀配天豈

無先主武侯之節義漢鼎必爲二賊之取矣吾儕雖非帝室之胄王佐之材其秉彝

所執之節義豈有與先主武侯異哉人皆有不忍以禮義之身甘入犬羊之心腥膻不潔而毀山之炮不足畏也華夷不亂而從衡之術不必用也噫自倫常之不明彼

先利後義用變夏夷之徒叛君親納犬戎釀成禍機而致此無如之何豈非寒心然

棲惶哉不能以家喻戶說則姑我同志好古之人勉與固守是義力扶人紀則庶乎

車薪方火有栖水之救大厦將傾得一木之支矣子其信之況曰翁所以戴君報忠憂國扶世之道只此節義而已者乎此所謂不扶持而扶持者也子歸而思先生之道自勉而勉之鄉黨使節義不墜於地而由於子使我東華不入於戎而在西道其於扶世之義大矣豈特杯水一木而止哉謹以是數語贈別千里之行

說

牧羊說

吾性愛羊牧一羊方其未角以柔索牽之甚易及其角堅驚強御之甚不易抵人荒莽前驅後禦而莫之馴害人穀苗衆怨聚至人有善牧者謂余曰走之如彼驅之如此無乃走愈迫而驅愈喘歟卒未可得而失之矣徐徐而行順性而驅之果不走而反吃之緊執驚角而擊捶之左右奮躍頗難當之人語之曰責己勿罪抵夫獸之性好放何足怪哉嚮使繩之以堅繩繫之以緊索牽著於軟草近池之地則何患其放也余即悟之曰何獨牧羊爲然使今之爲

政者知此則可以知御民之道（非但爲政者爲父師者知此則知御子弟之道求放心者知此則知操存之道特引爲政者救當世侵漁之弊云）矣嗚呼民之情與牧何殊御之以善則易從御之以虐則難死不從其從者力也非心也今之治民者威之以暴臨之以虐轉于溝壑而不知恤使之不從則曰頑民曰亂民加之刑戮是何異於罪羊之爲乎竊以爲禮以驅民義以親民導之於樂處好生之地則何患其疾視長上而不從也因牧羊而悟夫心者如此觀此說者不以辭害義則可以知爲說者之本意也

斷煙說

吾欲去吸煙者有年矣而未果是不智不勇之甚者也草本出於南蠻國使人熏口添腸損精神爲害孰大然則實伐性毒藥非靈神壽丹也口之於味必取其甘著天下之口同然獨於是草則取其苦腹之於食必求其飽者天下之腹同然獨於是草不爲其飢是易天下之性而不自知也凡飲食必後長者禮也而是草則諱長

者如其當食之物何諱之有哉且飲食有定時有常所是草或執事或行步無定數則非其時也或枕上或廁中無常處則非其所也以此數者論之禮乎道乎益乎害乎所宜所思而絕棄之也況老者不棄則有燒衣汚牀之嫌作事者不棄則有穿喉灼身之憂爲學者不棄則有焚書毀字之罪婦女不棄則有恣情慢行之愧此當嚴禁而預防之也人之言曰食可飢草不可絕酒可禁草不可無甚矣習俗之難改何其惑也草不能救飢而貴於食亦不可爲禮而先於酒齋戒者或不飲酒茹葷而必

吸煙飢餓者或不求米穀而必買草是敬平智乎竊笑而極歎之也古之吸煙者必諱長而有上下之分此雖非禮之禮猶有忌憚之心今之吸煙者不諱君親而無貴

賤之等此亦風化之道益有傷也可不懼歟吾於是草如鳥喙之不可食而遠之則智也如鴆毒之可畏而絕之則勇矣不然只依舊一草蟲之歸也書此以自戒亦告

之同社諸生云

義利辨

義與利判然爲兩段如陰陽黑白每相反也君子小人所由分也然只在公私之間毫釐之差耳可不審夫心術之微而察乎事爲之始乎義者原於天理之公利者生於人心之私苟能存得此本然之心所處者合於天理之正而制其宜則所謂無所爲而然者也繼失此心所向者流於人欲之私而遂其情則所謂有所爲而然者也君子循天理故所處義而義之所在自無不利文言曰利者義之和是也小人循人欲故所陷利而利之所在即必背理朱子曰求利未得而禍已隨是也學者須明辨幾微剛決取舍於其義則如行者之赴家於其利則如傷者之畏虎死生不易其心窮達不異其操隨事省察隨處謹密不爲外物所動則所行盡合此心之正而自無利欲之私矣若因循苟且依違兩間以爲低昂則不以私義公賊義爲利者鮮矣竊以爲繼義則不利繼利則不義間不容髮豈繆以千里然後乃可辨乎欲志學而向義之心少求利之意多則必流爲孜孜之盜賊是可戒也

附錄

官制品位

▲從九品下

將仕郎

事二人 以下吏屬略

(三)三司(中外錢穀出入納會計)

判事一人(宰臣兼之)使二人 知司

事一人 副使二人 判官四人 以下吏屬略

(四)中樞院(政事之令報量出納)

判院事一人 院使二人 知院事一人 同知院事一人 副使二人 簽書

院事一人 直學士一人 知奏事一人 左右承宣各一人 左右副承宣各一人 堂後官二人 以下吏屬略

(五)吏部(文官選舉及勳封之政)

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尙書一人 知

部事一人 侍郎一人 郎中一人 員外郎一人 以下吏屬略

(六)兵部(武官選舉外軍務衙儀郵驛之政)

行政各部

(一)門下省(百揆庶務外諫論封駁)

三公(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師(太衛 司徒 司空)

中書令一人 門下侍中(後改政丞)一人 平章事二人 參知政事一人 政

堂文學一人 知門下省事一人 常侍二人 直門下一人 諫議大夫二人

中事一人 中書一人 起居注一人 起居郎一人 獻納二人 正言二人

門下錄事一人 注事一人 典務令一人 丞二人 錄事二人 以下吏屬略

(二)尙書都省(百官總領)

尙書令一人 左右僕射各一人 知省事一人 左右丞各一人 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 都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正二品 特進 ▲從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正三品 銀青光祿大夫 ▲從三品 光祿大夫 ○正四品上 正議大夫

▲正四品下 通議大夫 ▲從四品上 大中大夫 ▲從四品下 下中大夫

○正五品上 中散大夫 ▲正五品下 朝議大夫 ▲從五品上 朝請大夫

▲從五品下 朝散大夫 ○正六品上 直郎 ○正七品上 朝請郎 ▲正七

品下 宣德郎 ▲從七品上 宣議郎 ▲從七品下 朝散郎 ○正八品上 承務

給事郎 ▲正八品下 徵事郎 ▲從八品上 承務郎 ▲正八品下 徵事郎 ▲從八品上 承務

郎 ○正九品上 儒林郎 ▲正九品下 登仕郎 ▲從九品上 文林郎

判事一人上同 尙書一人 知部事一人
侍郎一人郎中二人 員外郎二人
以下吏屬略

(七)戶部(戶口貢賦錢穀の政を掌
書)職員上同

(八)刑部(法律詞訟詳讞の政を掌
書)職員上同

(九)禮部(禮儀祭享朝會交聘學校
科擧の政を掌書)

職員上同

(十)工部(山澤工匠 營造の政
を掌書)

職員上同

(十一)御史臺(時政を論執する
風俗を矯正する糾察彈劾の任を
掌書)

判事一人 大夫一人 知事一人
中丞一人 雜端一人 待御史二人
殿中侍御史二人 監察侍御史十人
以下吏屬略

武職品位

▲從一品 驍騎大將軍 ○正二品

輔國大將軍 ▲從二品 鎮國大將軍
○正三品 冠軍大將軍 ▲從三品

雲鷹大將軍 ○正四品上 中武將軍
▲正四品下 將武將軍 ▲從四品下

宣威將軍 ▲其下明威將軍○正五品
上 定遠將軍 ▲其下寧遠將軍 ▲其下

從五品上 遊騎將軍 ▲其下遊擊將
軍 ○正六品上 耀武將軍 ▲其下

耀武副尉 ▲從六品上振威校尉 ▲其
下振武副尉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其

校尉 ▲其下致果副尉 ▲從七品上 翊威
校尉 ▲其下翊威副尉 ○正八品上

宣折校尉 ▲其下宣折副尉 ▲從八
品上 禦侮校尉 ▲其下禦侮副尉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其下仁勇
副尉 ▲從九品上 階戎校尉 ▲其

下階戎副尉

重房(上將軍の會議即元帥府)

二軍(鷹揚軍一領 龍虎軍二領)
六衛(左右衛十三領 神虎衛七領
興武衛十二領 金吾衛七領 千牛
衛二領 監門衛一領)

每一領に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各
一人 中郎將二人 郎將 別將 散員

各五人 尉二十人 隊正 四十人
六衛に 長史一人 錄史二人

史三人
記官二人

前朝爵品(出西遷實記)

▲門下侍中 今台位 ▲同平章事
今台位 ▲尙書僕射 今丞相 ▲門

下侍郎贊成事 今丞相 ▲門下評理
今參贊 ▲右文館大學士 今大提學

▲判吏部事 今吏曹判書 ▲代言
今承旨

▲正議 今崇祿 ▲奉翊 今資憲
▲匡靖 今崇政 ▲正獻 今正憲

▲奉常 今通政 ▲奉順 今通訓
▲奉善 今奉正

國朝品階

▲正一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妻貞
敬夫人 ▲正一品 輔國崇祿大夫

行政各部

議政府(百官を總하고庶務を平하고
陰陽を理하고邦國を經함)

▲領議政 ▲左右議政 ▲左右贊成
▲左右參贊各一人 ▲舍人二人 ▲

檢詳一人 ▲公事官十一人 ▲司錄
一人

分課 堤堰司(各道堤堰水利の修築
を管)

吏曹(文選勳封考課の政を掌書)
備邊司(中外軍國機務を總領)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正郎一人 ▲佐郎二人

兵曹(武選軍務 儀衛 郵驛 兵甲
器仗守門の政を掌書)

▲判書 ▲參判 ▲參議 ▲參知各
一人 ▲正佐郎各四人

戶曹(戶口貢賦 田糧 食貨の政を
掌書)

分課(武選司 乘輿司 武備司)

分課(詳覆司 考律司 掌禁司
掌獄司)

工曹(山澤工匠營繕陶冶の政を掌書)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正佐郎各三人
分課(營造司 政治司 山澤司)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算學教授二人 ▲別提 ▲算士

計士 ▲算學訓導 ▲會計司 經費司
分課(版籍司 會計司 經費司)

別例房 版別房 前例房 別營色 銀色
別庫色 歲幣色 歲辦色

禮曹(禮樂祭祀宴享交聘學校
科擧の政を掌書)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正佐郎各三人

刑曹(法律詳讞詞訟奴隸の政を掌書)
分課(稽制司 典享司 典客司)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正佐郎各三人 ▲律學教授 ▲別提

各二人 ▲明律 ▲審律 ▲律學訓
導 ▲檢律各一人

分課(詳覆司 考律司 掌禁司
掌獄司)

工曹(山澤工匠營繕陶冶の政を掌書)
▲判書 ▲參判 ▲參議各一人 ▲

正佐郎各三人
分課(營造司 政治司 山澤司)

弘文館 (內府經籍及文翰制度的顧問을掌할)

▲領事 大提學 提學 副提學 直提學 典翰 應教 訓導 各一人 ▲校理 副校理 修撰 副修撰 各一人 ▲博士 著作 各一人 ▲正字 二人 (三品을玉堂이라함)

藝文館 (辭命의製撰을掌할)

▲領事 大提學 提學 直提學 應教 各一人 ▲奉教 待教 各二人 ▲檢閱 四人 (奉教以下는翰林이라함)

春秋館 (時政의記事를掌할)

▲領事 一人 ▲監事 知事 同知事 各二人 ▲修撰官 編修官 記注官 記事官 各一人

承文院 (外交文書를掌할)

△都提調 三人 (其外有屬官) 承政院

都承旨 (吏房) 左承旨 (戶房) 右承旨 (禮房) 左副承旨 (兵房) 右副承旨 (刑房) 同副承旨 (工房)

司憲府 (時政을論執하고百官을糾正을掌할)

察하고風俗을正하고冤抑을伸하고濫僞를禁하는等이職掌)

▲大司憲 執義 各一人 ▲掌令 持平 各二人 ▲監察 十三人

司諫院 (特히君王의政事行動을視察하고諫諍論駁을其職掌)

△大司諫 司諫 獻納 各一人 ▲正言 二人

義禁府 (高等警察官廳)

△判事 知事 同知事 各一人 ▲都事 十人 以下書吏雜將略

捕盜廳 (普通警察官廳)

△大將 一人 ▲從事官 三人 ▲部將 四十二人 以下書吏監察軍士略

成均館 (儒敎의政을掌할)

△知事 同知事 大司成 祭酒 司成 各一人 ▲司藝 二人 ▲司業 一人 ▲直講 四人 ○典籍 十三人 ○博士 學正 學錄 學諫 各三人

中樞府 (文武堂上官의無所任者를掌할)

宣惠廳 (國庫을掌할)

五衛都總府 (陸海軍의政務를掌할)

○都總管 副總管 各五人 ○經歷 都事 各六人 ○五衛武官 (將十五士護軍八 大護軍十二 護軍四) 副護軍六 九 司直十一 副司直一百二 司果二十一 部長二五 副司果一八三

司正二十 副司正二五 ○司猛十五 副司猛二〇八 司勇二四 副司勇四六

訓鍊院 (試才鍊藝武經習讀操練等事을掌할)

宣傳官廳 (司令部即武官의承政院을掌할)

京城營門 (訓練都監 禁衛營 御營 廳 守禦廳 總戎營)

地方軍政

陸軍 (兵馬節度使十五人 防禦使五人 節度使五人 僉使七十九人 同僉使百十二人 萬戶三十一人 都尉百五十六人 防禦使六人 海軍 (節度使十七人 防禦使六人 僉節制使二十七人 同僉使十二人 萬戶三十五人 鎮將五

十三人 監牧官二十一人 別將三十人 (此軍官은每監司守令及府使가兼任함 有한)

年號對照

數字는各元年에當하는禮紀

天授	戊寅	三二五	高麗太祖元年
紹定	戊子	三五六	高麗太祖十五年
端平	甲午	三一六	同 二十一年
嘉熙	丁酉	三五七	同 二十四年
淳熙	辛丑	三五七	同 二十八年
寶祐	癸丑	三五八	同 四十年
開慶	己未	三五九	同 四十六年
景定	庚申	三五九	同 四十六年
咸淳	乙丑	三五九	同 六年
德祐	乙亥	三六〇	同 六年
景炎	丙子	三六〇	同 二年
祥興	戊寅	三六一	同 四年
至元	甲子	三八七	元宗 五年
元貞	乙未	三六八	元宗 二十一年
大德	丁酉	三六三	同 二十三年
至大	戊申	三六四	同 三十四年

皇慶	壬子	三六四	宣王 四年
延祐	甲寅	三六四	肅王 元年
至治	辛酉	三六五	同 八年
泰定	甲子	三六五	同 十一年
致和	庚辰	三六六	同 十五年
至順	庚午	三六六	同 十七年
元統	癸酉	三六六	肅王後 四年
至正	乙亥	三六七	同 二年
洪武	戊申	三七〇	惠王後 十七年
開國	戊申	三七二	朝鮮太祖元年
建文	己卯	三七三	定宗 元年
永樂	癸未	三七三	太宗 三年
洪熙	乙巳	三七五	世宗 七年
宣德	丙午	三七五	同 十八年
景泰	庚午	三七八	世祖 三十二年
天順	丁丑	三七九	世祖 二年
成化	乙酉	三七九	同 十九年
弘治	戊申	三八二	成宗 十九年
正德	丙寅	三八三	中宗 十七年
嘉靖	壬午	三八五	同 十七年

隆慶	丁卯	三九〇	明宗 二十三年
萬曆	癸酉	三九〇	宣祖 六年
泰昌	庚申	三九五	光海 十三年
天啓	辛酉	三九五	同 十三年
崇禎	戊辰	三九六	仁祖 十六年
弘光	乙酉	三九七	同 三十三年
隆武	丙戌	三九七	同 二十四年
永曆	丁亥	三九八	同 二十五年
康熙	壬寅	三九五	顯宗 三年
雍正	癸卯	四〇五	景宗 三年
乾隆	丙辰	四〇六	英祖 二十二年
嘉慶	丙辰	四二九	正祖 二十二年
道光	辛巳	四一四	純祖 二十一年
咸豐	辛亥	四一四	哲宗 二年
同治	壬戌	四一五	高宗 十二年
光緒	乙亥	四二〇	同 十二年
建陽	丙申	四二二	同 三十三年
光武	丁酉	四二三	同 三十四年
隆熙	丁未	四二四	純宗 元年
民國	己未	四二五	純宗 十三年

古干支

八人
十三人

晉書卷之三
樂國三六
三六〇六
〇六
〇六
〇六

委員名單

李基榮 (桃村公派 清原) 清原郡北一面楓井里

審計院檢查官

李玟奎

(護軍公派 寶城)

서울特別市

北五道民會長

李東旭

(思庵公派 朔州)

漣川郡漣川面新望里

代表常任委員

大田刑務所戒護課長

李昌道

(參判公派 安東)

大田市宣化洞

李圭善

(思庵公派 華城)

華城郡鄉南面眞溪里

李鍾億

(參判公派 靈山)

咸陽郡西上面金塔里

李東述

(參判公派 羅州)

羅州郡文平面雲峰里

李玉顯

(鈍齋公派 金堤)

大田市銀杏洞

李賢模

(桃村公派 抱川)

抱川郡郡內面鳴山里花村

李榮基

(左尹公派 靈山)

昌寧郡道泉面赤芝里

李學烈

(思庵公派 晉州)

晉陽郡琴城面松栢洞

李命烈

(鈍齋公派 鎮川)

서울特別市會賢洞一街二

李長烈

(思庵公派 廣州)

廣州郡突馬面竹里

李晷烈

(桃村公派 抱川)

서울特別市東大門區踏十里洞三八

李相烈

(思庵公派 燕岐)

燕岐郡鳥致院邑新安洞

李基洙

(安靖公派 連山)

論山郡陽村面新基里

忠清道委員

三井士監獄長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全羅道委員

日本

李直顯

(鈍齋公派 金堤)

金堤郡竹山面連浦里

李鍾華

(參判公派 安東)

茂朱郡安城面翠坪里

李在洪

(護軍公派 羅州)

光山郡三道面三巨里松岩

李周瑩

(參判公派 和順)

和順郡綾州面千德里

李根實

(思庵公派 朔州)

大田市大寺洞水道山

李公彬

(思庵公派 朔州)

서울特別市瑞麟洞

李昌錫

(思庵公派 朔州)

和順郡和順面三川里

李漢燮

(思庵公派 扶安)

扶安郡舟山面新成里

李永斗

(安靖公派 鎮岑)

大田市宣化洞

李東烈

(鈍齋公派 星州)

星州郡金水面廣山洞

李東濟

(思庵公派 朔州)

大田市貞洞

李國英

(思庵公派 朔州)

大田市大洞

李裕豈

(思庵公派 朔州)

大田市中洞

英親王歸國說

(民國日報第二八九三號續紀四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에서轉載)

舊皇室財産으로
公益機關을만들라

○.....한때國防部長官說이있
기도했고 昨年에는『뉴스 위크』에

서『李王家朝鮮의 最後의 皇太子인
英親王李垠氏가 將次 民主共和國政

體下의 祖國에서 大統領이될 可能
性에關한 論議가 있다』는 報道를

한일이 있어 全世界의 話題로된 事
實도 있더니 이제 四月革命으로 이

득된 第二共和國을 맞이함에있어서
또하나 새로운 消息은 英親王李垠

氏가 還國하게된다는 말이있다
○.....여기에서 우리는 舊皇室

財産問題를 한번 생각해보는것도無
意味한 일은 아닐듯하다

우리의 意見을 말한다면 舊皇室財
産을 좀더 有効하게 法律的으로 整

理統一하여 公益機關을 獨立的으로
設置하고 中國의『衍聖公府』와 類似

한 職制를 亦是 法的節次를 거쳐
制定發布할 수는 없는 것인가

○.....이와같은 法律案이 通過될
수 있다고 假定하면 이 機關에서는

우리나라와 맞서고 있는 中國 日本
의 東洋文字圈이나 또 歐美各國의

思想圈과의 比較에서 우리 民族의
立場을 闡明하고 무엇보다도 우리의

國敎 國史 國語의 整理統一을 包含
은 勿論 倍達 民族의 眞正한 文化生

活를 普及하고 나아가서 人類世界
의 倫理道德化運動에까지 손을뻗치

도록하면 어떨까한다
○.....이 職制가 法律的으로 成案

이되면 그最高責任者는 淸暉李垠先
生으로 推戴하여 獨自의으로 事務

와 事業을 處理하고 永世로 變改
하지말자는 것이니 이것은 오직 守

國復辟의 남은 名分에서가 아니라
強盜日本의 羈絆에서 解脫된 오늘

民主獨立의 祖國에 있어서 그의 歸
國을 조금도 不便이 없게하고 한것

國籍없는 그의 流離生活를 앞으로
더오래 繼續시키는것은 아마 民族

의 羞耻라 할지언정 조금도 榮光은
아니기 때문이다

○.....그러나 李垠先生 推戴의
背後에 絕對로 日本의 政治勢力과

의 結托이 있을수 없고 또 在來의
陳腐한 守舊復辟으로 變粧하여 民

族統一의 將來에 새로운 紛擾를惹
起해서는 안될줄 안다

(大田市 李裕堃 尙志會長)

大田市 李裕堃 尙志會長

大田市 李裕堃 尙志會長

大田市 李裕堃 尙志會長

大田市 李裕堃 尙志會長